

Callings Being Being Carrying

經典文章三十五篇

召 命 · 同 行

匯聚不同作者對召命及創造觀的獨特見解和體會，陪伴讀者在探索召喚的旅程中激發靈感與反思。



Hong Kong Professional &
Educational Services Ltd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

經典文章三十五篇

序言

HKPES 的 CBD 職場事工概念——回應與跟從呼召(calling)我們的主，並透過所為(doing)而活出所是(being)的人生——是基於「創造神學」和「召命觀」的核心理念建構而成。過去 35 年我們累積了大量高質素的文章，當中不乏圍繞這方面，以探討有關職場神學與牧養，與及在職信徒如何踐行信仰的內容，見解既深刻且具思考性。為記念上帝恩手帥領 HKPES 走過 35 年的歷程，我們從中挑選 35 篇文章，讓大家細意回味，從不同的向度了解機構一直以來所奉行的信念。相信透過作者們的視覺，不僅幫助我們了解作為基督徒在世上的存在意義，也引導我們反思如何將信仰具體化於每一日的行動。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信仰的實踐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因此，邁向這個新的階段，我們引入了另一個重要維度——C=caring in Christ。這一維度不僅強調在工作和生活中對他人的關懷與支持，更是提醒我們在一切行為背後要有基督的愛與憐憫作為動力。
(詳情請參閱主題文章「解甲人生：找回你的核心設定 CBDC」)

希望這些文章能激勵讀者在信仰路上不斷成長，並在實際工作和生活場境中展現出對他人的愛與服務，成為彰顯上帝國度活生生的見證。讓我們一起在「calling」(所召)、「being」(所是)、「doing」(所為) 與「caring」(關愛) 的引導下，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並全人跟隨基督。

2026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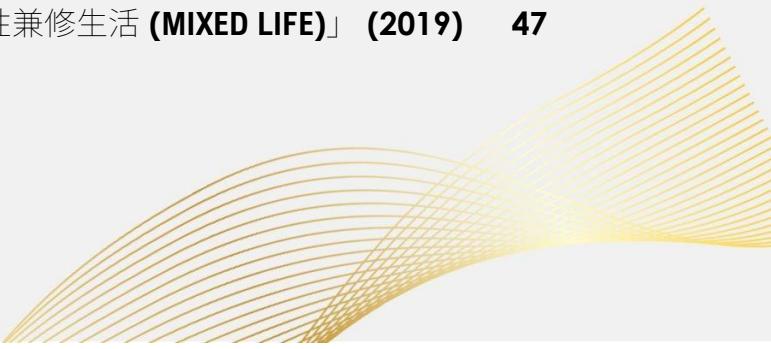
其他職場文章和資源，可登入 HKPES 的網站 (<https://hkpes.com/>) 瀏覽或下載。

經典文章三十五篇

Calling Being Living Carrying

目錄

主題文章：「解甲人生：找回你的核心設定 CBDC 」 (2026)	1
以神為中心的職場神學 (2007)	6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 讀「撒母耳記」看職場世情 (2008)	8
深入不毛之地？！ —— 從大衛的曠野經歷反思職場靈性 (2008)	11
你有得揀！ —— 大衛的選擇對職場信徒的挑戰 (2008)	13
歸信、教會、職場 (2008)	15
保險行業的奇葩 (2008)	18
我爸爸的手 —— 在每天的工作中遇見神 (2009)	21
從上帝更新宇宙的工作看人的工作 (2010)	26
生命的價值投資 (2010)	28
分別為聖 —— 在工作中安息 (2010)	30
職場「四達德」 (2010)	32
福音、罪與職場 (2012)	34
本地職場事工的六種主要模式 (2015)	36
HKPES 的 CALLING 與你的 CALLING (2017)	39
當召命成了宗教潮語 (2019)	42
讀出召命 (2019)	45
甚麼是不能分割的「日常與靈性兼修生活 (MIXED LIFE)」 (2019)	47



經典文章三十五篇

一個人與全世界競爭？ (2021)	51
沒有畢士大池的香港...點算？！ (2021)	53
道在山間：天父的微聲 (2021)	56
「上好的福分」 — 令人迷惘的選擇 (2022)	58
嬰孩耶穌 (2022)	62
恩典夠用 (2023 再刊)	65
門徒與職場的呼召 (2024)	69
從獨處中轉化孤獨感 (2024)	71
老行尊與老 SEAFOOD (2025)	73
從《香港四徑大步走》 看基督信仰 (2025)	76
在平凡中禱告 (2025)	78
這段日子，我的名字叫「縫補補」 (2025)	80
TESLA DINER ：餐飲人工智能化，未來還有工作嗎？ (2025)	82
創造召命與救贖召命之間 (2025)	84
當召命遇上搵食艱難：亞伯蘭 (2025)	87
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2025)	89
生之勇氣，你一生為何而活？ (2026)	91

主題文章：「解甲人生：找回你的核心設定 CBDC」

(2026)

司徒永富
HKPES 董事會主席

在小說《為自己出征》中，作者描繪了一位武士終日披掛鏽蝕盔甲、行俠仗義，直到妻子提出離婚，他才驚覺自己早已與盔甲融為一體，甚至無法將之卸下。這則寓言猶如一面照妖鏡，映照出現代人的生存處境——那位武士，或許正是在隔壁辦公室加班的同事，或是你手機通訊錄中的某個名字，也極可能正是我們自己的寫照。¹

在高度功能化與績效導向的社會中，我們或多或少都披上了各種「隱形盔甲」——「成功人士」、「完美父母」、「職場鐵人」。這些原本為了保護自我而生成的角色外殼，久而久之，卻成了令人呼吸困難的牢籠。一位公司高層曾向我坦言：「每天把車駛入公司地下停車場，我都要在車裡坐上十分鐘，才能戴好『CEO 的面具』。」在心理學上，這種長期承擔多重角色張力的狀態被稱為「角色超載」（role overload）；而在靈性層面，它更深刻地指向一種「存在性迷失」——我們忙於扮演各種角色，卻逐漸遺忘了自己究竟是誰。

所有電子產品皆設有「恢復原廠設定」的功能，而從聖經的人論視角來看，人類同樣擁有一套被造時即已內建的「核心設定」。創世記第一章宣告：「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創 1:27），這並非指涉外在形貌，而是指出人被賦予一套獨特的生命藍圖——包括創造力、道德判斷力，以及愛與被愛的能力。如同 iPhone 出廠時預載了 iOS 系統，人類在受造之初，也同時被植入「治理全地」的原始指令（創 1:26）。

值得留意的是，當代腦神經科學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項古老的信仰洞見。人類前額葉皮質所具備的高度抽象思考與未來規劃能力，使人得以創造文化、制度與文明；也正因如此，當人偏離其被造本性與內在設定時，便容易產生深層的存在焦慮——如同違反原廠設定的系統，最終必然出現錯亂甚至當機。

若要真正解除長期披掛的盔甲，人便需要重新校準其生命的核心座標。本文嘗試從四個彼此關聯、卻又各自獨立的向度，作出整合性的反思：Calling（所召）丶Being（所是）丶Doing（所做）丶Caring（所愛）。

¹ Robert Fisher, *The Knight in Rusty Armor* (《為自己出征》), Wilshire Book Company.

第一 · **Calling** (所召)：從受造之初被命名的生命方向

召命 (Calling) 並非一種浪漫化的「辭職追夢」，也不等同於特定職業或宗教身份的轉換。召命乃是每一個獨特生命在被造之初，已被內嵌於其存在之中的生命方向與目的結構。創造並非中性的事件，而是帶着意圖的行動；人不是偶然被造，而是在上帝的呼喚中被命名、被差遣。因此，召命不是後來附加於生命之上的任務，而是人「如何被造」本身的展開。

在此意義下，召命既具有普遍性——所有人皆蒙召活在上帝面前；同時亦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性——每一個人回應召命的方式，皆源於其不可複製的生命程式。管理學之父彼得 · 德魯克在十三歲時，被其宗教老師問及：「當你五十歲時，你希望人們如何記得你？」這個問題困擾了他七十餘年。德魯克後來在其著作中坦承，自己年輕時曾渴望成為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學家，如同其同時代的經濟學家熊彼得，甚至立志成為「歐洲最偉大的情聖兼學者」；然而，隨着生命的成熟，他逐漸意識到，真正的召命並非追逐他人的標準或複製既有的成功模式，而是忠於自身獨特的生命結構，並在其中回應時代的需要。²

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召命的分辨並非一次性的啟示，而是一個在生活中不斷被辨識與校正的歷程。召命往往不是以戲劇性的方式顯現，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細微卻持續的痕跡：什麼事情會讓你忘記時間流逝？在什麼情境下，你會由衷地感到「這才像真正的我」？這些經驗不只是主觀感受，而是生命深層結構與行動之間的共鳴。

一位醫護人員分享，每當她握住病人顫抖的手，便會想起童年時安慰發燒弟弟的記憶。這種帶有「似曾相識」質感的生命觸動，正揭示召命的一個重要特質：召命往往將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結成一條連續的敘事，使人逐漸理解，原來自己一生所累積的經驗、感受與能力，並非偶然，而是為了某種更大的生命指向而被編織在一起。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人開始明白，召命不是逃離現實，而是在現實之中，忠實地成為那個被上帝呼喚、也被上帝使用的獨特之人。

第二 · **Being** (所是)：在上帝面前成為真實之人

若說召命 (Calling) 指向生命的方向與目的，則 Being (所是) 關乎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存在」——即一種不被角色、功能與成就所吞噬的生命狀態。舊約先知以利亞的生命敘事（列王紀上 19 章）是典型的例子。他在迦密山上經歷了屬靈權能與公共勝利的高峰——單挑八百五十名巴力與亞舍拉的先知，見證上帝以烈火回應；然而，這場勝利並未使他的內在生命變得更堅固，反而在耶洗別的威脅臨到時，迅速崩塌，逃入曠野，甚至向神求死。這段故事清楚揭示一個常被忽略的屬靈真理：外在的屬靈成功，並不必然帶來內在的生命整全；成就，若未經整合，甚至可能侵蝕人的 Being。

² Peter F. Drucker, *Managing Oneself*,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從現實生活的角度來看，以利亞的危機並非單純的情緒低落，而是一場身份錯置的危機。他一度被先知的角色、神蹟的記憶與群眾的期待所定義，卻暫時失去了作為「被上帝呼喚、被上帝餵養之人」的內在定位。因此，上帝對他的回應並非立即的責備或差遣，而是極其「不屬靈」卻極其現實的行動——讓他睡覺、給他食物、帶他走進沉默（王上 19:5-8）。這正說明：上帝首先修復人的 Being，然後才重新託付人的 Doing。

因此，維持「所是」的健康，需要定期進行屬靈與心理層面的校準，這不只是自我關懷的技術，而是一種承認受造有限性的屬靈操練。刻意保留不被效率與產出佔據的空白時間，實際上是在抵抗一種將人等同於功能的文化偶像；建立屬於自己的「靈魂體檢表」，則是一種屬靈分辨（discernment）的實踐——在上帝面前誠實檢視：哪些時刻使你眼睛發亮、感覺活著？哪些處境讓你逐漸變得麻木或扭曲？內在的自己是否仍然健壯，足以承載前行的重量？

歸根究柢，Being 的核心不在於「感覺是否良好」，而在於人是否仍然活在其受造與被愛的真實之中。唯有當人不再以成就、角色或他人期待作為自我價值的基礎，生命才有可能回歸清醒與純淨，並在上帝面前重新成為一個完整而真實的人。

第三，**Doing（所做）：作為「所是」的外顯實踐**

在聖經敘事中，「所做」（Doing）從來不是與「所是」（Being）分離的行動層面，而是內在生命狀態的自然流露。舊約約瑟的生命歷程（創世記 37-50 章）正好提供了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職場神學案例。從被賣為奴、遭誣陷入獄，到最終成為埃及宰相，約瑟的身份與角色不斷劇烈轉換，但其行事原則卻展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首先，約瑟始終選擇在當下處境中全然投入，即使身處監獄，所承擔的只是看似瑣碎而無名的行政工作，他仍然力求卓越，交出成果（創 39:22-23）。其次，他拒絕讓怨恨與自憐主導內在生命，即使面對不公義的對待，也沒有讓苦毒侵蝕其人格。這提醒現代職場人：Doing 的真實意義，不在於職位高低或成果大小，而在於行動是否忠於自身的 Being 與 Calling。

從工作神學的角度而言，Doing 並非單純為了產出或績效，而是人參與上帝創造與治理世界（creatio continua）的具體方式。正如創世記所呈現的受造使命，人藉著日常工作延續創造秩序，使混沌轉為秩序，使潛能得以實現。因此，即便是會議紀錄、行政支援或看似微不足道的例行事務，也都具有屬靈與倫理意義，因為它們承載着人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回應召命。

然而，Doing 亦潛藏危機。當行動與成果成為自我價值的唯一來源，Doing 便會反過來吞噬 Being。這正是現代職場中「過度認同角色」與「成就型耗竭」的核心問題。為此，有必要建立「成果斷捨離」的屬靈操練——在完成任務後刻意歸零，不讓成功或失敗定義自身價值，從而保留內在的自由與彈性。換言之，成熟的 Doing 是一種「有距離的投

入」：全心付出，卻不被結果綁架；認真工作，卻不把工作當成終極身份。如此，Doing 才能真正成為召命的具體展現，而非新的盔甲。

第四，*Caring*（所愛）：以「被愛的身份」為核心的屬靈操練

羅素提出的「火雞寓言」尖銳地揭露了現代人對穩定性與可預期回報的深層迷信。³當制度長期以「努力必有回報」的邏輯運作，人便容易將安全感完全寄託於制度本身；然而，一旦制度失效、付出不再兌現承諾，人內在的支撐結構便迅速崩塌，最終陷入耗竭與絕望。這並非單純的心理問題，而是一種錯置信靠（misplaced trust）——人將終極安全感放在受造之物之上。

因此，建立健康的 Caring 系統，並不只是情緒管理或時間管理的技巧，而是一項深具意義的屬靈操練。透過設立「壓力溫度計」、聆聽身體與情緒的訊號、重新界定工作在整體生命中的位置，人得以承認自身的有限性（finitude），並拒絕扮演「無所不能者」的假我角色。這種對有限的接納，本身正是對造物主的敬畏，因為唯有上帝是無限的，人不是神。

然而，Caring 的最深基礎並非自我修復的技巧，而是身份的重新錨定。馬太福音 3:17 中天父對耶穌的宣告——「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並非發生在耶穌完成任何事工之後，而是在祂公開服事之前。這一次序清楚指出：被愛的身份先於一切的所做。同樣地，唯有當人將其所召（Calling）、所是（Being）、所做（Doing），持續連結於基督「被愛」的身份，生命才能不再以表現與成果作為價值來源，而是真實映照上帝按其形象造人的原初心意（創 1:27）。

從整全的角度來看，Caring 不僅是對自己的善待，更是一種必須的抗衡行動——抗衡那種將人簡化為功能單位、績效工具與生產資源的價值觀。當人學習在忙碌中為自己保留空間、在失敗中仍然尊重自己的尊嚴，其實是在宣告：人的價值並不取決於產出，而是根植於其被造與被愛的事實。

靈修神學家盧雲神父在《Reaching Out》中指出，靈性成熟是一個由「敵意」（hostility）轉向「好客」（hospitality）的歷程。所謂「敵意」，並不只是對他人的防衛，也包括人對自身軟弱的拒絕；而「好客」，則是為上帝、他人，甚至為自己的脆弱，騰出一個有溫度、有愛與安全感的空間。⁴這種生命姿態，最終源於對「被愛」的深層確信。

基督的道成肉身、虛己（kenosis）以至於十字架，正是這份無條件之愛的終極彰顯。祂並非以權能證明自身價值，而是以捨己的愛向世人揭示何謂真正的生命。因此，「愛人如己」不僅是一項倫理命令，更是一種存在方式——人唯有先學會在上帝面前被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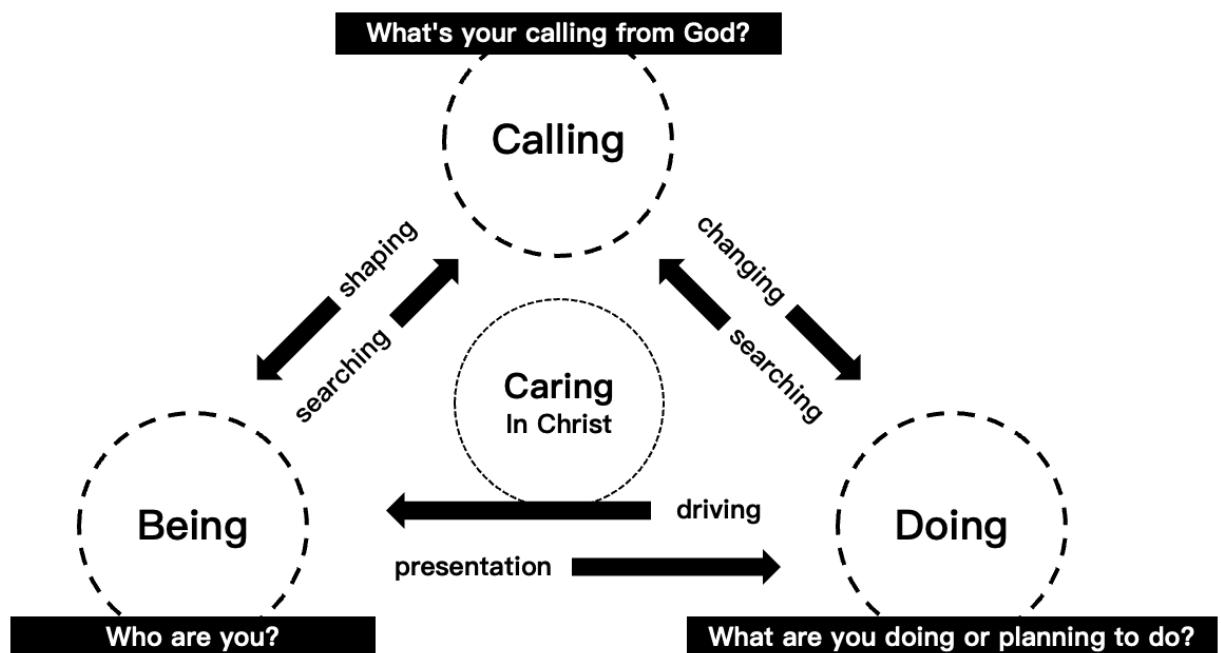
³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⁴ Henri J.M. Nouwen, *Reaching Out*, Doubleday.

被接納，才可能在世界中活出不以剝削為代價的愛。這也正是 Caring 作為信仰實踐核心的工作與生活意義所在。

人生的征途，並非單一目標的衝刺，而是 Calling、Being、Doing、Caring 的連環任務。真正的成熟，不在於證明自己能力有多強，而是在卸下盔甲後，重新成為一個有溫度、有靈魂的人。

The CBD Caring Triangle Model - Rediscovering One's Core Design



楊錫鏘牧師在《召命》一書中提醒：「你是誰，比你能為主做些甚麼更重要。」又說：「門徒的召命，不在於『行為』（doing），而在於『成為』（being）。」⁵作為門徒的召命，終究不是以行為為本，而是以成為為先（彌 6:8）。

解除盔甲，不是否定成就，而是回歸清心（太 5:8）——在焦慮結果的世代中，持守初心。當我們學會帶著靈魂工作，允許不完美、懂得自省與欣賞自己，那些曾被盔甲壓抑的生命力，反而會成為最深刻、最真實的專業力量。

⁵ 楊錫鏘，《召命：活出神對你生命的心意》，校園書房出版社。

以神為中心的職場神學 (2007)

郭鴻標博士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教授及副院長(行政)

三一上帝是職場神學的基礎

創世記二章一至三節記載上帝六日創造天地，第七日歇了工作安息了。上帝看著一切所造的都認為是好的，因此，我們的上帝是行動的神，亦是欣賞自己工作成果的神。職場神學的建構可以基於對處境的深層反省，進行神學論述。田立克 (Paul Tillich) 提出「相互關聯方法」 (Method of Correlation)，將由處境引發的問題與神學的回應作對話，這是一種處境化做神學的方法，却沒有否定三一上帝作為神學的起點。

從三一上帝為職場神學的起點，我們的神是既工作又安息的神。既然上帝是工作的神，祂賜給我們的工作不是咒詛。我們的神是工作和行動的神，同時也是安息的神。神進入安息的意思並非神好像人需要休息，而是表示神進入世界與人同住。因為世界和人都是上帝創造，祂愛所創造的一切，願意在愛的關係中獲得滿足。上帝自己展示一種工作與安息的平衡，鼓勵人不要單單沉迷工作，相反要追求工作與安息的平衡。我們並非將工作抽離家庭及其他人際關係，來建構職場神學；相反是在整個人生歷程和處境中塑造一種整全的職場神學。

由事工進入生命的職場神學

筆者曾經探討工作是否咒詛的問題，發現創世記三章十七節記載人犯罪帶來地受咒詛，人的困境是終身勞苦地生活。雖然人活在困境中，但是上帝仍然給人祝福。由舊約聖經到新約聖經都充滿上帝的拯救和祝福，高峯點是耶穌基督的救恩。現時坊間流行正面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的工作坊，藉各種心理學理論提高人的自信。不過筆者認為正面思想不能取代耶穌基督的救恩，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改變人的生命。生命的改變遠比時間管理技巧更加深層，挑戰人由行動進入存有 (from act into being)。

當職場神學由工作召命的課題，進入人神關係的課題，就變成人與三一上帝團契關係的課題。三一上帝聖父聖子聖靈內在的團契關係是一個深奧的神學問題，職場神學可以借助系統神學研究的成果，開展人與上帝團契的課題。職場神學不單是抽象的概念遊戲，而是一種對神的頌讚 (doxology)。筆者認為職場神學不單是一種純理念的學問，同時是一種生命的學問，激發人對神充滿讚美之情的學問，也是一種使人的價值觀重整的學問。

結合三一論的「四重職事」的觀念

筆者非常欣賞「四重職事」的觀念，強調由召命引伸靈性塑造、品格培育、然後實踐服事。若果我們追索召命的根源，就進入呼召人的三一上帝的領域。若果我們追問為甚麼人有能力回應上帝的呼召，答案總不能停留在人的自由上，如此的答案忽視了聖靈的角色。因此，推動工作的四重職事的動力在於聖靈對人的感動，聖靈使人以愛建立盡己、感恩、仁義、憐憫的品格，投身服事。

聖靈的充滿不一定有方言或神蹟奇事的表現，亦可以是內在的生命更新轉化、性情的改變、價值觀的重整。當聖靈感動人回歸上帝，才可以有能力作管家見證、有情地工作、追求卓越及改造文化。筆者的三篇文章：〈以神為中心的職場神學〉、〈培養屬神性情的職場倫理〉、〈靈命更新重整與職場召命〉，嘗試從神學、倫理學、靈修學探討職場的課題，希望建構出呼召、靈性塑造、品格培育，然後實踐服事之間的關係，使「四重職事」的觀念有全面的發揮。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讀「撒母耳記」看職場世情 (2008)

趙崇明博士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無論是電影或電視劇，內容若有描述宮廷內權力鬥爭的，通常有一定市場。可能因為這些內容觸及普遍的人性，故能引起共鳴。人性醜惡的一面不單在歷史中展現，今日的職場亦如是。今期的主題文章透過《撒母耳記》剖析職場裡人際關係，藉著當中政治陰謀、人性私慾與權力角力等問題，揭示人際關係的矛盾。

《撒母耳記上十八章》有一段描寫宮廷內掃羅、大衛及米甲三人權力鬥爭的故事：當時大衛年少有成，受人歡迎和愛戴，俗語所謂：「很快上位！」（5-7 節）。掃羅感到他的權威及既得利益受到威脅（8 節），妒忌油然而生，以致他終日被妒忌心引發的負面情緒所困擾：充滿怒氣（8 節）、心緒不寧、胡言亂語（10 節）、惶恐懼怕（12、15、29 節）。

負面情緒不單影響自己，也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和敵意。起初，掃羅還算欣賞大衛的能力（2、5 節），兩人的感情也不錯，但隨著大衛的成功和受歡迎，掃羅漸漸對他充滿仇恨（9、22 節），甚至將埋藏在心中的恨意轉化為行動——誓要踢走大衛（12-13 節），後來更千方百計地要殺死他（11、17、21、25 節）。掃羅為求達到自私的政治目的，竟然先後把兩名親生女兒（米拉和米甲），當作政治交易的工具（17、21、25 節），許配給大衛。

我們嘗試細心觀察《撒上十八章》，作者用了一種很特別的寫作手法來描繪兩個主角（掃羅和大衛）不同的性格和氣質。作者筆下的掃羅是一個很透明的人，讀者可從掃羅跟別人的對話及行為，瞭解他的性格。作者更重覆地以一個全知的觀點去描述掃羅，例如：「心裏說：……」（11、17、21 節）來敘述他內心的心思意念、情感和心理變化，讓掃羅充滿惡念、怨恨、嫉妒的內心世界赤裸裸地呈現在廣大的讀者面前。

相對於掃羅，作者似乎刻意營造大衛那種絕不透明的性格，讀者所認識的，就只是群眾眼裡見到的大衛，十分表面，很難猜度他心中所思所想和某些行為的動機，例如：掃羅曾經想親手殺死大衛，而且付諸行動時，聖經只簡單記載「大衛躲避他兩次」（11 節），卻沒有描述大衛當時的心情、感受和想法。

聖經明明描寫「大衛做事無不精明」（14 節），照道理他不會不洞悉掃羅借刀殺人的陰謀，但從經文看來他好像完全落入掃羅的圈套裡，沒有交待他知不知情。當我們怪責掃羅為了策劃一段政治婚姻而虛構一段唐煌的謊話的時候（17、22 節），大衛卻回答：

「我是誰，我是甚麼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豈敢作王的女婿呢？」（18、23 節）。大衛的回答真使我們測不透內裡有幾分是真心、幾分是假話！

至於米甲，讀者卻較為知道她的內心世界——她愛大衛（20、28 節），而掃羅也知道。聖經記述了當米甲知道掃羅要來他們家裡追殺大衛的時候，她甘願冒着跟父親關係缺裂的危險而營救大衛，甚至在掃羅面前講了一個謊話《撒上十九 11-17》，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她真的很愛大衛。那麼，大衛是否愛米甲呢？對掃羅所安排的這段帶有政治目的，甚至日後成為借刀殺人藉口的婚姻，大衛又如何看待？聖經只描述：「大衛就歡喜作王的女婿……為要作王的女婿。」《撒上十八 26-27》

到《撒下六 16-23》，當大衛將耶和華的約櫃運到城裡，向耶和華獻祭和跳舞時，米甲再次出現，她從窗戶見到大衛跳舞，「心裏就輕視他。」（16 節）米甲為甚麼輕視大衛呢？是由於大衛當眾跳舞的行為有失體統，抑或惱怒大衛只顧與群眾歡樂慶祝而冷落嬌妻？或者其他原因，我們不曉得。不過讀者明確知道本來深愛大衛的米甲，現在變成輕視他。

之後，《撒下六 20-22》記載了米甲和大衛之間一段近似吵架的對話。米甲冷嘲熱諷，嘲笑這位「以色列王」是無恥之徒，有失其尊貴榮耀的身份。大衛亦還以顏色，一方面強調他是耶和華所揀選，立為以色列的君王；另一方面又強調耶和華已經「廢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意味著包括米甲）」。對話中完全表露夫婦間那種互相鄙視、怨恨、緊張的關係……一段政治婚姻亦同時劃上句號。

聖經最後補充一句米甲個人的命運和結局《撒下六 23》，她「直到死日，沒有生養兒女。」也許這就是兩夫婦婚姻關係破裂之後自然的結果，不一定是上帝的懲罰。假如這推測合理，可憐的米甲就是在政治婚姻底下的最大受害者，令人同情、憐憫。

三位主角掃羅、大衛及米甲，你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呢？可能你也曾在職場中遇到她或他，這個聖經故事描繪了一幅人生裡面很常見的景象。今天的職場同樣是充滿競爭和較量，在嫉妒的氛圍底下，工作者往往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個人方面可能被負面的情緒所困擾，不能釋懷，影響工作和生活的心情，失去了喜樂和平安，嚴重的還會付諸行動，傷害別人。

在一個以成功導向的職場世界裡，各人努力在群眾面前建立一個受歡迎及成功的形象，刻意隱藏真正的自我。另一方面，礙於種種的利益、或者關係背後微妙的張力，人與人之間很難坦誠相處，即或未至於笑裡藏刀，也只能維持很表面、甚或有點兒虛飾的交往。追逐權力和名利，使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同事間雖日夕相對，卻沒有真正的友情，甚至在利益的前題之下，有些人視別人的存在比不上自己的存在更重要，將別人當作滿足私慾的手段或工具，彼此利用、互相猜忌、玩弄政治，誰都有機會淪為政治陰謀的受害者！

職場信徒如何突圍而出，不受制於職場的文化，也不陷於世俗名利的角逐？下期主題文章將會繼續跟大家進入大衛的曠野經歷，反思我們職場靈性之旅。

深入不毛之地？！—— 從大衛的曠野經歷反思職場靈性 (2008)

趙崇明博士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引言

「曠野」是聖經常常提及的地方，重要的聖經人物如摩西、施洗約翰、耶穌，都跟曠野拉上關係，大衛也不例外。《撒母耳記上》用了很長的篇幅（由二十一章至三十章）記載大衛在曠野的一段經歷。今期和下期主題文章將透過《撒上二十三及二十四章》大衛逃亡曠野的故事，反思職場信徒的靈性操練。

大衛的曠野大逃亡

《撒上二十三章》記載大衛打敗非利士人營救了基伊拉的居民，有人將這事告訴掃羅王，王便派人去攻打基伊拉城，追殺大衛。大衛知道後，便與跟隨他的六百人從基伊拉逃走出來，先後住在西弗及瑪雲曠野裡。可是，無論大衛去到那裏，掃羅就追到那裏，好像死咬住大衛不放。就在危急的時候，忽然有使者向掃羅報告非利士人犯境搶掠，掃羅惟有暫時放過大衛，回去攻打非利士人；而大衛亦稍為喘息，暫住在隱基底曠野的山寨裡。

《撒上二十四章 1-2 節》記載，當掃羅追趕非利士人回來，並知道大衛藏在隱基底的曠野，便馬上挑選三千精兵追殺大衛。有一日，當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正躲藏在一個山洞深處時，竟然冤家路窄，碰巧遇上掃羅進入山洞內大解《撒上二十四章 3 節》。大衛的隨從眼見掃羅放下兵器，寬衣解帶，解除了一切的防範，正是殺他一個措手不及的大好時機，於是便以上帝之名來建議殺掃羅《撒上二十四章 4 節》。

然而，大衛卻靜悄悄地阻止了隨從下手，並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撒上二十四章 6 節》大衛讓掃羅走出洞口一段距離之後，才呼叫掃羅，先向他行了一個朝見國王的禮儀「屈身臉伏於地下拜」，然後跟掃羅說：「你為何聽信人的讒言……我割下你的衣襟，沒有殺你……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施行審判，斷定是非，並且鑒察，為我伸冤，救我脫離你的手。」
《撒上二十四章 9-15 節》

為何大衛在這樣的處境下仍能夠有如此反應？若要找到答案，我們便要將《撒上二十四章》及《詩篇五十七篇》一拼來閱讀，細味大衛曠野的遭遇對他的屬靈意義。

與死亡面對面

大衛是被迫殺逃命到隱基底的曠野及山洞。從《詩篇五十七篇 4 節》「我的性命在獅子中間；我躺臥在性如烈火的世人當中。他的牙齒是槍、箭；他們的舌頭是快刀」，我們可以推想當時他身處險境，生命危在旦夕。

曠野逃亡就是面對死亡的經驗，恐懼和焦慮掠奪了人心靈的空間。究竟死亡意味著甚麼呢？最近緬甸和四川的災難，恰好提示我們，死亡就是生命中的空無 (nothingness)，一無所有、人生最大的失去。然而，除了死亡之外，我們每天都需要面對或多或少的得失，包括友誼、愛情、親人、金錢、名譽、權力、事業上的成就……這些都非我們可以掌控；得失之間，我們能否從焦慮與恐懼中釋放自己的心靈？

既是地獄又是天堂

大衛在曠野的日子，既遇到邪惡和凶險，亦同時經歷上帝的保守和同在。掃羅也如是，上帝保守他脫離大衛的殺害，反過來他卻要面對自己內心的邪惡和悔意《撒上二十四 16-21》。聖經中的「曠野」具雙重意義：它是乾旱貧瘠、不毛之地，是魔鬼佔據的地盤，卻又是與神相遇契合的天堂。無論大衛或掃羅，他們體會到既在地獄又在天堂的吊譎。

「曠野」的屬靈操練讓我們經驗一個事實：屬靈生命就是既因經歷險境或低谷而接受人生際遇的無常與限制，卻同時體驗神同在的心靈滿足。屬靈操練也是既前往面見神卻同時會遇上魔鬼的旅程。當我們與神相會時，亦同時面對自己的魔鬼——人性的陰暗面：驕傲、自私、貪婪、情慾、憤怒等罪性。

職場信徒的「曠野」

職場信徒需要一種走到「曠野」的屬靈操練，讓我們安息在神的話語裡坦然地面對自己的罪性；亦讓我們面對由「空無」與「失落」所帶來的焦慮與恐懼，不迴避。「曠野」是要我們經歷一無所有、與不可知共存、失去安全感、經驗不可掌控外在環境的一處地方。我們從而學習，並且培育出「不顧一切」 (in spite of) 的勇氣和自我肯定。當然這種「不顧一切」的勇氣絕非來自自我的驕傲和過度的自信，而是建基於既承認自我的渺小和限制的謙卑，又確信惟有倚靠上帝的能力和恩典的一種信仰經驗，就如大衛的禱告：「神啊，求你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依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等到災害過去……神從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發出慈愛和誠實。」《詩篇五十七 1-3 節》

在緊張忙碌、甚至危機處處、殺機四伏的職場裡面，你有沒有為自己安排一個曠野和山洞，讓自己退下來，藏在那裏向神禱告，享受真正的安息？

你有得揀！——大衛的選擇對職場信徒的挑戰

(2008)

趙崇明博士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引言

上一期的主題文章我們看到大衛在曠野面對掃羅的追殺，生命危在旦夕，他卻沒有被焦慮和恐懼所轄制，「因為我的心依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等到災害過去。」《詩篇五十七 1》縱然有機可乘，大衛可以在掃羅不察覺時殺他個措手不及，「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乃是人之常情，甚至跟隨大衛的人也慫恿他下手，他大可以將報復合理化，大衛卻堅持說「不」。

撤離世俗化社會的強制力

前一陣子，電影《穿 Prada 的惡魔》吸引了上班一族的注意，這套電影不算拍得非常出色，但值得推介給中環、金鐘的上班一族看，因為你可能會在電影裏看到職場生涯的眾生相，或者令你回憶起一些片段而會心微笑；你可能會在梅麗史翠普所飾演的冷漠、狠辣、自負、「駛人唔駛本」的時裝界女強人身上看到你上司的影子；你也可能從電影中觀照到職場的辛酸、冷酷無情、虛榮和偽裝。

電影故事描述一個大學畢業生，她的志向是當雜誌社編輯，但她選擇先進到一間在時裝界享負盛名的時裝雜誌社當文員，以此作為自己前途的踏腳石，從此她走進一個本來不屬於她的花花世界。由對時裝潮流不屑一顧的「土女」，搖身一變而成為身穿名牌時裝的「型女」。為了上位，她不惜跟現實妥協，廿四小時完全賣身給公司也在所不計；亦順應著身處的職場文化走位，過虛榮的生活，偽裝自己，她的目標清晰——我要成功！男友對其改變表示不滿，她解釋：「這是現實，我沒有選擇！」但男友提醒她：「不，這條路是你選擇的。」

今天，職場信徒要面對的其中一項挑戰就是信仰世俗化。在世俗文化的氛圍底下，我們很容易被局限於『現世』生活的視野和期望；在群眾壓力下，我們很容易讓自己隨波逐流，消極地接受這世界的信念和價值觀。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一種「退到曠野」的屬靈操練，在那裡面對自己、面對上帝，這是一個徹底的移位行動，操練我們從世俗化社會的強制力中撤離出來，讓我們保持頭腦清醒，不隨波逐流，不被世俗同化，謹記自己在世而不屬世的身份，分別為聖。就好像大衛一樣，在危急紛亂當中，仍能清醒而且擲地有聲地說出以下一番話：「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撒上二十四 6》那是他堅定不移的選擇！。

化敵為友

基督信仰相信惟有藉著愛和寬恕，才能化解戰爭、衝突和仇恨。正如大衛和掃羅這對仇人，在曠野內經歷愛和寬恕，讀者可留意大衛和掃羅的對話，大衛說：「今日你親眼看見在洞中耶和華將你交在我手裏，有人叫我殺你，我卻愛惜你，說：『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為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撒上二十四 10》掃羅接著對大衛說：「你比我公義，因為你以善待我，我卻以惡待你。……人若遇見仇敵，豈肯放他平安無事地去呢？願耶和華因你今日所行的以善報你。」《撒上二十四 17-19》更加出奇的是掃羅以下這句話：「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國必堅立在你手裏。」《撒上二十四 20》掃羅追殺大衛的原因正是他恐怕大衛會奪去他的王位，想不到掃羅此刻坦然表白。

在充滿比較和競爭的職場世界裡，同行如敵國，職場很容易變成互相撕殺的戰場，我們可能有不少的假想敵，甚或真正敵人，職場信徒能否堅持基督信仰的精神以愛化解仇恨？

電影《傷城》（Confession of Pain）中有這樣的一幕，金城武懷有身孕的女友自殺，他一直追尋女友自殺的真相，終於發現女友所懷的胎並非自己的，原來女友已經移情別戀。金城武知道真相之後，曾經有一段時間極之憎恨他的情敵，後來他知道他的情敵在一次交通意外中重傷變成植物人，金城武不但消除了一切恨意，反而每天去醫院幫那男人清潔抹身。愛和寬恕最終可以化敵為友。

總結

大衛一生的經歷可謂風起雲湧，他身處的政治舞台比起今日職場更變幻莫測、險象環生，我們在三期的主題文章中藉著大衛生平的幾個片段，由年少氣盛、政治婚姻、逃到曠野至遇敵不殺，既找到共鳴，也引起反思。始終一句，希望你也能找到與己與神相遇的屬靈操練，以致在世俗洪流中，知所依靠，為主的名踐信於行。

歸信、教會、職場 (2008)

邵高敦牧師
(盧家輝譯)

邵高敦牧師 (Rev. Dr. Gordon T. Smith) 在厄瓜多爾長大，後於加拿大及菲律賓攻讀神學並牧會，並在著名耶穌會大學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現為 *reSource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會長，曾任加拿大維真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靈修神學副教授，本身也是宣道會的牧師。他專門研究宗教經驗神學，著有 *Beginning Well*、*The Voice of Jesus*、*Courage and Calling* (《呼召與勇氣》)、*Listening to God in Times of Choice* (《聽主微聲、明主旨意》) 等。他的個人網站及網誌設在 www.gordontsmith.com。

我們期望教會能成為個人並社會轉化的地方和群體，使人經歷成長、愛和喜樂，並帶著天國的特質參與世界和職場。我們希望人不單只相信基督，更要成為成熟的基督徒，積極地為教會和社會帶來和平、公義和智慧。

以上所述的怎樣才能發生呢？教會怎樣才可成為孕育這種轉化的場所呢？

我們通常會以靈命培育和門徒訓練去回應。我們常常思考哪一種方法或進路，才能幫助「初信者成為成熟的門徒」。不過，我們是否更應關注起初的歸信 (conversion) 經歷？我們是否尚未充分認識到這經歷在基督徒成長過程中的關鍵位置？

固然，我們認為人必須歸主。可是，我們往往把作門徒與歸信分別出來——我們常說：先作基督徒，然後作門徒。但我們可能需要重新反省何謂歸信——認識它在使人作門徒的過程中乃不可或缺，是構成基督徒生活的必要部分，也實在是基督徒成長的基礎，因為歸信啟動了我們生命成長的進程，使我們得以認識上帝轉化生命的恩典。

但當我們開始這樣思考時，就遇到一個難題。普世的福音派教會都深陷於一種承繼自奮興運動 (revivalism) 的語言，去理解歸信的本質。但這種語言似乎是幫倒忙。

奮興主義乃源自十九世紀北美教會的神學與宗教運動，理所當然地它強調人需要並且怎樣才能歸主。然而，這樣奮興運動的語言：

※ 假設歸信是一樁簡單、在某一時刻發生的事——可能只要唸一遍所謂的「認罪祈禱」，就可「得救」了；



- ※ 基本上是要引領你離開世界，它的焦點是在來生（你得救就可以上天堂，而目前你就要殷勤參與教會）；
- ※ 所描述的歸信過程是高度個人主義的，人是個別地獨自經歷「救贖」；
- ※ 只聚焦在人的心靈，或加上意志（「我們需要做一個決定」），往往不甚注重思想的更新以及在世界的參與；
- ※ 認為洗禮是次要的，為歸信以後的跟進，至多用以證明人的歸信。

但這種理解是否合乎聖經？能否讓歸信發展出自己個人以及社會的更新？事實告訴我們，這是失敗的。這樣的理非但不合乎聖經，而且還為我們留下一個爛攤子——我們要面對如何使初信者成為門徒這個典型的問題。

倘若我們要重拾聖經對歸信的理解，以致歸向基督的經驗能夠成為人深入參與世界的基礎，那麼，這會意味著些甚麼呢？

一、歸信同時是一個開始和基礎。它是我們信仰生命以及作門徒過程的開始，也是我們生命得以建立的基礎——我們成為基督徒，以致我們可以在基督裡成熟。

二、歸信是一個複雜的經驗，它並非發生在某時某刻的事情，而是一連串涉及心靈、思想和意志的事件。由於它既全面又徹底，它通常需要好些時間。這樣的理，叫我們不要混淆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以及我們對祂的工作的回應。上帝大可選擇在某個時刻接納我們作祂的兒女。但是，我們感覺到上帝的慈愛和呼召，然後全心全意地回應這個呼召去跟隨基督，是一個緩慢兼且審慎的過程。我們不該把上帝的拯救工作，跟這個過程混淆起來。

三、歸信是在群體中發生的。不錯，歸信的核心是個人在內心接受上帝的呼召，並藉相信、悔改和順服作回應。但是，我們不能在教會以外得到信仰。在信仰群體中，我們聽聞福音的宣講，見到福音活現在我們眼前，也得著鼓勵和幫助，好讓我們能欣然接受福音的挑戰。

四、洗禮在信主過程中極其重要。為著對抗羅馬天主教及其它的歷史傳統，福音派教會往往堅持洗禮並非歸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該是在歸主以後進行的。不過，我們可否既確定洗禮不能「拯救」我們，但又確認洗禮是我們進入基督信仰不可或缺的經驗呢？

五、歸信是人同主耶穌基督的個人相遇。成為基督徒，就是與基督相遇，回應祂的呼召，並作祂的門徒。歸信不是與某種思想、某個原理、甚至某套「屬靈定律」相遇，它是因著與復活的基督相遇而發生的！除了上帝子民的崇拜以外，再沒有其它地方更可能與基督相遇。崇拜當然就是傳福音，這非因我們在崇拜中佈道，而是由於基督就在我們中間，我們與祂相遇，也邀請其他人一同遇見祂。

六、新約對歸信的理解假設了信耶穌乃聖靈工作的果子。我們不是要追求最好方法去領人歸主。相反，我們都不過是參與在聖靈監督的過程，其中有人栽植，有人澆灌，有人收割。但最終，真正領人歸主的只有聖靈自己。

七、基督徒因著信主得到聖靈膏抹，得以「在世而不屬世」。他們的熱忱和召命，就是能把自己在世的工作，做到「像是給主做的」。奮興運動使教會淪為非常自我中心，視教會數字上的增長為成功的象徵。可是，聖經對歸信的觀點卻認為教會的影響力並非取決於她人數的多寡，而在乎每個星期一早上，她的會友能否在世界做到與眾不同！歸信基督，使我們在世界中能活出那蒙召的生命。教會事奉並不比所謂的「世俗」工作更為優越。教會的工作正是要裝備門徒，使他們能夠完全入世，因為我們蒙召原是為此。

這樣反思歸信的本質，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教會的真義，我們何以從事傳福音的工作，並作為基督徒，大家怎樣可以彼此鼓勵，以致我們能欣然接受上帝在自己生命裡的呼召。

保險行業的奇葩 (2008)

受訪者：吳澤偉 (前 HKPES 董事)

採訪整理：陳謝麗婷 (HKPES 同工)

人物簡介：

David 從事保險理財行業 30 年

主要擔任保險中介人(Insurance Broker)

創立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現為董事總經理

現任一新加坡理財及投資顧問公司董事

02 年於中國神學研究院修畢基督教研究文憑

曾參與基督徒畢業生團契的服侍

事實上，在香港教會未推動職場事工之時，David 已經反思其工作行業的專業操守和工作態度，從入行到如今他所秉持的宗旨依然沒變，讓我們聽聽這位保險行業的奇葩，如何在金融市場堅守信念及他對行業的心聲。

採訪(問) 吳澤偉(答)

問：David，可否談談你做保險和理財顧問的原則？

答：初入行時我認識了幾位認真做保險的師傅，他們以保險顧問(Insurance Broker)而非以保險代理(Insurance Agent)的價值觀去提供服務，即以客人的利益為依歸，而非著重於自己圖利。我從他們身上培養出這種既簡單又專注的工作態度和原則。

我時常自問及提醒同事，我們是否「靠得住」？而「靠得住」的條件包括：識時適事，意即明白當時的情況而提供合適的處理方案；承諾，即答應的事情必須辦妥；有始有終；與及懂得心存感恩及欣賞。我相信倘若能以誠待客及行事正確，市場自然會回報及滿足你的需求。

我認為「business must be for the people」，這是很重要的原則。我亦向合伙人申明自己的立場，假使他們不認同，而一味以利益掛帥，最終大家合作不來，我是隨時準備離開。

問：你對保險行業有甚麼看法？

答：以中立的角度而言，投資者是處於弱勢，因為金融產品非常複雜，就算擁有高學歷，亦未必能理解其中運作，所以需要一個站在他們立場的顧問，去協助他們選擇適合的投

資工具或產品。無奈現時保險公司的系統主要行「銷售模式」，從事保險行業的人是聽命於公司，而金融產品與佣金掛鉤，加上營運困難，故此，行業要以盈利作為終極目標。

但我認為如果保險從業員不受制於產品供應者是最好的，以致他們能以客觀的角度幫助客人選擇產品。換句話說即採用「fee base」（按管理資產之市值計算僱問服務收費機制）的形式，而非佣金制度。其實，外國早已有這趨勢，可是香港遲遲未推行，這反映市場被保險公司的體制壟斷。最近發生的金融海嘯及雷曼事件，再一次反映整個金融體系、中介機構及金融保險從業員的角色出現了嚴重問題。所以，這個舊有的系統必須改革。

問：你如何看保險業管理層的角色？

答：我不認同傳統「static triangle」（靜態三角）的銷售管理體制，即領導者在最高層，下面中層管理，而最底層是前線員工。市場轉變一日千里，如果要提升管理層對顧客需要的敏銳度，便應將三角架構橫倒放置，最高層成為「highly mobile leader」（高度行動領袖）走到最前線，掌握市場的變動、明白各部門的角色，與及游走於市場幽暗的角落，進行資源調配及滿足客戶的需要。

面對現今的市場形態，上司與下屬的關係不能再採用 agency model，需要改為 partnership model。我思想這模式是參照耶穌如何建立祂的福音事工而來，包括三方面：領袖必須作下屬的榜樣、提供生活工作指導、與及委派工作。我會視同事為工作伙伴，鼓勵他們彼此要有默契，互相支援，同時亦要專注於他們手頭上的工作，並在其崗位上做好，這樣便會呈現正面效果。而公司中文名為「納思」正有集思廣益之意。

問：你的同事又如何看你這個老闆？

答：其實，他們會覺得我要求高，因為我期望一件事情交在他們手中，就必須辦妥和辦好。因為我們運作的原則與其他公司不一樣，他們有時亦會感到疑惑這模式是否可行。

只要行事正當，我是不會阻止同事以賺取最高利潤的產品作為銷售優先，但我會提醒他們終有一天要面對客戶的質詢。如果動機不良，可能導致客人不再信任自己而遭損失。我知道部份同事有時會迴避我的挑戰，不過，我會接納他們正處於成長階段，而自己的意見亦不是絕對正確。

問：經過這麼多年的琢磨反思，你如何看工作與召命？

答：就我而言，工作有三個層面的要求。第一是「幹活」，即我們不能以任何藉詞而不工作，故必須處理自己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同時亦保障與你共同生活的人在基本生活上得到滿足。但不能只停留在這個層面，所以要建立「絕活」。我們在工作中肩負一個特定的角色，是你才能完成的獨特任務，就如在我工作的行業中我是否「靠得住」。但如何能表現「靠得住」之餘，又不會操控他人？這牽涉第三個層面，就是明白你的獨特恩賜與才幹是基於上帝的恩典而來。我們如何回應這恩典？應用於商業的場景，我的領

受是藉由我們特殊的位份將被扭曲的價值觀糾正過來。這是召命所在，亦是參與上帝救贖計劃的過程。

在訪問的末段，筆者對 David 表示，他的型態像是鶴立雞群，但他卻強調作為基督徒不是高姿態的表示清高，而是「*stay low*」，言即在謙卑中持定原則。在這個講求利益貪得無厭的經濟體系和人不為己的社會中持守信念並不容易，但耶穌說：「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父必尊重他。」(約翰福音十二 26)面對金融風暴，David 的分享和工作態度會否成為同行，甚或你我的借鏡？

我爸爸的手——在每天的工作中遇見神 (2009)

Dr. Rev. Simon Holt

(譚秀貞譯)

本文作者 *Rev. Dr. Simon Holt* 是澳洲墨爾本大學 *Whitley College* 實用神學高級講師兼副教務長 (研究)。從事神學教育之前，他曾在浸信宗教會牧會十年；此前，他是一位合格廚師，曾服務於墨爾本五星級酒店及數間著名的餐廳。他對神學和美食都具有濃厚的熱情和深入的研究，對於從事服務性行業或基層工作的人，也很有負擔和恩賜幫助他們每天很落地的活出信仰。除在這幾方面有所著述外，他更曾主持十三集在以色列實境拍攝的澳洲電視飲食節目。*Rev. Dr. Simon Holt* 曾於 2009 年到香港主領連串有關職場靈性的講座。

時光流逝，憶起童年歲月，倒是逢星期天的情景較其他日子更深刻難忘，不是因為這天要上教，而是因為我父親在每周之中，就只有這天穿上西裝，我便總覺他在周日顯得特別俊朗。由於我在家中排行最幼，故在早堂崇拜中總會坐在爸爸旁邊。講道時間似歷時最長，我為打發時間，便把玩著爸爸的手。對於爸爸，最令我感興趣之一的就是他那雙手了，粗大而且長了老繭，他的指甲內經常藏著黑垢。我們家的浴缸旁放著塑膠指甲擦，爸爸每逢周日上教會之前，都會站在浴缸上使勁擦指甲，但指甲裏的黑色油脂藏得很深，怎麼擦都擦不去。

父親是名車床及裝嵌工人。在我剛滿一歲時，父母遷離了我們家在吉普斯蘭島所設的乳牛場，因為財政問題已無法經營下去了。我家共六個兒子，為了養活這個大家庭，父母決定由爸爸到墨爾本南端一個近郊工業區的工廠找工作。此後二十年不變，就是每周有六天，父親每天離家出門往工作時，關閉前門的聲響總把我從睡夢中吵醒。對於爸爸每朝早走出大門一刻所肩負著的重任，我所知甚少；而他為擔負這責任所要付出何種代價，我更是不甚了了。以一名技工的薪金來養活一眾口之家，超時工作是必需的了。他從來不可能執著工作帶來的滿足感和個人提升，那只是奢望而已，工作於他不過是一種需要，不能不做。工廠內是冰冷的、嘈雜的、非人化的；工作是艱辛的、重複又骯髒的、長時間的。爸爸回家時總帶著疲累，身心崩緊，身上還殘留著廠房的氣味。回到家他常感欣喜，工作暫且拋諸腦後，直到明早上班為止。

然而，星期天便有所不同了。爸爸在教會內是位重要人物，他長年擔任執事及長老。我還記得，當年他的愛心、溫柔和同情心，贏得了教會成員及自己家庭的尊敬。教會就大小事務均徵詢他的意見，蒙其智慧；他常忙於教會的各種會議，無數次在晚間作探訪、牧養會友和禱告。在教會裏，爸爸是個要人。

儘管如此，教會內似乎無人留意到爸爸的雙手。以我所知，從未有人問過他的指甲為何長年都是黑色的；爸爸在教會以外是甚麼人，在教會裏似乎從不重要。他的價值，亦即他的靈命 (spirituality) 永遠是以他在教會內是何許人來衡量的，他好像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

像爸爸這樣的人需要生活在兩個像是沒有關連的世界裏，實是不應該的。若是這樣，他就是被剝奪了有關的資源和激勵，以致無從在佔據我們極多時間的生活環節裏，發現神的存在和祂的旨意。我想提出的問題很簡單：我們若能在日常的工作中「遇見神」，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們追求工作中真實的靈性，亦即是我們在勞動之中和藉著勞動來「遇見神」，以下的「操練」不但對我們了解基督徒的經驗至為重要，這些操練也確實出現於我們的工作之中。

工作乃創造 *Work as Creation*

在《創世記》一章 28 記載神這樣祝福人：「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但不幸地，「治理」一詞的英文「subdue」帶有負面含義，有「支配」、「控制」或「打破」某物使之屈服就範之意，這一切全非創造。但這詞的希伯來文是「kabhash」，字面義解作「揉捏」或「踩踏」。我曾是專業廚師，便立即聯想到造麵包時揉捏麵糰或踩踏葡萄，乃烹製兩種主要食糧的基本工序，而兩者均是美妙的創造過程。

經驗老到的麵包師傅會知道麵包是否烘焗成功，端賴師傅處理酵母的技巧，而酵母這種食物元素是眾所周知難以駕馭的，造麵包者很快便會發現揉捏麵糰並非在支配和控制它，像喜歡把麵糰打成甚麼便成甚麼，卻是使用神給我們的基本食材，溫柔地、緩緩地及以精湛手藝，讓食材的潛藏作用盡得發揮。對我來說，把食物做到最好，極像我們的工作一樣。試想像一位音樂家、木匠、教師、父母、金屬工人、園丁或建築師，每種工作都是運用神創造的各種物事，如音樂、木材、金屬、種子和植物、甚至是人的頭腦，再通過各種方法讓這些物事的潛藏作用盡情發揮。這樣理解的話，就猶如神創造人時命令人治理世界一樣，我們實是被神呼召，成為跟祂並肩的共同創造者。

工作乃供給別人 *Work as Providence*

聖經記載的神在創造萬物之後，並沒有棄之而去，而卻是親密地與受造者連在一起。說神是一位供給者不僅僅是在描述神要實現的角色和作用，更是指出了神的性格和本質。

勞動者本身實乃神按祂自己的形象所創造，我們不只是跟神為共同創造者，也是共同供給者。供給別人所需，乃神授予我們的責任。正因如此，我感到工作作為供給那些需要我們供養的人的所需，其重要性似乎完全被低估了。許多時候當我們說「我工作只是為兩餐」的時候，似乎在暗示工作這活動，從靈性層面看幾近全無意義可言，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被呼召成為跟神一起的共同供給者，實是在彰顯我們有份於神的形象，而供給別人並不僅僅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活動而已，更是表達我們與神有何相似之處。

工作乃社群 *Work as Community*

基督徒宣示所信仰的神，是一位在社會中能讓人遇見的神。我們蒙召歸主，也就是被呼召跟神的社群本性相交共融，那就是「基督的身體」、「神的家」。因為在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之中，才能體現神的存在。我們對神的回應，跟我們對他人的回應，兩者是沒法分開的。

由此，我們無論在那裏從事關於培育人類社群的事，我們實是培育一個隨時與聖者相遇的地方或環境。在某些情況，建立社群的工作有明顯特定的角色和任務。像城市規劃師、教師、社區工作者或咖啡店老闆的工作內容中，均包含（或至少應該包含）有關建立社群這重要的一環。對其他人而言，培育社群不單止於完成機構所要求我們完成的工作清單，它更多是關於我們選擇何種工作態度及與人相處的方式。無論屬於哪一類，培育社群應是基督徒委身致力達成的目標。

工作乃服務 *Work as Service*

耶穌一個較為清晰明確的靈性表達，就是在約翰福音第十三章有關祂為門徒洗腳的描述。耶穌這個榜樣，讓我們不難分辨出在當今社會的工作場合中，講求以利潤為目的的「客戶服務」，跟耶穌為門徒洗腳所顯現的那種非常謙卑的、無私的、恆常地體現出來的恩典有何分別。也許，對那些在「服務」行業工作的基督徒而言，實在要想想還原「服務」本身就是美善的德行，過於只視它為一種以利潤為動機的商業策略。

當我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尋找類似這種無私而常規的服務例子時，難免會浮現出我父親的影子。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當父親每朝早踏出家門往外工作時，他是在服務我——常規地、謙卑地和無私地。他為甚麼要工作呢？主要是為了我。一星期六天，二十年如是，父親除下了他的外套，在我面前跪下，為我洗腳。當我這樣比喻父親的工作時，我不是說他每朝早都會被一股由神聖啟示而來的目標感所觸動，或是說當他站在工廠的車床面前，他頭上會顯出一圈從天上流瀉下來的光環。不，以洗腳來事奉別人不是這樣的，那只是一種平凡的、常規的、骯髒的、家居的工作而已，這工作明天又要再做，後天如是，不斷重複。這工作肯定或至少某程度上，可以試驗出我們能否照耶穌的心意，實踐服事。

工作乃堅毅 *Work as Perseverance*

對很多人來說，工作僅僅是一種需要。不論工作是何性質、有何結果、或是否與個人的天賦或興趣一致，它只是為了賺錢過活而已。對於一些幹粗活或從事不需技術的工作的人來說，要發掘工作中「與神連繫」的意義，就更是困難了。

也許，我們若要尋找「聖靈」在這類工作中的彰顯，應當更注意我們以甚麼品格和態度來從事工作，過於探索工作本身的性質。新約聖經中所重視的人格特質之一，就是堅持不懈的毅力。羅馬書五章三至四節寫道：「患難生忍耐（譯者按：「忍耐」在此文譯作「堅毅」），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堅毅在靈命的成熟「鍊結」中，是環節之間

的重要扣連；它關係到我們對神的信心和對我們周遭人群的信心；它反照出神的形象—祂忍耐不棄的恩典把人連結在一起，並且充滿信心地、持久不懈地指引我們的未來。

日常工作，尤其是那些常規的、尋常枯燥的或是困難的，都需要極大的堅毅。當我們在艱辛或讓人厭煩乏味的環境下能夠堅忍，為了成就更多人的益處時，我們便觸摸到神的性格和祂的心了。

工作乃恩典 *Work as Grace*

有云「眼不見，心更念」（譯者按：原文為西諺 “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這個情況應用在我們跟工作的關係上，其意義遠大於應用在人際的親密關係上。想一想，工作實我們的一份禮物，但我們非到失去它時，不完全懂得其可貴。

從社會學及心理學角度而言，今天我們的價值乃取決於我們能供給別人需要、生產和購買的能力上，沒有工作就等於這些能力被大大減損，因此也大大地減低了我們的自我價值感，以及主流社會衡量我們的價值。從基督教信仰角度看，這樣衡量人的價值受到極大的質疑和挑戰，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需肯定，人想去生產和供給，這種心理欲求亦很大程度是神所賦予的。人透過工作，被邀請成為神的共同創造者和共同供給者，實乃神持久不斷和恩典作為的一部分。

工作乃歡慶 *Work as Celebration*

在神創造世界的記載中，明顯有一段時間，祂完成手上的創世工作，而靜下來歡慶其工作成果。創世記一章三十一節說：「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歡慶對我們的靈命很重要，因為它是一段時間，讓我們能默想、評估及享受我們真正的價值，以及我們在神裏面的價值。

歡慶常常是時節性和偶然性的，而歡慶的深度是跟我們在工作中付出的多少努力或奮鬥來推進目標成正比的。想像一位心理治療師日復日地約見一位內心充滿爭扎的求助者，面對他/她的淚水、憤怒和跌蕩不穩的情緒，進兩步又退三步，而最後，也許等了數月甚至數年後，終於見到這求助者最後一次走出治療室，人變得較前明顯地整全和穩定。經過工作中曲折迂迴的經歷後，我們終能對上帝說一聲：「這甚好。」這時刻帶給我們遠景和希望，也提醒我們知道我們是誰和我們受造的目的為何。

工作乃禱告 *Work as Prayer*

「工作就是禱告。」這是約五百年前的修士們說的。這話聽上去可喜，但不是很多的工作場所能讓我們有類似的經歷。

然而，在我們徹底反駁工作即禱告這話之前，我們須重溫新約聖經羅馬書在十二章一至二節給我們的指示：「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同樣，在歌羅西書也有類似

訓誨：「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雖然極為陳腔濫調，但這兩段經文正向我們指出，生活的經歷可以是祈禱。當我們照自己的本相完全地，完整地奉獻給神，每樣出自我們的手、心和想像力的，都會被聖化。這便是禱告。就是在一切平凡、混亂和瞬息即逝之中，我們也能尋到神聖和永恆。這不是我們被接往某個神聖空間，在那裡我們可與身邊的聖靈永遠和諧地一起，而卻只僅僅是繼續我們的日常生活，但滿懷信心知道在神在這平凡的生活中與我們同在——祂在聽我們說話、與我們歡慶生命、甚至和我們一道哀傷。

我還可羅列更多要點，但綜合以上所說的，我只想表達的是：我喜歡我父親的手。雖然那雙手不再是從前那麼大了，但它們遺留了多年勤懇工作的印記，而爸爸指甲下的黑垢現在已經退了點了，但不論多少年過去，他的雙手仍是一名工人的雙手。人們說當我們在天家重聚時，耶穌雙手上還留有釘子造成的疤痕，那是祂代替我們奉獻自己的永恆印記。我有一個預感，屆時我爸爸舉起他雙手來敬拜神的時候，神定會看到他的黑色指甲而發出會心微笑的。

從上帝更新宇宙的工作看人的工作 (2010)

郭鴻標博士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教授及副院長(行政)

引言

筆者曾經探討過從莫特曼終末論及人論來思考工作神學，近期較多關注生態環保的課題。究竟人的工作與生態環保有沒有關係呢？究竟我們可以從甚麼神學角度思考工作與生態環保的關係呢？最近筆者開始嘗試從一個神學框架思考工作神學，就是三一論中「內蘊三一」 (Immanent Trinity) 與「經世三一」 (Economic Trinity) 的分類，思考上帝在世界中的工作。筆者認為從三一論出發思考工作神學的課題，不一定忽視處境。從三一論出發，主要不是抽象地猜測「內蘊三一」中聖父、聖子和聖靈如何團契，而是根據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從「經世三一」在世界中創造、救贖及更新宇宙去認識上帝。世界是上帝工作的處境，創造、救贖及更新宇宙是上帝在世界中三大工作，因此筆者認為工作神學需要嘗試從上帝工作的角度了解人的工作。人是上帝所創造，人工作的目的和意義亦應該建基於上帝在世界中三大工作之中。本篇文章主要集中從上帝更新宇宙工作的目的和意義了解人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上帝工作的目的是與人和好

《歌羅西書》第一章 15-22 節強調上帝藉「基督」創造萬有、救贖世人、使萬物與祂和好。這段經文可以歸納在以下三大神學主題下：(一) 上帝藉「基督」創造萬有——上帝是人肉眼看不見的，歷史上的耶穌是上帝的愛子，是上帝的「像」，是在一切被造物以先被「生」出來的（西一 15）。歷史上的耶穌的身份遠比一切受造物更高，因為祂被上帝所生，又比一切被造物更早存在。經文把歷史上的耶穌指向一位早於人類歷史存在的「基督」。上帝藉「基督」創造萬有，包括眼睛可見或者不可見的、天上及地上的、在天空及地上掌權的。同時上帝創造是有目的：為「基督」而創造(西一 16)。「基督」不單在時序上是萬物之先，更重要的是萬物靠「基督」而立（西一 17）。(二) 上帝藉「基督」救贖世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使人的罪得赦免，成就了和平(西一 20 上)。(三) 上帝藉「基督」使萬物與祂和好 (西一 20 下) ——這段經文強調天父上帝喜歡及願意一切豐盛在祂的「愛子」即「基督」裡面 (西一 19)。這些在「基督」裡面的福氣是透過教會賜給世人的。「基督」是教會之首，是首先從死裡復活，因此祂在凡事上居首位 (西一 18)。因為始祖犯罪後，人類遠離上帝，甚至與祂為敵(西一 21)。上帝在世界中工作的目的是透過「基督」在十字架上使我們與祂復和，並且把我們帶到祂面前恢復關係，生命被更新改造 (西一 22)。筆者認為這段經文清楚為生態神學提供基督論的基礎，同時亦清楚說明上帝在世界的三大工作——上帝藉「基督」創造萬有、上帝藉「基督」救贖世人、上帝藉「基督」使萬物與祂和好。

從上帝更新宇宙的工作了解人的工作

「基督」的十字架不單拯救個別的人；同時改變天上地下的屬靈秩序。上帝使宇宙萬物在「基督」的十字架裡與祂復和（西一 20），這種宇宙關係的更新指向新天新地的來臨。很多同道指出華人教會把屬靈與屬世、屬靈與物質對立，這種神學解釋錯誤的地方是沒有把這個世界看作天父的世界。神與人關係的闡釋抽離世界進行。嚴格來說，把世界視為與基督救贖無關的觀點與《歌羅西書》第一章 15-22 節不同。這段經文清楚說明「基督」的宇宙性和救恩的宇宙。根據這段經文的教訓，我們承認上帝對我們人生有主權，必須同時認信上帝對人類歷史和宇宙的未來有主權。我們應該交出人生的主權，承認上帝是主。不過，我們對世界沒有主權，所以不能像交出人生的主權的形式去交出世界的主權；我們只能宣認上帝本來就擁有對人類和世界的主權。上帝願意祂的國度降臨，願意墮落了的人類生命得到改變。

上帝願意我們傳遞生命更新的福音，同時願意我們傳遞完整的基督徒世界觀。

上帝把福音托付教會，讓人心意更新活在世上，期待耶穌基督再來，天國實現。

上帝創造世界，所以這是天父世界，不承認世界屬於上帝亦即否認上帝對世界有主權。可惜，我們宣認及認信上帝本來就擁有對人類和世界的主權方面，不夠深刻。其實，使徒信經清楚說明上帝是創造天地之主，只是那些「壞鬼神學」將整全的信仰私人化，把整個創造向度抹殺了。筆者認為教會的神學是源於人對三一上帝的敬拜，聚焦耶穌基督的啟示和工作，因此教會的神學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這種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讓我們明白上帝創造、救贖、更新宇宙三大工作，亦提醒我們要按照上帝工作的方向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讓教會存在的心意就是讓人明白上帝的工作，參與上帝的工作。基於聖經，基督徒的工作神學應該對應上帝的工作，關心文化更新及生態保育的責任。

生命的價值投資 (2010)

袁海柏
前 HKPES 董事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太十三 44-46)

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三章 44-46 節講了兩個有關天國的比喻，這兩個比喻給予我們很大的提醒，尤其是當今天人們經歷過金融海嘯後，我們更能明白當中人生三個重要課題：「機會與行動」、「價值與價格」和「風險與回報」。

機會與行動

機會包括兩個元素，一是面前要作的抉擇，另外是時機。就以投資股票為例，選擇一隻優質股票不難，但能把握時機買入和賣出則完全不易。我們的人生亦一樣，常會出現不同的機會和面對抉擇，這些抉擇有容易的，有困難的，有些是會帶來短暫歡愉，有些卻會對我們有深遠影響。有些機會是我們刻意去尋找，就好像比喻中的珠寶商人，四處尋找珍貴的珍珠。不過，有時機會好像是從天而降，當我們從沒想過時它卻出現在眼前，就好像第一個比喻在地上發現寶藏的人一樣。但無論你是無意中遇上機會，或是刻意尋找後尋見，機會卻不會等候人，我們要把握時機作出抉擇的行動。兩個比喻中的主角都有把握時機作出抉擇，甚至於將家財變賣，作出投資決定。在一些投資中，有時我們遲了作出決定，或甚至錯失了機會，都可能只帶給我們金錢上的損失，這些在日後或許還有機會多賺一些來彌補。不過在職場上，當我們面對有關倫理或人情的抉擇時，有時錯過了機會或沒有行動，日後是無法補救的，甚至會使我們抱憾終生。因此，有時抉擇縱使如何困難，都會是一些好機會讓我們生命更趨成熟。

價值與價格

我們有時會將價值 (value) 和價格 (price) 混淆。人稱「股神」的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說：「Price is what you pay. Value is what you get.」。價格是你付出的（或是別人付給你的），價值則是你所擁有的（或是你自己所認知的）；價格是現在式 (present)，價值是著眼於未來 (future) 的成長，或是價值是主觀的，價格是客觀的（市場決定的）。所以股神常提醒人投資股票時，不要因為那公司的股票的市場價格，而是那公司的實際價值。在耶穌第一個比喻中，那個人付出的是那塊地的價格，但他知道那塊地所藏有的秘密，所以他認為他得到的價值比他付出的為高。在第二個比喻中，賣出那顆珍珠的應該亦是珠寶商人，看來這交易很正常，所以比喻中那個主角所付出的價錢應該就是那顆珍珠的市場價格；既然那顆珍珠沒有隱藏秘密，比喻中那個主角為甚

麼會那麼麻煩變賣家財以市價買那顆珍珠？或者他知道，有一個客人將來會以比現在的市價更高的價錢來買那顆珍珠，因此對這商人來說，珍珠的價值比它目前的價格要高。

在職場的不同抉擇中，我們會有時只著眼於目前的利益或結果，亦往往以功利、金錢來衡量是否值得作那個決定，不過有時後果或價值並不能以金錢或物質的利益來計算的。這兩個比喻的主角都做了一個 professional/business decision，就是不惜變賣所有，甘願犧牲一切來得著他們想要的東西，然而他們卻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當人真正了解到天國的無比價值時，也會欣然放棄任何東西，好得享天國的福樂。

風險與回報

在一切的投資中，我們都希望有一個結果，就是有投資回報，不單要有回報，而且要有高的回報。買了股票後希望股票升值，供子女讀書時會望子成龍，將感情付出給對方的男女希望終成眷屬，這些都是很自然的期望結果。不過，所有的投資，包括人生投資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投資附有風險。風險的存在即是表示我們的投資期望回報可能不單不能如願以償，甚至會有所虧損。年前的金融海嘯正啟示了無論是金融投資，或人生其他的投資，無一樣是我們可以保證無風險和一定有回報的。

耶穌這兩個比喻沒有提及回報，但兩人將所有家財變賣，完全「瞓身」下去，如果這二人不是傻子（或是最大膽的投機者）的話，這投資一定是全無風險及有很大回報的了，否則他們不會如此行。不過在這世上，那裡有零風險和保證有回報的投資呢？相信除了屬靈的投資外，其他一切投資都不可能毫無風險。在職場中當我們為要持守信仰而作出的一些抉擇，亦好像屬靈的投資一樣，不單不會虧蝕，而長遠來說一定大有回報，因為這是天國的投資，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的。（太六 20）

分別為聖——在工作中安息 (2010)

郭鴻標博士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教授及副院長(行政)

引言

當我們思考工作與安息的關係，必然涉及「分別為聖」的觀念。究竟「分別為聖」與「安息」有甚麼關係呢？保羅·史蒂芬斯（Paul Stevens）認為教會需要「第二次宗教改革」，推翻聖職階級主義，讓信徒從「平信徒」的枷鎖中釋放出來。筆者同樣反對把「信徒」視為「平信徒」，反對牧職人員成為特殊階級；而且同意每個信徒皆有神的呼召。筆者也認同並非全時間事奉的牧職才是召命；平凡的工作都具備屬靈意義和神聖地位。

然而，推翻聖職階級主義之後，是否必然反對聖俗二分概念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人生需要「聖地」、「神聖時刻」、「聖物」、「聖人」，因為這些都是符號、象徵，表示世俗領域以外的神聖領域。筆者看人生是一個朝聖旅程，不斷在世俗中發現神聖臨在的蹤跡，同時在世俗中活出神聖的質素。每個基督徒應該抱著「分別為聖」的態度在工作中實踐「安息」。

基督徒在世俗中尋找神聖

我們應該反對聖職階級主義；但是不必否定「聖俗二分」的觀念。因為二分不一定表示對立。多瑪斯·亞奎那（Thomas Aquinas）認為上帝的超自然恩典成全自然。因此，恩典與自然沒有對立，同樣神聖與世俗亦沒有對立。

當神聖與世俗沒有對立的時候，並不表示世俗的規律和價值就可以變得神聖。作為職場中的聖徒，需要辨別世俗的規律和價值，負責任地作出抉擇，在世俗領域中見證神聖的價值。

也許有些信徒仍以為主日在教會崇拜才是神聖；而週一至週六就是世俗。神聖領域可以是「聖地」；但是聖經說全地都屬於主，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事奉、見證神。「聚合的教會」與「分散的教會」的觀念，提醒我們神聖的教會不是被局限在某個地點。既然全地都屬於主，我們無論在教堂、工作間、甚至家庭都可以作為「聖地」與主相遇，我們可以在世俗的領域找到神聖的臨近。

因此，職場神學的任務是澄清基督徒應該在世俗任何一個領域尋求上帝神聖的臨近，每一天在工作間建立起工作祭壇，把工作的成果呈獻給上帝。基督徒在職場的召命不單是領人歸主，同時包括把工作成果呈獻給上帝，甚至工作的態度與價值觀都呈獻上帝。基

基督徒在職場的見證不單是追求卓越；更重要的是活出敬拜的人生，在工作上肩負榮耀上帝的使命感。

分別為聖-- 在世俗中活出神聖的質素

一些在職場打拼多年的老將，相信自己脫穎而出的「上位」經驗，及純熟駕御世俗遊戲規律的方法，就是人生的金科玉律。筆者認為在世俗中尋找神聖，基督徒需要勇氣跳出世俗中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遊戲規律，完全信賴上帝的主權高於任何世俗遊戲規律。

作為基督徒，我們在世俗中尋找神聖，同時在世俗中活出神聖質素。甚麼是神聖質素呢？筆者認為並不是道貌岸然的形像，牧職的身份與信徒領袖的名銜也不能保證人具備神聖質素。神聖質素是在每一個處境、每一個抉擇中，能夠超越過去賴以保護自己生存及發展的方法，全然信賴那位掌管一切的上帝。

神聖質素不是靜態的元素，亦不是一次作決定就可以代替持續進深的努力。正如婚姻，要是他/她結婚後就停止培養感情，那麼婚姻內的愛情元素就無法增長，甚至最後連當年浪漫的記憶也漸漸遙遠。神聖質素是我們在每一個「當下」作出抉擇所表現的氣質，是否更反映人性，更彰顯神的性情，舉個例來說，對於一個唯利是圖的人，他若可以在「吃盡」對手的情況底下，決定給對方留一條生路，在商場如戰場的處境中，他的抉擇就更「有人性」，對這個人來說，雖然沒有與神聖的「他者」上帝相遇；但是這決定的當下亦可算是神聖的一刻。

分別為聖-- 在工作中安息

出埃及記十六章記載當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的時候，以色列人埋怨沒有肉食，上帝就從天降糧食給他們，「每天收每天的分」（四節）所收的不許留到明天早晨（十九節），因會發臭及生蟲；唯有第六天要收雙倍，留到第七天的不會發臭生蟲（廿四節），讓以色列人於第七日守聖日。事實上，以色列人於第七日在田野也不會找到甚麼。以色列人將第七日分別為聖，守安息日是要按照上帝設計的人生規律生活。

以色列人在第一至六天每早晨可以在田間找到嗎哪，這個經驗不能夠推論第七天會同樣發生。同樣，以色列人每天找到的嗎哪，不能夠留到明天早晨，這個經驗不能夠推論第七天同樣有效。以色列人將第七日分別為聖，守安息日是學習實踐不受過往經驗限制，開放自己接受上帝的規律。分別為聖的精神並非要把「非我族類」定性為世俗；相反是針對人習慣的運作規律作突破。守安息日的重點並非不作事情；更深層的實踐是在價值觀方面「從新調整(優次)」（Re-ordering）與「從新聚焦」（Re-focusing）。

聖經中的安息不單是休息；更重要的是回歸上帝，從上帝的角度調整人生方向和步伐。「上帝的安息」是上帝住在人間的意思；而「人的安息」是回歸上帝並且讓上帝臨在。每當我們不再執著於自己賴以生存發展的規律的時候，我們就從世俗的領域步向神聖。若果我們完全信賴上帝的主權，就是在世俗工作間建立職場祭壇。

職場「四達德」(2010)

袁海柏
前 HKPES 董事

《讀者文摘》曾在二零一零年三月號刊登了香港「最被信任行業」的調查結果，在所排列的四十個行業中，最為人所信任的頭五種職業順次序是消防員、救護員、醫生、物理治療師、藥劑師。而排名最低的五種職業，由第三十六位開始是：股評人、保險經紀、地產代理、市場推廣員、算命師。

某些職業被人信任與否，相信主要是在乎人們對那職業的從業員的倚賴程度，以及從業員的公眾形象。雖然我們可能會介懷，但事實上我們是無法左右人家對自己所從事職業的信任度的。不過有些人亦可能完全不介意自己的職業是否得人信任，因為他們認為最緊要的是可以賺到錢。亦有人會說：「不要理會人家怎樣看，只要問心無愧便行了。」作為信徒，我們又會如何看自己的職業呢？筆者相信，無論我們的職業是被人信任與否，那都不能豁免我們，或者給我們藉口不去做好自己的本份，就是在工作中顯出「善」來。

舊約先知彌迦曾提醒當代的人：「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 6:8）這段經文是很好的提醒，因為那是神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吩咐，而其中亦指出神要求的是「善」 (goodness) ，以及我們如何才能在生命中活出這種善，就是忠信 (faithfulness) 、公義 (righteousness) 、仁慈 (mercifulness) 與謙遜 (humbleness) 。當放在工作上，這四種善的質素——忠、義、仁、遜，可以說是工作的核心價值，而筆者喜歡稱它們為「職場四達德」（比對《中庸》的「智、仁、勇」三達德）。

首先是「忠」。彌迦書中的「與神同行」給我們一幅僕人緊緊跟隨主人，聽從他差遣的圖像；另一方面「忠」亦是有問責交代的意思，耶穌說的「按才授業」比喻中，那領五千和二千銀子的僕人都被稱讚為忠心，不是因為他們賺了錢，而因為他們履行吩咐、承擔責任。（太25:14-30）不過，「忠」不是單指聽話服從、問責交代，亦有信實的意思（“faithfulness”這個英文字亦解作信實，正如我們形容神是個 faithful God），所以「忠」是忠信的意思。聖經教導我們，這種忠於神的關係亦須放在職場中我們與僱主、上司的關係上。環顧今天職場中出現問責交代混亂，又或者出現貪污賄賂問題，很多時都是因為在工作上未能持守忠誠和忠信的價值。

第二種質素是「義」，那不是俗稱的「義氣」，因為那種義是指履行道義責任或承諾的表現。神要求我們行出來的義是公義，而聖經中行公義的人是指心裡正直、行為完全的人，所以「義」是那種出於內而顯於外的質素。在職場中「義」的實踐有三方面：一、自己不行惡；二、在未發生罪惡前，以行動去防止或避免罪惡發生（例如要訂立公平、公正的制度）；三、當罪惡發生後，要行動打擊或撲滅它。人要在職場上行公義的話，

便要在日常處事待人上都符合制度法規並道德倫理的要求。對於建立一個和諧與公平的社會，公義的履行和維持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是「仁」。「仁」是懷著憐憫的良善心腸，在今天唯利是圖的職場，人情味越來越薄弱，所以「好憐憫」實在是十分需要。不過在職場種種的壓力、詭詐和競爭下，懷著憐憫的心行事實在不易，這種人最終若不是被人欺騙便是被人取笑。縱使我們不介意被人欺騙或取笑，但總要避免俗語所說「好心做壞事」，故此我們需要有像蛇那樣靈巧的智慧，亦不要不理會背景實況而盲目地去施憐憫；對於一個管理人來說，憐憫更必須在「忠」「義」兩全下才可施行。

最後，「遜」是謙卑，它不單是聖經教導我們處世的美德，亦是一種工作核心價值。但在今天職場裡，當人人都拚命搏出頭、爭上位，而老闆所需要的又是那些能主動爭取成績的僱員時，謙卑看來是沒有甚麼市場價值。不過真正謙卑的人是一個經常檢視自己的能力、態度和狀況的人，正如聖經的教導，他是不會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因此無論是面對看來是庸碌的上司或是高傲的下屬，又或者是輕而易舉的工作，他都能待之以謙卑，把自己正確並恰當地定位；這種正確定位，於對人的關係、對事物的處理和對自我的發展均有莫大幫助的。另一方面，謙卑亦是僕人式領導的一個重要元素，對於那些在管理層的領導人來說，耶穌對門徒所表現的謙卑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因此「遜」是職場中重要但卻是十分缺乏的個人質素。

今天很多人都缺乏工作的使命，不知為何而工作。每日都是機械化的上班，營營役役的生活。但當面對日益加增的壓力，和大小不同的挑戰時，很快便洩氣或放棄。另一方面，很多人會在工作的過程中面對價值取向的挑戰，他們慢慢地與世俗同化，迷失自己或向現實低頭，正如人人都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當我們翻開聖經，會發覺當中很多人物，例如：約瑟、摩西、大衛、但以理、尼希米、以斯拉、以斯帖等，他們的生命能影響當代的人以及被神大大使用，相信是因為他們能在生命中顯出以上神所要求人行出來的「善」。所以今天我們若能靠著神的恩典，持守著忠、義、仁、遜這四種工作核心價值的話，定必能成為職場上的明燈，在工作崗位上為主發光發熱。

福音、罪與職場 (2012)

黃讚雄
前 HKPES 同工

多年以來，每談到基督徒在職場上的見證和召命，不免會聯想到一些十分實際的結果，例如小則會讓同事和客戶們看見基督信仰的可貴，大則會令企業對員工更好，對社會更有積極作用，甚至會使社會更敬畏上主！

這些都是很好的願景，但現實卻往往令人失望甚至有點迷茫。因為無論在聖經的呈現，以至現實的場境中，人，無論他是誰，身份是高抑或是低，他的決定往往受制於很多外在的因素，令他「身不由己」。

在聖經中，我們看見分封王希律雖然想保護施浸約翰，但後來卻事與願違，在妻子希羅底的擺佈下，他礙於形勢，結果只好斬殺約翰（見太 6:17-29）。而他的表弟耶穌，雖然可以治病趕鬼，可以平靜風浪，甚至可以餵飽千人，但對於約翰的死，除了在知道他的死訊後退到山上禱告外，根本愛莫能助。

同樣，當耶穌被彼拉多審判時，雖然彼拉多查不出耶穌到底犯了甚麼罪，甚至希望可以釋放耶穌，而當他要求耶穌答話時說：「你不對我說話嗎？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嗎？」也給耶穌淡然地回了一句：「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見約 19:1-16）。結果，彼拉多為了取得政治上的平衡，他只好犧牲耶穌，至此，耶穌是否無辜，已無關宏旨。基督被釘十架，正正反映出人的罪——人雖然知道善，卻要去行惡的荒誕。

多年前，我任職於某大型上市的公用公司，負責向外解釋公司的加價和裁員是多麼合理，多麼合情，多麼合法。合理，是因為我們是家上市公司，為股東賺取最高利潤是不但是理所當然，而且更是公司存在的根本；合情，是因為我們已透過各種方法，包括裁去大批員工以節省成本，直至萬不得已才決定加價，社會人士理應諒解；合法，是因為根據公司和政府所簽訂的協議，公司的利潤應該依法得到保障。這樣不但合法，而且可以使到各國的投資者都會知道香港是一個值得投資的地方。

作為一家利潤受保障的上市公司，這些解釋當然清楚有力，市民是否接受，社會是否可以承擔，並不是討論的重點。上市公司的業務準則，是股東是否滿意。而管理人員，是受股東所指派，為企業行為護航的受薪說客。所謂公用事業，只是透過公用，滿足股東的私用而已。

這就是罪的現實，而在職場中，罪以金錢和權力的實體呈現，令人身不由己，令強者得利，弱者受損，甚至連甚麼是善，甚麼是惡，均由有力者所定義和詮釋。認識罪在職場

的現實，是職場見證的基礎。在罪的影響下，職場見證已不是「做好 E 份工」、按規例而行這麼簡單，而是如何在威權橫涉下，回應屬天的召命，透過信徒所言所行，向世人呈現基督信仰的寶貴。

雖然約瑟並沒有改變埃及的政治，但以理沒有令巴比倫王和人民歸向上主，以斯帖也沒有使瑪代波斯王朝認識創造者，但他們都作了忠心的見證人，令人知道那位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主。在罪的權勢下，他們在自己的職場毫不含糊地，以清楚底線的信仰原則及高尚的道德行為，回應了召命。

基督徒在職場中見證信仰，有時總會帶點現實的期望，例如可以領人歸主，把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帶進、甚或影響這個社會，甚至最低限度，減少未信的人對基督信仰的誤解。然而，我們若視信仰見證以「工作成功」為目標，就忽略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呈現的，正是對人類的「成功」的審判。在二千多年前，宗教人士，政治官員為了保證自己的成功，結果是被制度和現實所困，最後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罪，其實已把何謂成功騎劫了。要成功，就要被困。成功，其實是身不由己的代名詞。

反過來說，當基督說：「成了」時，他是「成功」的，但祂的成功不是基於要在人間爭取成功，而是基於對上主絕對的信靠和順服。當耶穌在拿撒勒傳道時，祂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 4:18。福音，原來是要使人們從罪裏釋放，看見光明，得到自由。

職場見證，理應由此路進。

本地職場事工的六種主要模式 (2015)

胡仕揚

Career Matters 創辦人及顧問

「什麼是你在職場的呼召？」

時光倒流，如果二十年前在教會問這個問題，相信不少信徒都會摸不著頭腦。對本地信仰群體而言，職場召命是一個比較新近的觀念，但在廿年間，卻已得到很大的發展和重視。

溫哥華維真學院職場神學榮休教授 Paul Stevens，可算是引入職場召命至本地教會的標誌性人物。他的職場神學是以呼召為核心，近乎完美地統整了教會歷化代以來的事奉觀、教會觀、成聖觀與靈性觀，組成了一個互為關係的體系。¹

簡而言之，職場召命這進路認為信徒以至人類的工作都是源自上帝的呼召，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個人和社會、使世界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人類呼召，human calling）、發揮個人恩賜、展現人生目的和獲得生活意義（個人呼召，personal calling）。²工作（無論是受薪抑或是非受薪的）是信徒在世所蒙的呼召重要的表達，是整個基督徒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的工作應與蒙召的恩相稱（弗四 1）。

職場召命這個觀點，非常著重識別並跟隨呼召的過程（其實這不就是我們跟隨主的歷程麼？）。大體而言，這個過程包含兩個互動的元素：屬靈辨識 (spiritual discernment) 與積極投入 (active engagement)，兩者缺一不可。³最近二十年，這個進路還得到心理學多個領域（工業及組織心理學、生涯心理學、宗教與靈性心理學、正向心理學和呼召心理學）的研究支持。⁴不久將來，這一整合的模式可望成為信徒裝備或門徒訓練的必要內容。

與此同時，本地亦有信徒以呼召作為核心，建構出「工作的四重職事」(the fourfold ministries of work) 這一藍圖以指引信徒如何在職場實踐整全的事奉：稱職能幹、追求卓越 (ministry of competence and excellence)；提升倫理、改造文化 (ministry of

¹ 史蒂文斯 (R. Paul Stevens) 著、顧樂翔譯：《解放平信徒：全民事奉無分聖俗》(Liberating the Laity: Equipping All the Saints for Ministry) (香港：Vocatio Creation，2009)，頁 1-18。

² Richard Bolles, What Color Is Your Parachute? 2015: A Practical Manual for Job-Hunters and Career-Changers (Berkeley, CA: Ten Speed, 2015), pp. 252-274; R. Paul Stevens, The Other Six Days: Vocation, Work, and Ministry in Biblical Perspective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9), pp. 71-105.

³ Bryan Dik and Ryan Duffy, Make Your Job a Calling: How the Psychology of Vocation Can Change Your Life at Work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2012); B. J. Dik, R. D. Duffy, and B. M. Eldridge, "Calling and Vocation in Career Counseling: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Meaningful Work",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0 (2009), 625-632.

⁴ 同上；另參 B. J. Dik and R. D. Duffy, "Calling and Vocation at Work: Definitions and Prospect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7 (2009), 424-450；Bryan Dik, Ryan Duffy, and Andrew Tix, "Religion, Spirituality, and a Sense of Calling in the Workplace", in P. C. Hill and B. J. Dik (ed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Workplace Spirituality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2012), pp. 113-133；R. D. Duffy and B. J. Dik, Research on Calling: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ere Are We Going?",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3 (2013), 428-436。

ethics and change)；關懷心在、建立關係 (ministry of presence and relations)；恩賜管家、盡心服侍 (ministry of stewardship and service)。⁵

不過，職場召命這個進路並非不無弱點。它假設我們有若干空間可以自主地選擇職場工作以反映或實踐本身的呼召，但是我們知道這在香港以至全世界都不一定是常態。我們見到不少人由於教育、資歷、年齡、性別、身體缺陷等種種原因，不能自由地選擇工作，以發展自己事業生涯。然而，即或如此，呼召對於從事基層工作的信徒仍有莫大的意義。澳洲神學家 Simon Holt 以他自己的經歷鍛煉而成的「廚房神學」，便是一個落地兼且有血有肉的「勞動工作神學」(theology of labour work) 的論述。⁶此外，近年心理學領域對工作呼召、⁷工作意義、⁸與工作重塑 (job crafting) 的研究，⁹也在說明經歷和實踐職場呼召，並不受制於職業階層或工作性質。

堂會職場牧養

「裝備基督徒的最佳場所早已存在。它較神學院和週末研討會更先出現，且會比兩者更歷久不衰。在新約時代，除了地方教會以外，就再沒有其他的培育及裝備組織。」¹⁰

經過廿多年的播種和萌芽，本地職場神學運動業已離開草創的階段。在這邁向深化和本色化的階段，不能只靠職場事工機構的搖旗吶喊，或外地神學大師的他山之石。反而，堂會的牧養神學有否更新，事工哲學和方向能否作出變革，更為重要。

我們喜見有少數堂會慢慢出現轉變，她們都有某些的共通點。她們認定人才是教會的核心——他們的發展和培育，比起硬件、組織架構、事工程序和人數增長更為優先。她們相信上帝呼召、引導、培育每一位信徒，叫他們在世上並職場成就祂給各人的召命。而且，她們相信幫助信徒辨識呼召，支援他們跟隨其人生並職場的召命，是堂會其中一項最首要和基本的任務。她們的領袖和牧者，扮演著文化建築師和工程師的角色，蘊釀出可持續的職場牧養文化，讓廣大的「平信徒」有故事可講，裝備後者成為忠心、有智慧有見識的信仰群體。他們也不斷反省職場牧養的實務與神學，冀能建立起「面向職場的教會」。

職場神學建構

⁵ 袁海柏、鄧有信、胡仕揚（講座統籌）：《應用神學講座系列：職場聖徒 CD 光碟》（香港：FES Press，2001）。

⁶ Simon Holt, "The Hospitality of God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Vocatio* 6 (2002); *idem*, "My Father's Hands: Touching God through Daily Work", *Zadok Perspectives* 69 (2000), 22-27.

⁷ J. M. Berg, A. M. Grant, and V. Johnson, "When Callings Are Calling: Crafting Work and Leisure in Pursuit of Unanswered Occupational Callings", *Organization Science* 21 (2009), 973-994; A. Wrzesniewski, C. McCauley, P. Rozin, and B. Schwartz, "Jobs, Careers, and Callings: People's Relations to Their Work",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1 (1997), 21-33.

⁸ B. D. Rosso, K. H. Dekas, and A. Wrzesniewski, "On the Meaning of Work: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Review",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0 (2010), 91-127; M. L. Savickas, "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 D. Brown and R. W. Lent (ed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2nd ed. (Hoboken, NJ: Wiley, 2012), pp. 147-183.

⁹ G. A. Fine, "Justifying Work: Occupational Rhetorics as Resources in Restaurant Kitche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1996), 90-115; A. Wrzesniewski and J. E. Dutton, "Crafting a Job: Revisioning Employees as Active Crafters of Their 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 (2001), 179-201.

¹⁰ 《解放平信徒》，頁 67。

在評述以上五種職場事工模式的同時，本文都嘗試在本地的處境下進行神學反省和建構。「職場神學建構」這個進路，其實跟前述的模式相輔相成——沒有神學反省或受神學批判的職場事工，亦只會是過眼雲煙。下表綜合了這五個進路，並跟 Paul Stevens 的「5M」模式以及楊錫鏘牧師的創造神學框架¹¹作一總括對比。

<----- 職 場 神 學 建 構 ----->

職場神學建構					
	職場佈道	職場倫理	職場靈性	職場召命	堂會職場牧養
Paul Stevens	Mission	Morality	Mysticism	Meaning	Methodology
楊錫鏘	救贖神學	創造神學 (道德秩序)	創造神學 (物質秩序)	創造神學 (功能秩序)	--

另一方面，職場神學運動近廿年在本地教會興起，除了是為回應普遍信徒的需要外，也是對教會「壞鬼神學」的反動，以及對教會傳統文化的更新。職場神學運動沒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發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教會並不具備適合的神學土壤。經過一、兩代知識份子信徒的努力，聖俗二分、聖職主義、聖經主義、教會主義、重新約輕舊約、重救贖輕創造、重佈道輕社會參與、解經泛道理主義化、重教義神學輕聖經神學、要求標準答案等等流弊，至今雖仍未完全剷除，但已消弭不少。當中，筆者認為創造神學的興起最為矚目，並預測它將繼續為職場神學的發展注入資源和動力。

職場或曰此世人間 (this world)，才是終極做神學的地方。已故楊牧谷牧師曾經倡議過設立一個由在職信徒、學者、教牧和神學家所組成的多方平台，以共同反省並討論當下社會包括職場的重要議題。筆者作為「職場神學討論小組」的召集人和其中一位發起人，¹²深感這個建議知易行難，「小組」好不容易才「捱」進到第七個年頭。期盼隨著本地職場神學運動日趨成熟，日後會有更多的職場神學小組出現，共同建構 “a theology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

¹¹ 楊錫鏘：《從創造講職場：知天命、行志業 DVD 光碟》（香港：Vocatio Creation，2009）。

¹² 另外兩位發起人為郭鴻標博士及已故的斗叔（錢北斗）弟兄。

HKPES 的 Calling 與你的 Calling (2017)

鄧有信
HKPES 董事

在去年 3 月的《職報》中，機構董事袁海柏弟兄以「HKPES 職場門訓初探」為題，與大家分享了 HKPES 的四個事工範圍：

Equip (裝備)：意思是透過各種學習和討論（例如職場查經、研討會和閱讀），增進在職信徒對踐行信仰的聖經原則和知識的理解，是整合信仰與工作的基礎。

Enrich (辨識)：辨識就是擴闊對基督信仰和世界的視野、增添理解，明白所處的職場環境和挑戰，從而作出合乎信仰原則的決定和立場。

Empower (授能)：職場現實與信仰要求之間，往往有不少的張力，令在職信徒感到力不能勝。授能的目的，就是承認困難的存在，並且在信徒間進行鼓勵和支援，令信徒繼續以致勝任。

Engage (踐行)：職場門訓的最終目標，就是在職場中，踐行耶穌基督和聖經的教導，並且在人間展現上主的國度。

信徒的一生，本是上主在我們生命陶造的過程，也就是說，上主自我們在母腹之中，就開始陶造我們的生命，而且在我們一生之中繼續不斷訓練我們去更認識祂，行出祂要我們所行的。於是，門訓本身就是一個持續性、無間斷的訓練課程，而內容包含了人生和信仰的各個方面，更因為各人的出身、背景、經歷都不同，所以亦不會有規範性的進度和目標。

從 HKPES 的角度來看，職場門訓的重點並非要在職信徒有一套統一的職場工作方式，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也不是單單給予在職信徒一些「成功例子」，然後叫他們依樣照做，而是協助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中，能夠作出忠於神所召 (Calling)、合乎工作要求，而且配合自己所作所是 (Doing, Being) 的工作決定和踐行方式。而且，隨著工作經驗、信仰體會，以及聖經知識的增加，同一名在職信徒在不同時期面對同一處境，亦會有不同的反省和應對。而這，正是信徒生命成長和陶造的真實寫照。

職場門訓，所為何事？

在今年初，筆者和袁海柏弟兄及同工們再進深討論職場門訓與 HKPES 的未來服事方向，我們把 HKPES 所使用的神學框架和事工範圍作通盤的考慮，再將其重新整合（見附圖），結果令我們更加清晰和確定 HKPES 在未來如何更好服事在職的眾信徒。



Note: swap positions of Enrich and Empower

從附圖可見，信徒踐行基督信仰基於上主的呼召（Calling），此是起點。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裏，「呼召」有「起名」的含義（創 2:19；路 1:13），而在聖經的語境中，給一件東西或一個人起名，就是給與他一個身分。

在以賽亞書和新約，「呼召」更結合了起名、揀選、擁有和委任的觀念，它是上主充滿創意的用字。上主藉呼召，叫人有使命在世上作工。

HKPES 的事工，就是與在職信徒一同按自己的所是（Being），透過在職場所作（Doing），回應上主的所召（Calling）。聖經令我們明白，上主對所有受造之物都有目的，正如使徒保羅指出「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 2:10。

若要在職場中見證信仰，信徒就要回到上主面前，認信被召的身份，了解自己從上主而來的本性，才能對應職場的工作。在現今的職場文化中，工作的意義往往由錢途和前途來衡量，結果是信徒在職場中感到迷惘和無奈，難以活出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職場信徒若不認識自己是被上主所召的，職場見證就不知從何說起。

於是，我們要和在職信徒再次回到上主面前問，工作是為了甚麼？透過不同的事工，HKPES 與在職信徒一同探討工作與召命、尋索與回應，而這也是我們事工的核心，也是 HKPES 四個事工範圍：Equip（裝備）、Enrich（辨識）、Empower（授能）、Engage（踐行）的基礎。

要達致信徒對神的召命，有生命的改變和回應，還須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素，就是 Spirituality（職場靈性）。

服事在職信徒，最重要的並不是要求他們表面上切實遵行各種大大小小的聖經原則，而是協助他們如何憑信回應召命，有屬靈的智慧和辨識能力去面對處境，在職場中踐行信仰，作上主的見證。然而，若沒有美好的靈性在信徒的生命中作支持，這些都是紙上談兵。

基督在世上的時候，曾多次強調信徒要防備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只講外表守律法，卻忽略了律法的真義；又指出信徒要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更說他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廢掉律法。¹

我曾遇見過一位在醫院任職醫護的信徒，他為要定期參加主日崇拜聚會，會千方百計向上司爭取周日不用輪班，結果成了上司和同事眼中的麻煩人，直接影響他和同事間的合作關係，間接令病人未能得到最理想的照顧。那麼，律法式的周日崇拜不缺席又有何見證信仰的意義呢？

因此，HKPES 要在各種事工中，協助在職信徒回歸上主，將生命建立在聖言的根基之上，與上主有美好的結連。若在職信徒要在複雜的職場處境中有足夠的辨識能力，分清事情的優次和價值，回應召命，就必須先常在上主裏面和有美好的靈性。

最近聽到同工提到和楊錫鏘牧師及悠越機構的弟兄們討論職場靈性時，談到一段所羅門王的故事，個人深受感動。當所羅門王接續大衛作以色列王之初，他面對的，是大衛未有處理的宮廷恩怨、將軍擁兵自重、王兄謀反等「黑暗」事情，當他大局初定，上主問他：「你願我賜你甚麼？你可以求。」他的回答竟是：「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所羅門王清楚知道自己的召命不是稱霸，而是治理以色列民，以致他「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以聽訟」，於是上主就應允他所求的，賜他聰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你所沒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榮，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你的。」²

原來，在各種困難之中，我們首先要清楚的，是上主的召命，並非表面的解決方案，這就是靈性（Spirituality）。裝備及支援在職信徒，建立他們的職場靈性，更新工作文化，就是 HKPES 的 Calling，而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培育出信徒在職場更明白和回應上主在各人身上的召命。

¹ 參：太 6:13-20

² 參：王上 3:1-15

當召命成了宗教潮語 (2019)

黃讚雄
前 HKPES 同工

太 1: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20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22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24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25 只是沒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在過去一段日子，HKPES 都不斷強調召命的重要，在不同的聚會中，我們會建議在職信徒在紛亂的職場中，嘗試回應上主所給予的召命。慢慢地，召命成為了一些在職信徒的潮語，有些甚至把實踐召命視為「搵份自己覺得符合自己興趣的工作」，甚至以嗜好為回應召命的起點，於是召命為簡化為個人實踐抱負和理想。從工作角度而言，此說若是真的，則回應召命絕對是個愉快而且難忘又蒙福的過程。然而，我們會問，真是這樣嗎？若真是如此，為何自舊約到新約，回應召命都是挑戰信徒內心最深處的經歷？也許，聖經歷史上最偉大的召命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啟迪。

未婚懷孕的召命？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而在地上首先直接參與其事的關鍵人物，就是約瑟和馬利亞，他們的召命的重要性可說是不言而喻，因為沒有他們，歷史上的基督事件就無從開始。

從人的角度來看，福音故事的開始，是馬利亞從聖靈懷孕，她的未婚夫約瑟被告知不能因此把馬利亞休了。因此，約瑟夫婦的召命十分簡直、直接、清楚：不要問是否合情、合法、合理，也不要問將來如何，總要把耶穌生在約瑟家，並把他養大成人。在這個過程中，約瑟和馬利亞是否有此救世志業；他們如何面對自己的父母親友，猶太群體；甚至他們是否自願等實實在在的問題，完全不在考慮之內。

試想一下馬利亞和約瑟的處境。有一天，作為約瑟未婚妻的她，忽然有名天使告訴她會從聖靈懷孕生出一個名叫耶穌的兒子，而且這個兒子將要延續大衛王朝，直到永遠。¹

¹ 路 1:26-38。

很明顯，對馬利亞來說，這是件無法向約瑟或任何人解釋的懷孕事件。而在得知馬利亞已有身孕後，馬利亞的未婚夫約瑟打算把馬利亞休了，反映此事對他來說是極難接受的，畢竟，所謂從聖靈懷孕實在是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怪事，而且根本難以理解是如何發生的。對他來說，無論馬利亞如何解釋，她腹中的所謂「耶穌」絕對與自己毫無血緣關係，應該立即和馬利亞作個了斷。因此，正如馬太福音所形容，他不願意明明地羞辱馬利亞，沒有立即公開指控她犯了淫亂，只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已可算是個義人。

於是，我們見到天使在約瑟的夢中顯現，告訴他馬利亞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原因是約瑟自己是大衛的子孫（於是耶穌可被視為大衛的子孫），他和馬利亞的「任務」是把耶穌生下來並且養育成人。²至此，這個偉大的任務就正式成為約瑟夫婦一生不能言說的召命。

有福，卻不能言說的召命

對於此召命，路加福音形容馬利亞在婦女中是有福的，而她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³然而，這有福而且偉大的召命對約瑟夫婦的生涯上有何實際影響？

從 being 來看，約瑟的謀生職業是個木匠，⁴並非生意人，處理危機、臨時應變、應付追殺等行動 (doing) 顯然不是他的強項。然而，他和妻子馬利亞的召命卻令他下半生走上一條他從未預備過的路。

首先，是這段婚姻有一個不太體面的開始。細想一下，馬利亞其實是在約瑟還沒有迎娶她前就有了身孕，也就是說，當耶穌在百利恆的馬槽誕生時，他們的親友稍為計算一下，就會知道此事，甚至會以為他們有婚前性行為。這在當時保守的猶太信仰群體中（甚至到了今天的基督信仰群體），並非是件有光彩的事。原來，基督事件的開始，可以是如此令約瑟和馬利亞不堪和難以啓齒的。

然而，約瑟和馬利亞的麻煩才剛剛開始。耶穌還未到兩歲，他們夫婦二人就要帶著耶穌緊急連夜逃難往埃及，避開政治追殺，⁵他們在埃及生活了數年後，得知希律已死，在得到天使前後兩次的指示後，才戰戰兢兢地由埃及先遷回以色列地，再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居住。至此，這個偉大而有福的召命，對約瑟和馬利亞來說，真是有點反諷。對耶穌的真正身份，他們不能亦無法解釋，而耶穌本身亦有相當的政治敏感成份，因此，這召命對他們而言，只能夠暗暗的竭力踐行，一切的遭遇、箇中的苦樂唯在放在心中。

原來，約瑟的 being 是大衛的子孫，所以在世上他成為耶穌的父親。他的 doing 是個清貧而低調的木匠，他的家能夠讓耶穌親自經歷作為蟻民的生活困難和無奈。如此，約瑟

² 太 1:16-23。

³ 路 1:39-45。

⁴ 太 12:55-56。

⁵ 太 2:1-18。

的召命才能配合耶穌的召命。而召命本身，其實與約瑟和馬利亞的興趣和理想根本毫無關係。

忠於召命的張力

…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謗的話柄，叫許多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路 2:34-36

當約瑟夫婦帶著小孩耶穌到耶路撒冷的聖殿要把耶穌奉獻給主時，發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一個名叫西面的人受聖靈感動，給他們祝福，並抱著耶穌說了上述一番話，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後的一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原來，對馬利亞來說，這召命既是蒙福，也是遭難。試想一下，馬利亞自懷孕開始，首先就要接受一件自己從未想過、無法解釋，卻又絕不光彩的處境。接著，面對未婚約瑟的懷疑，她只能接受「暗暗被休」的可能。之後，在馬糟產子、連夜逃亡埃及、耶穌 12 歲走失，33 年後，要眼看著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原來，自己的心真的要被刀刺透。也許，她也未想過她的召命是這樣的一回事。從人的角度而言，苦是滿了，樂卻不知從何說起。

對此召命，馬利亞曾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⁶雖然如此，她對於當中很多無法理解的事，仍然只好選擇藏在心裡。⁷

再看看約瑟。細看四卷福音書，約瑟並沒有留下隻字片言，基督事件對他來說，似乎只能用沉默和被動來回應。對於耶穌，約瑟並沒有甚麼具體的安排或打算，也沒有和馬利亞商量甚麼，唯一在聖經記載的，是每當天使在夢中向他顯現，發出指示後，⁸他總是立即行動，而且，和舊約的人物不同，約瑟從不向天使提出問題。

召命對約瑟來說，原來是無言的承擔和順服。

回到今天的職場，當「召命」愈來愈成為宗教普及用語，人們以為能夠踐行召命就是可以享受工作時，我們不要忘記召命本身是創造主按自己旨意給人的禮物，並不在乎我們的興趣或人生大志，我們能做的，是在祂面前安靜領受，而非誇誇其談。而這，正是約瑟和馬利亞的見證所呈現的。

⁶ 路 1:49-55。

⁷ 路 2:19；2:51。

⁸ 太 1:20-24；太 2:12-14；太 2:19-23。

讀出召命 (2019)

何守謙
前 HKPES 董事

《召命——以生命回應神的召喚》是楊錫鏘牧師（楊醫）的神學著作之一，在 2017 年由福音證主協會出版，內容是按照他從 20 年前開始為中國神學研究院和基督徒畢業生團契合辦的基督教研究文憑課程其中的一個必修科，「門徒召命與生活」的授課內容編寫而成，全書共 362 頁。

「上帝向人發出呼召，人以生命來回應，這就是召命。」楊醫對召命的定義，我認為是最直接，最貼切的描述。召命是基督徒生命最基本、最核心的課題。著作的目的並非為學員提供有關召命的材料，又或如何尋找個人召命的方法，乃是回歸聖言，鼓勵學員重新檢視生命，然後對信仰作深入的反省，目的是幫助學員認定上主賜給他們的獨特召命，重整生命，活出豐盛的門徒生活。我在 1999 年於中神修讀這科，至今已經 20 年，楊醫授課的內容仍然言猶在耳，深深影響了我的生命，包括在職場的侍奉，很多修讀這科的同學都有同感。之後有機會在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HKPES）和他一起服侍職場的弟兄姊妹，跟他學習創造神學，主辦生活營，領職場查經，獲益良多。

召命來自神的創造。創世記 1 章 1 節至 2 章 3 節是創造的第一段記載，說明神的主權和人的責任，縱然後來當罪惡進入世界，人受罪惡所轄制，然而神交託人的責任仍未改變，每個受造的仍然有獨特的呼召，祂的心意是希望我們忠於祂設計的心意。祂看是好的，便是好的，一切由祂作主。創世記 2 章 4 節至 25 節是創造的第二段記載，說明神並不是完成創造便算，祂還賜福，給能力我們完成託付，祂對我們定的心意，必定親自成全。書中第 2 至 4 章，引用以掃、雅各如何辨識上帝給的名字和召命的關係，從使徒約翰的描述，主耶穌如何認識祂的羊，如何揀選門徒，又用摩西和大衛蒙召的經歷，如何認出上帝的計劃。

人的自我中心是最大的障礙。第 5 至 8 章引用舊約和新約各人物的生活故事，提醒讀者慎防假我，如何扭曲我們生命的方向，製造出一個虛妄的假象，而非神所設計的生命。第 9 至 15 章分析各種外來的攬擾，影響著我們回應上帝的呼喚，面對著職場的壓力、別人的期望、人生的際遇、生活的忙亂、宗教的規條等，信徒如何找到出路。

基督的一生是我們的學習榜樣。全書以第 16-17 章為總結，從四福音書記載主耶穌的生命，道成了肉身，住在世人當中，如何順服、跟從、捨己、完全擺上，成為信徒的榜樣，勸勉我們珍惜作為神的兒女這親密關係，恆常聆聽天上的聲音，明白神的計劃，知道自己的名字，活出真我，以整個生命來回應神的召喚。

感謝上主，在改教運動 500 周年（1517—2017）藉著楊醫賜給華人教會信徒這份寶貴的禮物，裝備信徒來回應上主今天的呼召。我十分鼓勵用這書作為個人的學習，反省信仰，檢視和重整生命，也鼓勵信仰群體，包括職場小組、團契，作為查經材料，一起尋求和回應上主的召喚。

甚麼是不能分割的「日常與靈性兼修生活（Mixed Life）」（2019）

林保照
HKPES 同工

日常與靈性生活的割裂

傳統以為主耶穌透過馬大和馬利亞的故事（路加福音十 38:42）教導我們要重視「靈性生活（Contemplative Life）」，要能夠靜下來聆聽主才是選上那上好的福份，不要只顧在「日常生活（Active Life）」之中忙亂困擾。受到這種傳統的理解所影響，從早期教父時代至到中世紀，靈性生活都比日常生活受重視，在那時的社會，日常生活只是一種維持生計，滿足物質需要的方式，而靈性生活則帶來超越、與上帝連結的機會。這種傳統的理解仍然深遠地影響著今天的信徒，使我們把「靈性生活」與「日常生活」分割了。

我們若把基督信仰與日常生活分割，兩者變得聖俗二分，便不能活出上主給我們整全的召命。HKPES 現倡議過一種「日常與靈性兼修」的生活方式。「兼修生活（Mixed Life）」在基督信仰靈修傳統中是指同時兼顧及修持日常生活（Active Life）和靈性生活（Contemplative Life），有豐富的意義及源遠流長的歷史。從 4 世紀初期教父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早已教導日常生活和靈性生活是不能分割的，彼此是相輔相成的，到 14 世紀的靈修大師希爾頓（Walter Hilton）在《靈程進階》，及至近代的神學家傅士德（Richard Foster）在《屬靈傳統禮讚》、史蒂文斯（Paul Stevens）在《上帝的企管學》，及巴默爾（Paker J. Palmer）在《行動靈修學》中，都說明這兩種生活表面上看似是不相容及自相矛盾（Paradoxical），但也強調這兩種生活之間雖然有張力，其實是既相反卻相合的，無論是聖職人員、修士、信徒也須同時在聖靈的帶領下兼修，在日常生活中有不斷的靈性修持，在靈性生活中也有行動來回應上主的呼召，以基督的愛關懷他人及群體的需要，展現出上主按祂形象創造我們的靈性，才可以整全地（Wholly）活出上主給我們的召命，也就是活出上主想要我們活出來的真正、實在、豐盛、榮神益人的生命，在生活中展現上主「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國度。

靈性修持不只發生在修院、教會生活、退修營或早上短短的 30 分鐘靈修時間，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可修，處處可持，在靜思禱告中行事為人，也在行事為人中向上主禱告，常常省察上主的同在及帶領，把信仰的內涵在現實場境中呈現出來。這樣，信徒的生命才能得以更新轉化，內在的自我與上主聯合，彰顯出上主形象的榮美，活出基督的樣式，不至於被世界的洪流沖昏頭腦而失去基督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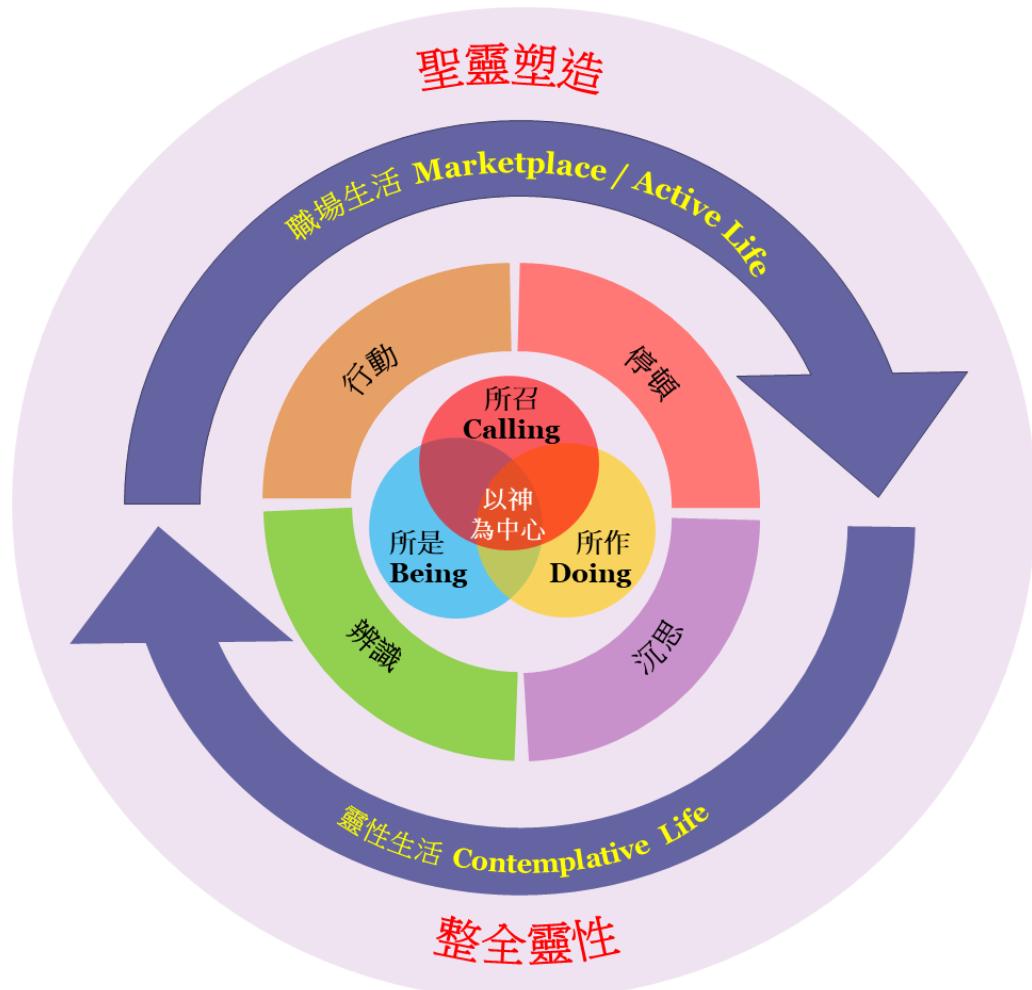
實踐框架的三個層次



為了幫助在職信徒更好實踐「日常與靈性兼修生活（Mixed Life）」，HKPES 在參考了眾多神學家及實踐者的經驗，構建了一個簡要、容易反思及實踐的框架。這個「日常與靈性兼修生活（Mixed Life）」實踐框架分三個層次，在框架中心的是第一層是認知層面，核心是 CBD 的概念，即上主對我們的所召（Calling）、所是（Being）、所作（Doing），此乃是整個框架的基礎，是建基於聖經的召命觀、創造觀、救贖觀及國度觀，幫助信徒將生命建立在聖經的根基之上，以神為中心去尋索、回應、呈現所召、所是、所作，按上主的形象活出整全召命及獨特的我。用修練中國武動作比喻，修練的第一步，首先要學好一些心法。



然後第二層是意向層面，「止息得力」循環，包括四個不斷循環的步驟：停頓、靜思、辨識、行動。第一步停頓是懂得適時止息，停一停，不要太多、太忙、太亂、以免作錯決定；第二步靜思是指收斂心神，放鬆自己，在安靜中深思，禱告親近上主，省察上主的同在，反省自己的罪性、不足，審視事情的虛假與真實，看透假象及假我；第三步辨識是在禱告中從上主的角度去分清事情的優先次序，辨明被掩蔽之真相；第四步行動是在看透假象及假我、辨明真相之後，在現實處境中作出合乎上主心意的行動及抉擇。這四個不斷循環的步驟能讓信徒在繁忙的職場生活中隨時與上主結連，修持靈性，像是修練中國武功的第二步，明白了心法之後，便要熟練套拳。



最外的第三層是行動層面，是在現實的職場、家庭、教會、社會處境中，於這兩種表面上看似是自相矛盾的生活之間的張力上，並在聖靈帶領下實踐兼修，在日常生活中不斷修持，也在靈性生活中以行動來回應上主的呼召，達至日常生活靈性化，靈性生活日常化的整合境界，常常省察上主的同在，並與上主連結，整全地、全人投入地活出上主給我們的所召、所是、所作，展現出榮神益人的生命，就像修練中國武功的第三步，真正落場對打比賽，隨機應變，靈活應用心法及套拳。

範式轉移

HKPES 的召命及異象是裝備及支援在職信徒，建立他們的職場靈性，在職場處境中踐行基督信仰，更新工作文化，回應時代的挑戰。回顧 HKPES 在 1991 年剛創立時以探討職場倫理為起步點，到了 2000 年間拓展至信仰與職場整合的運動，2010 與中國神學研究院的楊錫鏘牧師合作，從創造神學角度建構出「CBD 職場召命」的神學框架，到現在極之紛亂不安的時代，我們認為是合適的時候又要進行一次職場文化及思想上的大顛覆，推動另一次的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HKPES 現今倡議這個「日常與靈性兼修生活 (Mixed Life)」實踐框架，以聖經為根基，有深厚的基督信仰靈修傳統及經過多角度的神學反思，但並不是硬要在職信徒有一套統一的職場工作方式，不是一本通書看到老，也不是單單給予在職信徒一些成功的反思例子，然後叫他們盲目仿效，而是透過這個實踐框架，培育在職信徒的生活靈性，邀請他們在繁亂的日常生活中調較生活節奏，重點是在不同的生活境況下不斷修持靈性，時刻省察上主的同在，願意順服聖靈的引導，被聖靈塑造，看透假象及假我，辨明真相，與主有美好的連結，常常保持一種神臨在的意識，好叫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現及能夠作出忠於上主所召 (Calling) 、配合自己所是 (Being) 及合乎上主心意的踐行 (Doing)。

一個人與全世界競爭？(2021)

譚秀嫻
自由工作者

2021 年之始，看到一篇關於社會節奏加速的文章，不是一般的加速，從歷史角度看是斷崖式的加速。2020 年我們經歷了歷史性的疫症、歷史性的社會運動、歷史性的選舉（美國）、歷史性的美股新高、歷史性的科技突破（AlphaFold / GPT-3 / Quantum Supremacy… 我壓根兒不知道是甚麼）。你感覺變得很快？據推算，在 20 年後，只需三個月就經歷了我們現時一年的轉變。

作者不是甚麼偉大的人，他只不過花了超過 100 小時，閱讀 10 大相關書籍後寫出來的一篇文章。他說，現在人們不單只要看書本摘要，甚至已有網站推出了摘要的摘要。

時代步伐加速的挑戰，是越來越多人感受到的事情。回頭看，智能手機才剛剛出現 14 年而已。

科技創新帶來了方便，同時也提高了競爭。競爭可體現在三個層面：

與人競爭：科技越方便，人反而要花越多時間工作。

與機器競爭：企業競相利用 AI、機械人，降低成本。

與世界競爭：電子化打破了空間的界限，不單只要面對本地的競爭，更要面對世界性的競爭。

現在做「老闆」的門檻低，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展開自己的生意，但同時要面對激烈競爭，即使賣一件衣服、做一個自由人，也要面對全世界的競爭。

社會轉變不斷加速，競爭越來越劇烈，人身處當中，壓力非同小可。今天賴以為生的知識、技能、工具，可以迅速變得一文不值；傳統和經驗不再被珍視，反可能成為負擔；即使是大企業，也可能因為一項科技的誕生而倒下，企管人員也要活在恐懼中。

大家越來越想要平靜、安穩的生活，卻發現越來越難找得到。HKPES 「自由人匯習」(FAC) 講的「安身立命」，似乎是越來越奢侈的必需品。

「安身立命」的核心是召命。但召命不像考試派卷那樣，一望而知。未能清晰說出自己召命的基督徒，不在少數。我在 HKPES 學習過召命這課題，也看了好幾本關於召命的書，自問是個會自省的人，仍然說不出來。記得楊醫說過的一句話：「有時候是不知道的，待過了之後，回頭看才知道，原來這就是自己的召命了。」是不是沒有看清自己的召命，就不能「安身立命」？

根據 HKPES 的模型，核心（召命）的外圍，是「所是」和「所作」。按自己的所是（Being），透過在職場所作（Doing），回應上主的所召（Calling）。

我個人的 adaptation 是這樣的：calling 瞉眇曠曠，仍然可以 being 和 doing；calling 的基礎是信仰，所以 being 和 doing 必須符合信仰；基督信仰講求信心，我不信上主會在召命上漏了我的一份兒，也相信總有上主所賜的立足之地。

翻看筆記，三年多前 Sonia 在 FAC 的教導：安息，就是屬於上主的安息。身體要休息；心（情緒、思考）也要休息，把意念從未來、從過去，轉回來，專注於此時此地，讓心休息；於是靈就可以聚焦上主，得到安息。

是的，專注此時此地，毋須為過去懊惱、毋須為未來擔憂，只專心做好當下的事情，就可以減少焦慮。

近年大行其道的正念（Mindfulness）、冥想，就是幫助人專注此時此地。我們作為基督徒，豈止於此，我們還有一種優勢，就是有信心和盼望，知道可以仰賴上主的應許，謙卑而積極地回應社會的挑戰。

沒有畢士大池的香港…點算？！(2021)

高詮邦
前 HKPES 同工

約翰福音五章記述一個病了 38 年的人，因沒有人幫助而一直未能受惠於畢士大池的「水到病除」式醫治！固中原由其實很難想像，是其他人的冷漠？還是那人因其它原因被厭棄？或許，人們見這人竟然 38 年來都被搶先，不禁質疑這人的意願及決心，甚至耶穌也要問這人：「你喺咪想好番㗎?!」(純粹猜測的意譯，不喜勿插！) 這個想法對香港人來說應該不會陌生，所謂的「獅子山精神」其實就只是物競天擇，你比人慢就是你的問題、你窮忙就是你小時不讀書、你住劏房就是你只顧去日本…！

這人得痊癒的經過絕對是神蹟，甚至根本沒有什麼醫治的過程。現今信徒很喜歡強調這人「相信」耶穌，所以得痊癒；但耶穌卻似乎不是這樣看，反之是提醒他「不要再犯罪」！故事的氣氛至此其實已經轉變了，從一個理應歡天喜地的醫治神蹟，硬生生地被帶進了殺氣凝重的指控及撕裂！猶太人指控耶穌竟然不合(律)法：在安息日叫人「起來、拿起及走」！香港人現在也應該不難明白，一些根本平常不過的事情或選擇可以被理解為「破壞的行為」；更甚的會被認定背後一定有不合法(律)的動機！

另一個罪名在於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這罪名的深層次矛盾是耶穌的說法不同於猶太人行禮如儀式尊稱上主為天父，而是強調自己是與上主是同等層次的父子關係！使一個病了 38 年的人痊癒，只因這事發生在安息日，再加上耶穌強調做這事源於「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這個宣稱表面上是褻瀆上主；在凡事都有可能被冠以「危害甚麼安全」、「破壞甚麼感情」的香港，我們也不難明白燃起猶太人殺機的，是因為感到自己的宗教甚至政治地位，被這個帶來真正改變的「人」動搖，甚至取代！然而，約翰福音作者往往藉此帶出耶穌基督的神學教導！

約五 19：於是耶穌回答，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首先，耶穌指出他所做的都是看到天父所做才照樣做！這個道理對當時猶太人，甚至現今信徒來說理應都絕無異議，問題卻在於大部分人其實只是講就天下無敵，做出來卻總有別的考慮，正如猶太人竟然以為守安息日相比使人得醫治為重要。現今在職信徒要考慮的不單是否做對的事，甚至要考慮是否講「啱聽」的話；上班時間自然要對公司負責甚至忠誠，閒餘時候所講所做都可能會被算帳！凡事要做到面面俱圓的或許真的不易，勉強自己去認同公司或上司的一切更是扭曲至極；能夠在自己的工作範疇或專業上“Walk the Talk”，相信已經是耶穌這教導的起點了！

約五 20：父愛子，將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給他看，使你們驚訝。

當時猶太人的另一個問題是默守成規，人們都是流於表面的敬虔，極端情況是相互「篤灰」，只著重政治是否正確，卻失落人性的省察！耶穌指出天父要祂看得更遠，焦點在於更大的事：讓一個被病患囚禁了 38 年的人重獲自由，這事豈能被「守安息日」這個常規所否定！香港雖然被認為是現代化社會，可是其職場文化仍然停留在規行距步，從上而下的管理，在政府、公營機構及傳統大企業等等都仍然固守不變！身為基督徒的更往往被寄予「聽教聽話、和諧穩定」的期望。不難想像在職信徒會處處自我設限，甚至活得像昔日猶太人般默守成規！耶穌所指更大的事，“Have Vision” 或許不單是指要成就甚麼福音廣傳等大事，而是對人性的重視、弱勢的需要，甚至是人能否活出良心的驅使，站在真理及真相的一邊！

約五 21：父怎樣叫死人復活，賜他們生命，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願賜人生命。

天父是創造的上主，賜予也掌管人的生命，猶太人當然篤信不疑！耶穌竟然「妄言」自己也是隨自己意願賜人生命，對猶太人而言就等如渺小的島民竟然說「小島的命運可以隨人民意願自決」一樣難聽！諷刺的是，耶穌正好示範祂在被認定為自古以來都要遵守的安息日，賜予一個 38 年病患之人生命的新一頁！耶穌自主地活出神兒子的生命，相比猶太人流於字面上遵從摩西的誡命，堅離地式的執行律法，不難想像人們都會被耶穌「隨自己意願賜人生命」的身教感動以至真心跟隨！信徒在工作上的追求，跟非信徒的主要分別理應是在工作中活出上主的召命，而不是只顧經營及保護自己的收成期！既然耶穌也要面對被誤解及惡意的挑戰，信徒也許都要事不避難，為的卻不單是建立自己的成就，卻是要 Live Lively 地生命影響生命！

約五 22：父不審判任何人，而是把審判的事全交給子

耶穌接著提出天父把審判的事全交給他，毫無疑問地觸碰猶太宗教領袖的紅線，更甚的是顯然會被解讀為危害猶太人之間的政治穩定，甚至地區安全！香港的信徒一向視政治中立為金科玉律，理所當然不會以為耶穌教導信徒去觸碰甚麼政治紅線。在職信徒更加認定自己從不會參與辦公室政治，就是有也是被動的！然而，耶穌面對猶太人的指控時，竟然毫不避諱地指出：連天父也不審判，惟祂才是審判的一位！或許，信徒當真不會也不懂做甚麼審判，然而，面對職場上的光怪陸離，爾虞我詐，以至在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是非癲倒…信徒，甚至簡單地作為有良知的人，確實是應該要作出判斷 “To Discern” 甚麼是對錯、甚麼是行公義而非製造麻煩、甚麼時候要施予而非得益！

約五 23：為要使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雖然耶穌三番四次施行神蹟醫治，其教導也得到一些猶太拉比的推崇甚至虛心請教；更多的卻是猶太宗教領袖批評耶穌離經背道，一般群眾也被鼓動而視他為麻煩製造者！耶

耶穌在此強調別人尊敬祂其實是源於尊敬天父，反之亦然！近年香港不少行業的精英或豐富經驗的人都被批評製造矛盾或是沒有促進和諧穩定，當中有些被針對整治、被退休！或許不再是教授、企業 CEO、機師、社工或醫護等等，他們卻仍然得到不少人的尊敬，原因是他們都沒有為五斗米折腰，更加沒有忽然變面，堅持講人話做良心事！在職信徒於工作上遇到與信仰相違背的事情，若是主動提出相反意見，甚或進取地作出改變，相信也會如耶穌般被指控被否定！其實，若是因本著信仰而堅守原則，甚或因而被視為破壞者，信徒也可以 “Be Proud as” 天父兒女，因為別人的尊敬其實也是源於信仰的源頭，反之亦然！

約翰福音作者筆下的畢士大池醫治神蹟，在現今香港的困境之下，重點固然不在於有無外在力量幫我們及時落入畢士大池，同樣也不在於耶穌一句普通至極的說話就會「藥到病除」！在短短五節經文中，香港人的處境其實跟耶穌一樣，活在只講不做的虛偽中，所以要 Walk The Talk；活在默守成規的「堅離地」城中，所以要 Have Vision；活在只求和諧穩定的收成期中，所以要 Live Lively；活在不公不義、是非顛倒的惡夢中，所以要 To Discern；活在被整治被否定的劣勢中，所以要 Be Proud as 上主的兒女！

道在山間：天父的微聲 (2021)

司徒永富
HKPES 董事會主席

行山的益處有許多，對基督徒而言，更可以是一場靈修之旅，進到心靈深處，傾聽「天父的微聲」！對我來說，即使工作多忙碌，仍會結伴同行，有時是同事、有時是好友、有時是主內同道、有時更是朋友的朋友。透過一些簡單的操練，有如在山林間一起共修，領悟上主透過大自然向我們說話，享受與主相遇的時刻。

正如提摩太前書四章 8 節：「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操練與敬虔是能夠結合的。當生活面對重重壓力、憂慮與恐懼時，我會適時主動從環境中退下來，回到上帝的創造中。行山成了我的紓壓方式。尤其每次行完山後出一身汗，確實感覺舒暢，更有煥然一新的效果。也曾經歷過汗水與淚水交融的特別感覺。

有了這份自我感覺良好的經歷，幾年前我開始向周邊好友分享自己的一人事工——「道在山間」。幾年下來，聚集了不同年齡層的登山族群。我們定期走出平日生活圈，在山嶺間觀看神的創造，呼吸大自然的氣息，一起在山間靈修，朝向安憩心靈之路！

猶記得自 2019 年下半年起，社會開始瀰漫著沉重又哀傷的氣氛；後來又因疫情產生焦慮感，自己管理的公司也面臨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內心感到相當不平靜，種種糾結、苦毒、徬徨不期然湧現……，然而心中這些深層的情緒，不容易開口與人分享，於是一如往常選擇走進山裡，尋找對話的窗口。過去將近兩年，也是人生退到山間次數最多的一段時間，也意外地滋養了不少真摯的友誼。

記得有一趟，來到陡斜的馬鞍山——一座如陀螺，要不斷環繞向上才能征服的山頭。這座山迂迴曲折，不斷有轉彎處，走了一段路，勉強才能隱約看見前方道路。當爬得越高，霧也越大；那個被雲霧遮住的畫面，至今記憶猶新。因為這個瞬間，為我帶來莫大的安慰。在我腦海悠然浮現出一節經文：「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篇四十六篇 10 節）這刻我突然領悟到，生命中總會面對許多艱難、無力、絕望的時刻，人也會對前方的道路感到迷茫，就如自己曾不斷求問神：「為甚麼會這樣？我可以做甚麼？接下來該如何？」然而，我卻清楚地透過眼前的景象聽到「天父的微聲」：「你不需要做甚麼，眼前的困境你無力改變，你也背負不來！....你不需要做甚麼....」

不諱言，在工作的每時每刻都會面臨困難與挑戰，我從不間斷地扮演著「解決師」的角色；每天有接踵而來的問題，等著我發號司令和處理。這些縈繞在心裡的憂悶，更沒有一本教科書，能教我如何處理。不過神的道透過山林注入我心，我已習慣定期退到山間傾聽那「微聲」，然後重新得力。

上帝是萬有之間的掌權者，當學會從問題中抽身，時刻培養自己的察覺能力，邀請上主臨在；繼而再凝視問題，心靈會變得更加遼闊，問題縱然仍然存在，但內在的自己卻是強壯和穩妥的！

「上好的福分」——令人迷惘的選擇 (2022)

葉沛森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系統神學客座助理教授

耶穌造訪馬大、馬利亞和拉撒路的家，兩姊妹選擇了不同方式接待耶穌。早在三世紀教父俄利根的年代，已經有意見認為她們的選擇，正好代表人建立信仰生活的兩種取態：馬大代表行動式的靈性 (active life)；馬利亞代表默觀式的靈性 (contemplative life)。前者看重服侍、接待、工作與勤勞；後者放下俗務，專心致志於探求與神更深的契合。這類比雖然從來不是這段經文唯一的解釋，但回看過去，它確實深入教會和信徒的意識之中。而且因為耶穌的說話更多肯定馬利亞的選擇，因此兩個選項的權重一開始便有明顯差異。然而，實踐上無論是教會或是個人，持續避開馬大的崗位似乎不是太可能。於是「上好的福分」每每令人感到迷惘，它是個叫人羨慕的選擇，但又不可能全盤實現。

後來奧古斯汀認為馬大和馬利亞都值得嘉許，因為兩種方式原是彼此補足。十一世紀熙篤修會 (Cistercians) 成立，秉持愛德工作與默觀禱告生活雙軌並行。十三世紀的托鉢修會如方濟會和道明會，他們組織之內都不難看出有人承擔著馬大式的崗位；而另外一部份的人可以在馬利亞式的路徑上前進。除此之外，歷史中也曾有人另辟蹊徑，提出靈性初階的信徒選擇馬利亞的路，到了成熟以後便可以承擔有如馬大的崗位。

把馬大和馬利亞的選擇視作可以普遍應用的模型，大概就是上面提及那種困惑的原因。馬大和馬利亞都只是在個別的處境中作出具體而特定 (particular) 的選擇。這些選項獲得的評價高低，並不可以抽離於那一天發生的事情。若是把它們從處境中提取出來成為具普遍性的模型，它們如何適用於每一個新的處境中，倒是不容易說得清楚。

回到事發現場，在馬大和馬利亞家裏的對話，跟耶穌對食物的態度關係密切。事實上，從福音書的敍事中讀者清楚看見，耶穌關心人飲食的需要，例子可謂俯拾皆是：他使睚魯女兒復活之後，立時吩咐人給她東西吃 (可 5:43)。他見跟隨他到野地的群眾晚飯沒有著落，便吩咐門徒：「你們給他們吃吧！」 (太 14:16)。當他從死裏復活，在海邊向門徒顯現，也不忘為他們預備飲食。復活主說：「你們來吃早飯」，然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 (約 21:12-13)。然而，有時候他似乎對飲食不十分在意。他教導門徒「不要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掛心」 (路 12:29)。耶穌從死裏復活的頭一個下午，陪伴兩個門徒行路往以馬忤斯，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日頭已經平西，耶穌像是還要往前行，沒有歇腳用晚飯的意思，卻被他們強留了 (路 24:28-29)。

上面這些事例說明耶穌一方面重視人日常飲食的需要，也使用食物去達成上帝的工作，例如以馬忤斯那頓飯食成了兩門徒重拾信心的關鍵。但同時耶穌教導人要辨別處境中不同事情的優次。耶穌的想法幫助我們看清馬利亞選擇「上好的福分」背後的張力。在沒有自來水、電力和燃氣等現代生活條件的一世紀，馬大的申訴事實上是十分合理，何況

「款客」(hospitality) 是當時文化中重要的美德，也是家主面子尊榮之所繫。耶穌加上門徒一大幫男人的飯食，並非一人之力可以輕鬆應付。對於馬大的要求耶穌回應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 10:41-42)。耶穌說話之間的意思可能是：「我不介意今天有沒有吃的，若我不吃一餐，我的學生跟著我一樣就是了。我到你的家來，能夠與你、馬利亞和拉撒路深入談話，在我看來比獲得你的款待更重要。你身為持家者的尊榮，不會因為端不出飯食而蒙受虧損。相反，在這短暫的相聚中你和家人能夠多聆聽上主的道更為可貴。」

耶穌與這家人短暫相聚一天，怎樣運用時間才是明智？在具體的處境中馬大和馬利亞都作了二選其一的選擇，耶穌稱許馬利亞的選擇。但我們顯然不必將這非此即彼的選擇普遍地，或者劃一地加諸其他處境上。不然「五餅二魚」的神蹟便不應該發生，因為既然是上好的福份，野地的群眾理應選擇空著肚子徹夜聽道，但這顯然不是耶穌的心意。群眾中若大半都不作明智的決定，反倒離開那裏往到附近找吃的，那吃飽數千人的神蹟也不會成為事實。

不把聖經人物視作可普遍化的模型，但我們仍然可以藉他們的經歷照亮當下的生活處境。畫家委拉斯蓋茲 (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 1599-1660)，透過作品 *Christ in the House of Martha and Mary*，把 17 世紀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與馬大和馬利亞的事與並置連結，探討它們的意義交匯。畫面前景左方兩位女性是主角，年輕的那位正在用黃銅研鉢搗碎食材，大概就是桌子上的蒜頭和紅辣椒。桌面上還有魚、蛋與一個可能是盛橄欖油的瓶子。有人認為簡單的食材可能暗示正值「預苦期」(Lent)，由於當時的教會規定齋期不能進食禽畜的肉和奶類製品，所以民眾會多吃魚。然而這推測未必完全可靠，因為雞蛋也屬齋期禁戒之列，但卻出現在畫中。



畫中年輕女子顯然十分不悅，在這幽暗侷促的廚房角落工作，她表情流露委屈。持着碾杆的右手早已通紅，反映她使勁地工作已好一段時間，她希望得脫離目前重複乏味的差事。她身後那位年長女士正對她指點，用意到底是講述過來人經驗，是安慰鼓勵，抑或批評責備，讀者只能憑想像去填充她們的對話。

畫面右上角是《路加福音》十章 39-42 節的情境，畫家演繹耶穌坐在扶手椅上回答馬大，而馬利亞則坐在地上。這畫中畫設計令觀畫者自然地聯繫馬利亞「上好的福分」與廚房二人的處境，但這互相呼應的關係，具體而言是甚麼意思卻仍十分含糊。或許我們先問問，耶穌，馬大和馬利亞所佔的小方格到底是掛在牆上的一幅畫，抑或是一面鏡，讀者



看見的是鏡像，又或者那方格的而且確是廚房與客廳之間的通口 (hatch)？評論這畫的學者為這三個可能性提出紛紜的論據，但若姑且接受「通口」之說，則意味廚房二人對話之際，她們同時聽見馬大的埋怨和耶穌的反詰。繪畫作品雖然沒有聲音，但畫家卻能夠把四個角色的說話交疊於同一時空，並且為觀畫者的詮釋能力帶來巨大的挑戰。

那位年輕女子是否聽見馬利亞專心追求屬靈事物，反觀自己俗務纏身，因而感覺委屈？所謂她擺脫不來的俗務到底是甚麼？是奴隸的身份注定她餘生都只有被奴役，看不見將來？抑或她是盲婚啞嫁制度的犧牲品，在丈夫管轄和婆婆的監視下只有生育和不斷重複的家務？又或她是否希望能接受教育，但除了發願守獨身進入修道院外，並沒有其他途徑，因而感窘迫委屈？她身邊年長女性的人生經驗如何？正為她印證福音書中耶穌說話的真實，抑或是在勸她接受現實，不要有過份的想法？

畫家沒有為上面連串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卻邀請讀者自己求索。他的作品將 17 世紀西班牙一般婦女在生活中面對的限制，與馬大和馬利亞的事並置 (juxtapose)，探問當時女性如何能得到耶穌談及的「上好的福分」。這並非犬儒地質疑這「福分」虛無飄渺，甚至嘲笑它是否真正存在，而是切實地面對文化脈絡中妨礙女性自主邁步的禮教與規範。與此同時，作品也挑戰個人是否願意為「上好的福分」掙扎，為突破而付出代價。

委拉斯蓋茲另一幅同期作品 *Kitchen Maid with the Supper at Emmaus*，無論色調、構圖與主題都與 *Christ in the House of Martha and Mary* 彼此呼應。這次的事件是兩門徒強留耶穌在以馬忤斯村子用晚膳，畫面同樣是廚房一角，人物是一位年輕的黑人女僕役。畫家再次運用畫中畫的設計，廚房牆壁上明顯有一扇「通口」，通過它看見也聽見隔壁發生的一切，復活主偕兩門徒正在擘餅與對話。那僕役背貼近牆壁，側耳聆聽隔壁傳來的聲音，她的視線落在陶瓷壺上，或許其上光滑的釉面正為她反射復活主的模樣，她雖然未得正視這位說話有權柄，也帶來希望的主，但她不放過偷偷從倒影觀看他的機會。同樣地，畫家將福音好消息與有色人種奴隸階層的生活並置，觸發份外尖銳酸楚 (poignant) 的感受。福音的好處和復活的盼望，是如何能夠在邊緣人身上體現？對於奴隸階層、婦女、貧民和其他 17 世紀西班牙文化主流外浮沉的人，耶穌的福分、復活新生與將來的盼望，是如何得到實現？

【作者保留版權】

圖片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_in_the_House_of_Martha_and_Mary_\(Vel%C3%A1zquez\)](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_in_the_House_of_Martha_and_Mary_(Vel%C3%A1zquez))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Kitchen_Maid

嬰孩耶穌 (2022)

葉沛森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系統神學客座助理教授

(編者註：在耶穌降生的節期，讓我們重溫這篇文章，藉畫作再次體會上帝的護佑和超越性。)

「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太二13)

耶穌降生通常讓人聯想到靜夜、星光和安睡的嬰孩。但不論是馬太或路加福音，主降生的故事皆是以危險，威脅和籠罩心靈的陰影作為結束。西緬的預言，指出這孩子要叫許多人跌倒，又要作毀謗的話柄，並將顯露人心幽暗的意念；而馬利亞的心要如被刀穿透(路二34)。馬太則記述東方的智者繞道逃回波斯，而希律殺戮伯利恆四境男孩的瘋狂行徑亦隨即展開。專橫的政權或政治不穩引發流徙，無辜的人為保命被迫逃離家園，成為難民。同樣的情況今天仍不斷發生：伴隨著阿拉伯之春之後數年的歐洲移民危機，羅興亞人危機，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移民浪潮等，是數之不盡的悲慘故事。

耶穌雖是「拯救者」(路二11)，但遭遇迫逼時的無力卻無異於其他人，祂落難的經歷與嬰孩摩西呼應，同樣在殺嬰的風暴中僅僅逃脫，日後卻成為以色列的拯救者。孩童耶穌逃避大希律，他成年以後對抗另一個希律(Herod Antipas)。路十三章記載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離開這裡去罷，因為希律想要殺你。」祂卻回答：「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前行，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的」。而跟隨耶穌的人在往後的日子與希律的政權(Herod Agrippa I)繼續周旋，「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又去捉拿彼得」(徒十二1-2)，然而「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徒十二24)。對於伯利恆的殺嬰事件，福音書沒有探究「神義論」或回答「上帝為何容許嬰兒被殺戮？」然而聖經並非沉默，聖經記述約瑟和馬利亞，耶穌和後來的門徒，在一個拉闊的時空和更寬廣的視野中，實踐他們從上帝面前領受的吩咐。



Landscape with the rest on the Flight into Egypt (Noon)
Claude Lorrain (1666), 116 cm x 159.6 cm, Hermitage Museum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laude_Lorrain__Landscape_with_the_Rest_on_the_Flight_into_Egypt_-_WGA05010.jpg

歷來有不少以「逃往埃及」(flight into Egypt) 為題的繪畫作品。以洛林 (Claude Lorrain) 的 *Landscape with the rest on the Flight into Egypt* (1666) 為例，耶穌家庭和天使只佔右下方一小角，畫面大部份用來描繪明媚的風景 (雖然沒有半點巴勒斯坦或西奈半島的味道)，彷彿要指出即使在流徙的焦慮中，在無理的迫害甚至死亡面前，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裏頭仍然可以找到秩序，寧謐和美善。遠處近處的橋樑，象徵人正穿越不同境界，是地域上的界限，也是文化和語言上的習慣。適應這些轉變耗費心力，因此人要依靠上帝的供應，天使的出現正說明這點。雖然聖經沒有描寫旅程中有天使顯現，但主的使者在不同階段三次夢中指示約瑟 (太二 13, 19, 22)，大概可以合理地引申為上帝藉天使的供應和保護，在旅程中沒有間斷停歇。值得留意是天使身量高大，翅膀充滿力量，與嬰孩耶穌成強烈對比，在這令人不安的旅程中，天使的強壯表示上主的護佑可靠穩當。

另一位畫家 Bottani (1717-84)，曾分別繪畫「逃往埃及」和「從埃及歸回」 (The Return from Egypt)，兩畫湊成一對，現為英國王室所有 (見下連結)。兩畫中的天使形象分別很大，下埃及的旅程中，大力的天使在前方領路，高張翅膀作保護；相反，在歸

回的路上耶穌已成長了不少，帶著父母手，因為威脅解除三人輕鬆前行，也不需要騎驢子，有兩位赤著身的小天使以花朵鋪滿前頭的路徑。雖然是出於畫師的想像，但也帶來啟發——成了肉身的聖道經歷成長，朝向耶路撒冷和祂的使命，縱然加害者使祂的道途充滿了危險，耶穌對天父的順服讓祂完成救贖的工作。

The Flight into Egypt, Giuseppe Bottani (1763-4)

<https://www.rct.uk/collection/search#/7/collection/403554/the-flight-into-egypt>

The Return from Egypt, Giuseppe Bottani (1763-4)

<https://www.rct.uk/collection/search#/9/collection/403556/the-return-from-egypt>

【作者保留版權】

恩典夠用 (2023 再刊)

楊錫鏘牧師
前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教授兼校牧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

有關病中恩典

由 2019 年發病到如今整整一年，經歷很多關愛，在此分享我的心路歷程。在病中有不少人會唱詩、祈禱，但經文對我則有十分大的幫助，在病床中甚麼也做不了，看不到書看不到聖經，似乎非常被動，但心裡不斷反覆思量經文對我的幫助。想分享三點：

1. 恩典夠用

初發病時，因自己有醫學常識，得悉患上胰臟病，心知「大件事」（很麻煩）。起初說是胰臟炎，但估計患癌的機會很高。當時神賜我一金句，就是哥林多後書 12 章 9 節。雖然大家很熟悉，但我心知是神特別給我的。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一開始神就賜下這應許，我便抓着這應許。反思這節經文，讓我有不少體會。當神說我的恩典夠你用，即表示「好大鑊」（不簡單很嚴重），但神說恩典是夠的。正如保羅所面對的挑戰困難也相當大，然而神說恩典足夠，而我的病也相當複雜，每個治病的階段都有難處，但經歷恩典夠用，包括開始的第一階段難於診斷出病況。

神賜下最好的資源，讓我過渡每一關，但每次的結果是不理想的，每次都需要神的恩典。第二關是做手術，剛好公立醫院有位，一星期內便可進行手術，而不用花費額外金錢在私家醫院。在人看來是十分理想，但由於癌細胞在靜脈旁邊，手術非常複雜，需用上一倍時間——12 個小時才完成，最終手術是成功的。不過癌細胞有擴散的可能，於是進行化療，初階段是辛苦的，但神的恩典又夠我用，並沒有太大的副作用，並且人是精神的。化療期間癌症復發，人看來非常麻煩，神又為我預備電療，最終完成所有治療。神的恩典夠我用，但有「後話」並不出奇，神的恩典並沒有說祂會完全醫好我，但每次恩典夠我用而已，每一關就是這樣渡過。

這些經歷，讓我想到五餅二魚的故事。約翰福音六章與其他福音書所記述的有分別，其中之一是耶穌叫眾人排開坐，約翰加了一個描述：原來那裡的草多。意思是神一早預備了，在當時而言挑戰很大，要餵飽五千人，而我則面臨大病，但當進入處境時，發現神一早預備了所需。

其二是派餅時，耶穌叫門徒容許人任意取吃，雖然每一次都有「大鑊」的東西要面對，但神有豐盛恩典讓我自取。

其三耶穌叫門徒收拾剩下的食物，不要「噏」（不要浪費）。甚麼叫「噏」，回望和記起神的恩典才知道非常豐富，是多於我的需求。這幫助我一步一步經歷，幫助我對恩典多了一層更深刻的體會。

恩典通常被理解為我們「唔掂」（不濟），我們要靠神的能力，這是正確的，每個階段都需求神恩典幫我們渡過，但哥林多後書 12 章 9 節提醒我們不是靠恩典變得強壯，原來軟弱仍在，神沒有取走我們的軟弱，卻從中體會神的大能，若只看到自己的能力都不是最好的，恩典必須靠神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這是恩典第一層面的理解，恩典還有兩個層面的意思。

2. 恩典是白白的

恩典是白白給你的，不是靠自己，例如靠虔誠或自己的力量。恩典告訴我們原本我們是不配得的，所以，保羅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有不少人對我說：你身體不錯，可以捱過重重關口，但這是神的恩典，我不能誇自己的能力。恩典的意思是神肯給你。我想到另一段經文，就是「主若願意」。有個麻瘋病人求主醫治，他對主的力量沒有懷疑，問題在乎主耶穌是不是肯。經文說是耶穌憐憫他，我們要靠神的憐憫，而不只是靠祂的能力做甚麼，因為我們是不配有的，不是應分有的。有些人會問為甚麼事奉主的人會受這樣的苦，彷彿表示我們應該配得神保守，其實我們是不配的，否則我們的祈禱會變成「扭計」，要脅神醫好自己。

3. 主若願意

第三個層面是主若願意。在雅各書第四章講到我們可以計劃，然而若非主願意甚麼也沒有用。恩典的意思是禮物，是給你的（given）。上年年尾無法想像我可以再次出來服侍，這不是一定可以，重要是靠神的憐憫和神的主權，而恩典不單只是「靠」而是要「服」的，是完全的交托，這才是真的信。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祈禱，祈禱本身是很自然的事，好像是呼吸一樣，但祈禱不表示你一定要神成就你心所願的。而祈禱不是講果效而是關乎關係，如果要講果效，那就是操練我們與神的關係，就是不斷依靠和順服，體會全是恩典。恩典不是保障我過渡每一個階段，我要謙卑地交托伏在祂下面。尤其以我為例，胰臟癌應該是很「大鑊」的，在人看來我的預期前景不理想，所以有心理準備我可以隨時死去，醫生都這樣說，最終不是藥物有沒有效，而是神是否讓你不復發。

我們也不需要知道恩典去到甚麼狀況，神只是告訴我們恩典夠用。不是能否醫好，或是會否復發的問題，總之是恩典夠用。讓我看到恩典不單是幫我過渡難關，而是改變我的心態，這是有關於順服。我以往常常教導別人有關這個課題，但現在才真正明白。信靠和順服是同一樣東西不能分割。

我以前幫過很多人，在絕症中不斷祈禱，不斷學習信靠。為人祈禱不是錯的，是自然的，及至病沒好起來，然後才學習接納。整個過程很辛苦，好像神沒有聽祈禱，最後才投降。我今回の體驗是，一開始不斷學習順服，反而可以釋放。我並不是要求神怎樣救我，而是學習先順服。這不容易，但我發覺這樣才沒有重擔，這才是信靠，沒有順服就不是信靠。你不斷祈禱求醫治，可能背後只顯示你還未接受，亦未順服，要有順服才能信靠，沒有順服的信靠是假的信靠，順服是信靠的終極。若果主願意主肯就可以了，我只需交托給他，是終極的安穩。人生就如過山車又上又落，不知下步如何，但為甚麼夠膽玩？因為你知道有工程師計算過。神亦一早計劃，祂喜歡和知道一切安排給你的，我信得過祂，跟着祂，這才是真正的信靠。

順服的生命

今趟的經驗亦給我很多有關於創造方面的反省，救贖神學所談的信望愛是很重要的，但創造神學談的是日光之下的三個秩序，簡言之第一是物質秩序，即每人都有一份福和禍，譬如我在這個年紀患這病就是我的「分」。第二是功能秩序，神做萬物各從其類，有不同的角色、恩賜，神叫我做的東西要忠心做好。第三是道德秩序，神所設計中設定對與錯，要跟隨神的法則。

當中最難明是物質秩序，我是教授傳道書和約伯記，當中提及的虛空和人生的苦難是難於理解和不合理的。今次患病不是教，而是自己真正體驗明白傳道書所講的物質秩序，虛空的虛空，完全不合理的，沒有意義的，不能掌握的這一「分」，但是我覺得這是最值得學習的。道德秩序所講的是，神設下原則，你照行就是了；功能秩序就是按神給你的角色，發揮完成你的召命；物質秩序則沒有可做的事情，你唯有的是順服。

敬畏神是操練我順服。在病榻中其中一個強烈感受是，在公立醫院覆診，需要做很多繁複的檢查，十分之麻煩，並且每個檢查、取藥都要等待很久，可能那些檢查亦沒有甚麼大作用。但其實我就是需要在這看似沒有意義的事情中學習順服物質秩序，順服神。當我如此順服，我便感到不那麼煩擾。

其實，基督徒講順服通常只是限於道德秩序，根據甚麼是對甚麼是錯而遵行。40 年前上帝要我學順服功能秩序，做祂叫我做的事情——放下不做醫生，而做教導聖經。順服功能秩序不是對錯的問題，是回應神順服神的功能秩序，因為做醫生不是錯的。而這個階段是要我順服物質秩序，是最難學的！我一生都是學習順服！很多經文都是回到這一點上，原來就是順服，信耶穌其實是包括順服，唯有順服才明白甚麼叫做信。否則只是利用神，只是叫神服侍你。順服是神要我們一生做祂想要我們做的事，以前我都是這樣教人，但現在我才深刻體會。

最後的體會是神並不想我們做很多事情，生命才是重要。神想我們真正有個順服的心，一個順服的生命不一定叫我們做很多大事。我正在思考如何運用我的時間，再聆聽神給我的負擔。我體會神有幾方面想我進一步去學習去實踐的：對事安穩，對人接納，對神謙卑。

事奉方面，我的病與香港近年的狀況似乎緊扣在一起，而香港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神讓我看見聖經提及很多人物進入一個新時代，特別有兩個人物，一個是迦勒，在曠野時代的人，只有他和約書亞存留；另一個是施洗約翰，耶穌說他是舊約先知中最大，但與天國無份。一個有份一個無份，我的生命如迦勒還是施洗約翰？其實我現在也不能夠回答。

另一個思想的人物就是西緬，西緬等待彌賽亞的降臨，他看見耶穌之後，便請神釋放他離開。其實西緬只是敏銳地去等待去觀察，他是守望者，他看見彌賽亞降臨，工作就完結。聖經沒有提西緬做過甚麼大事，在聖殿也沒有角色，是一個隱藏的事奉，他所說的東西沒有人明白，他只是一個義人盼望神的降臨，而迦勒所做的則是明顯的事奉。身處這時代，我是西緬還是迦勒呢？我仍然去思考前面的路，和對下一代的負擔，仍希望透過聖經應用在新一代，透過創造神學應用在現今社會政治形勢。

註：楊醫於 2020 年 2 月 16 日靈光中文堂分享他在病中如何經歷神的恩典。承蒙楊師母允許將原聲帶化作文字轉載。

門徒與職場的呼召 (2024)

雷競業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及中神多倫多總幹事

近年來，職場神學成為一個熱門題目，卻也招來一些批評。支持者認為這是一種解放運動，打破聖俗二分的偏見，讓一般平信徒也找到自己在神國內的尊貴身分；批評者認為這是一場中產或專業人士的遊戲，給予事業的成就一種神聖光環，其實是成功神學的修訂版。其中「召命」是職場神學常提到的術語，我們會探討詞彙的幾層含意，希望能略為疏理職場神學的含意。

從一個廣意的角度，召命可以指上主呼召我們成為祂的門徒，比如保羅為帖撒羅尼迦人的禱告：「為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神看你們與他的呼召相配，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良善的美意和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帖下 1:11）因此，每個信徒都有一個共同的召命，就是放下自己的私意，跟隨上主的帶領。

這份門徒的召命，包括我們整個人生；無論在家庭、職場或社會中，上主召我們活出滿有恩慈和善行的生命，見證福音的大能。在跟隨主的路上，可能有風和日麗的日子，也可能有背十架、遭世人唾罵的日子，我們對別人的愛心，不一定換來別人的尊敬和善待，但上主呼召我們常常努力以善勝惡。

所以職場神學不能脫離成聖的維度。我們要避免將職場偶像化，職場的成功不一定代表上主的祝福，職場的挫折也不代表上主的離棄。對某些信徒，職場是活出潛能與興趣的場景。有其他信徒，只是幹平凡無奇的工作，甚至是汗流浹背的辛勞，但假如我們忠於職守，以致我們能供養家庭的需要，有能力奉獻給神家，分享物資給有需要的人，同樣可以是上主給那些信徒的召命。

職場神學目的不是要教導我們事業成功的秘訣，而是幫助我們反思職場中常有的價值觀和各種引誘，尋問如何在某一種職業中活出美好的見證。比如說，一個忠誠的地產經紀不一定是賺錢最多的經紀，卻可以是幫人們能明白他們的居住需要，為他們找到理想的居所。作為基督的門徒，無論我們幹甚麼，都當盡能力去祝福別人。

上主會按祂的心意賜各人獨特的能力與機遇，讓我們能善用生命去祝福他人；這是召命的另一層意義，可稱為狹義或個人化的召命。職場神學會探討信徒如何能尋著這個人化的召命，目的都不是要教我們成為社會眼中的成功人士。比如說，職涯規劃是一種工具，讓我們更清楚上主給了自己那些能力和怎樣的性格，以致我們可以更好的利用自身有的能力。舉例說，筆者非常佩服那些貼身服侍基督的社工或義工，但這類服侍要求的耐性與溫柔卻是我缺乏；反觀閱讀分析是我樂於和懂得做的事情，我就當上教育工作。大家各盡其職去祝福他人，不用分高低。

不過，以上說法也可以推到去一個極端，變成一種自我合理化的工具。假如我說：「我的召命是教育，所以我做其他事情就浪費了生命，如果上主不給機會我教書，上主就對我不公平。」這種說法就把「召命」變成一種偶像了。召命的核心是跟隨上主的呼召，而不是某種特定的行業，假如有一天上主呼召我去前線服侍基層人士，我希望自己也甘心樂意的接受這使命。

召命既是跟隨上主的聲音，上主可以在我們人生路上給予不同的使命；假如深信今天我已找到自己的召命，但同時也需要繼續聆聽聖靈的引導，看看上主是否要生命開展新的方向，與及放低過往的成敗。召命是動態的，不是一個我佔據的崗位；就算今天我找到了召命，也許明天上主就要我放下今天的成就，從新學習承擔新的使命。

舉一個實際例子，不少從香港移民到外國的傳道人，都無法重拾傳道道人的職份。可能上主給這些傳道人的召命，是要經歷其他移民類似的掙扎（無法重拾以前的專業），以同情共鳴來牧養他人。這種改變會帶來內心各種掙扎，召命並不代表只有喜樂、沒有失落，不過，在失落中，門徒仍可找到生命的意義與上主的祝福。

有些信徒跟著會問：「然而我的工作只是營營役役，除了糊口，看不到有甚麼意義；那是否表示我沒有召命？或是我錯失了上主的心意？」其實我們的生命可以很平凡，同樣帶給別人祝福。很多人進入某一行業，是因年青時剛好有的機遇，加上自己有能力應付，但不代表自己帶著使命感或一份熱誠進入這行業。不過，只要這是正當的行業，我們仍是在整個社會運作中獻出了正面的力量。也許只有小部分的信徒，能帶著明確的使命感進入他的行業；大部分的信徒，能做一個盡忠有操守的從業員，已是上主安排他對社會的貢獻。

回到文章起初：每個人都有追隨基督的召命，在這大召命的前提下，再有上主為個別信徒設計的個人召命。對部分的信徒，個人化召命包括一份充滿意義的工作。對其他信徒而言，個人化召命包括平凡無奇的職業，但這份工作讓他能養家活幼、支持神家和有經濟需要的人，或是讓他在糊口之餘能追尋他真正感受到生命意義的事情，怎能說工作沒意義？上主給某些人的召命，在他的職業中可清楚看到，其他人的召命，在職業上不明顯，但在整個生命看來，仍是恩典之路。

上主給各人的祝福都不同，召命的本質也不同。職場神學既非事業成功秘笈，亦非靈命低潮的萬應靈丹。不過，職場神學鼓勵各個信徒，看待自己的工作生活也是一條成聖的道路和傳福音的禾場，這種視野是所有信徒都應擁有的。

從獨處中轉化孤獨感 (2024)

陳玉麟
HKPES 董事

「進到沙漠去，不是要避開人，卻是為了想在神裏面找到他們。」
Thomas Merton 梅頓

資訊發達擴闊了我們對世界的視野；社交媒體林立方便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但同時亦帶給我們在工作及生活中種種挑戰。其實在這多元化繁華的社會背後，是隱藏着不少孤獨的心靈！

世界衛生組織近日把孤獨定性為人類嚴峻的公共健康問題，需要優先防治。各國亦作出相應策略，成立專家小組專責處理。這些社福政策主要是針對在社區中被孤立的人，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羣，這確實是德政。即使社會如何進步，仍有不少人是被遺忘、被隔絕或被邊緣化。以近年香港為例，有不少人離開家園移居海外，剩下年老的長者獨自留下生活，即使他們衣食無憂，亦難免要面對那份孤獨感。若社會大眾能多些關心他們，提供他們多些社交機會，應能減輕他們的孤單感。但即使有優良的社福政策，亦難免有曲終人散之時，人總要獨自面對自己。

在不同的年齡層中，長者和年青人孤獨感的比率較其他年齡層為高。前者可以容易被理解，因為在老年的時候，身邊的伴侶或好友可能已相繼離去，而自己的身體也日漸衰退，不能維持過往的興趣及社交活動，人便容易變得孤單寂寞。但奇怪的是年青人也同樣有高的孤獨感比率，陪伴年青人成長的網絡世界，不是造就了很多人際相識互動的機會嗎？那麼孤獨感從何而來？我們可先了解何謂孤獨，一般是被描述為「一種精神狀態，讓人們感到空虛、孤單和不受歡迎，孤獨的人往往渴望與人接觸，但他們的心態使他們更難與他人建立聯繫。」這主要是一種內在的經驗和感受，並不一定與外在社交活躍程度有必然的直接關係。

孤獨可被分類為「社交孤獨」 (social loneliness) 、「情感孤獨」 (emotional loneliness) 、「自我孤獨」 (intrapyschic loneliness) 及「存在孤獨」 (existential loneliness)。即使我們在社交媒體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言論亦很被贊同，卻往往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交往，迷失於虛幻多變的關係中，不能投入真實的社交群體，而出現一種疏離被隔絕的感覺，這可被稱為「社交孤獨」。即使我們能相識滿天下，可會是知己無一人，找不到情感上真正的關愛，這份落差，使人倍感孤單寂寞，這正是「情感孤獨」之寫照。功利主義使人際關係側重於功能性，我們每天要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忙碌地扮演著不同的角式來過活，卻對真實的自己倍感陌生，甚至恐懼接觸自己的內在生命，「自我孤獨」便是這種與自我失聯而產生的空虛孤寂。此外，

我們獨自赤身來到這世界，亦將會獨自離去。不論富或貧、有多少摯愛親朋陪伴左右，我們總要獨自面對生老病死之人生必經階段，這是我們看似無法逃避的「存在孤獨」。

在忙亂的生活中，我們的初心可會早已被遺忘，換來的只是隨波逐流的心態。基督信仰闡明孤獨感源自於與上帝、自己和他者隔離。要重建這些失聯的關係是需要進行範式轉移，即放下過往一直沿用的自我中心思想模式，進到以關係的向度來思考並實踐真誠與愛。我們需要在喧鬧的生活中騰出空間安靜獨處，透過獨處能安頓心靈。好好接觸自己的內心世界，才有機會放下社會加諸於我們的意識形態及自己的思想前設。這樣我們才能觀看得真、感受得細緻，漸漸進入默觀的氛圍，期盼上帝的臨在。須知道永恆的上帝是一直決意以愛來看顧著我們，更期待與我們建立共融的關係。在祂的懷抱中親身體驗祂那無條件的大愛，讓祂的愛轉化我們，全然接納自己的幽暗面，才有能力去愛自己和別人，建立真正的關係。在社會中與他者擁抱共同人性之經驗，藉着基督彼此以愛結伴同行，轉化各種孤獨感。

老行尊與老 Seafood (2025)

袁海柏
前 HKPES 董事

人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工作團隊若有此老，是寶或是草？是福還是禍？

在許多行業中，個人的身份和地位由其資格和資歷決定。這種傳統在東方文化中尤為重視，特別是在長幼有序的背景下，資深前輩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和尊重。他們因專業能力和過去的成就，被認為是行業中的精英。然而，長期受重視可能讓他們產生優越感，有些甚至會變得傲慢自大。早前電影《破・地獄》的情節中，有謔稱業界老師傅為「老屎忽」¹；這對老師傅的稱謂誠然帶有貶意，但卻是香港人對這類老前輩生動的描繪。

老行尊的權威、傲慢與偏見

每個行業必然會有老行尊存在，他們因著所擁有的豐富知識、智慧和經驗，定能指導後輩發展，並帶領行業進步，作出貢獻，成為行業的寶貴資產。不過這些老行尊倘若以行業權威自居，因而執著自己的專家看法和工作方式，甚或以「唯我是對」的觀念和態度，建立在行業中的自我價值和安全感的話，他們最後便會固步自封，對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或可能對自己工作構成挑戰的事，都會存有偏見而加以否定。

正如電影《破・地獄》中的喃嘸老師傅，他們對行業一些傳統做法有自己一套理解，不過究其原因，原來只是「祖師爺教落」。這句「祖師爺教落」或「師傅教落」是老師傅們處事的最高權威，亦是他們應付問題和挑戰的「殺手鐗」；不過它還有另一功能，就是老師傅們的「護身符」，用來保衛他們在行業中所建立的自我價值和安全感。因這句說話是一切問題的「終極答案」，不容質疑，亦不需解釋。這句集「殺手鐗」、「護身符」和「終極答案」於一身的說話，實在反映出那些老 Seafood 的所謂行業權威不過如此，亦顯出他們傲慢的態度與處事的偏見。

不求甚解的工作文化

話雖如此，並非所有被譽為權威的老前輩，都是傲慢和偏見的老行尊，他們亦不一定是為了維護自己不容挑戰的地位，才將「祖師爺教落」捧出來；很多時是因為他們在從前

¹ 因「師傅」、「屎忽」及“seafood”的相互諧音，所以香港人謔稱某些老師傅為「老屎忽」，文雅稱之為“old seafood”。他們以「屎忽」被稱，除了指他們長期用屁股坐在高層位置不思動作外，亦指他們如有甚者，對後輩態度惡劣，及喜玩弄辦公室政治；這類人被香港人俗稱為「屎忽鬼」。「老屎忽」，或“old seafood”便因此得其名。

學習的過程中，是這樣被師傅教導出來，所以亦只能如此解釋和教導後輩。一些傳統行業過去的訓練，都是以技能為本的傳授，行業的傳承只重視工作的甚麼 (What) 和如何 (How)，而忽視工作的為何 (Why)。就好像武俠小說中的主角，得到上乘武功秘笈後，若要學習的話，他只需跟著口訣，或對秘笈上的插圖依樣畫葫蘆去練習。他不用知道為何，或去研究其他可能招式方法，只要練習又練習，便會練成一身蓋世神功了。

不過我們不要以為這種只問 What 和 How，而不問 Why 的學習，只會發生在從前的年代。在現今的職場中，許多人遇到困難時只希望得到快速解決方案，而不願意思考和嘗試自行解決。他們通常會找同事或上司要答案，而對事情的來龍去脈缺乏興趣，同事或上司多加解釋時還會覺得囉唆。許多職場人士很少提問，不僅因為他們從前在學校未被培養這種習慣，也因為工作量大、講求效率，他們只想快速完成工作，沒有空間進行深入思考。此外，一些企業重視制度和聽從上級指示（又或者是因為辦公室中老 Seafood 當道），所以批判性思考和提問普遍不被鼓勵和不被尊重，甚至被視為威脅，因此順從上司或前輩指導才是生存之道。

職場要有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勇氣

《破・地獄》指出根據喃嘸師傅行業傳統，女性是不容參與這行業，究其原因只是「祖師爺教落」傳男不傳女，又是因為女性有生理期血污，會沾污破壞法事。影片中男主角道生在眾喃嘸師傅面前力排眾議，大力批評這種傳統思想和看法是沒有合理根據，是不合情理和不合時宜；他大聲疾呼地質疑為甚麼不能讓女兒替死去的父親作喃嘸法事。在場眾喃嘸師傅因不能接受道生的質疑而全部憤然離去。最後，在道生的安排下，這場喃嘸法事便由死者兩個兒女合力完成。

影片中的道生展示了一種當今各行各業從業者普遍缺乏的一種重要能力，就是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在職場中要解決難題，首先要知道「發生甚麼事」 (knowing what)，然後到明白「為甚麼會發生」 (understanding why)，最後才到掌握「如何解決」 (working out how)。其中最關鍵的是能在過程中「問對問題」 (ask the right question)；要問對問題需要具備好奇心、想像力和批判性思考，這樣我們才會不輕易接受簡單的答案。即使是傳統、先例、看似標準的方式或權威的答案，我們也應從不同角度進行理解和探究。我們不僅要問「為甚麼」 (why)，還應問「為甚麼不」 (why not)，以此才能突破困境，尋找到解決方案。就正如影片中的道生，他最關鍵的問題是 why not：「為甚麼不可以是女性」。

從業者即便具備批判性思考能力，但礙於企業官僚作風、行業積弊或老 Seafood 的傲慢，而不敢挑戰權威、向老行尊提出不同意見或疑問，尤其當提出疑問後可能會被視為「攬事攬非」、「阻住地球轉」，甚或被標籤為「離經叛道」。影片中的道生卻無懼得罪了所有喃嘸師傅，批評他們的固步自封，並質疑他們的傳統思想。雖然他這樣做，日後可能再無喃嘸師傅願與他在殯儀業上合作，但他甘冒生意損失，仍向行業提出批判和挑戰。這種需付代價的勇氣，更是現今職場所缺乏的。

對同寅存謙卑、對挑戰持開放

當前職場變化迅速且競爭激烈，缺乏解決問題能力的員工將難以應對。因此，企業管理層需要致力於提升員工在這方面的能力。首先，企業應該建立一種鼓勵員工提問並重視批判性思維的問題討論文化。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企業必須避免由老師傅的傲慢和偏見帶來的影響，以確保建立一個健康、包容和開放的工作文化。

老師傅的傲慢和偏見並非現代人士所獨有，在聖經時代的法利賽人和文士身上，我們也可以找到這種態度。對上帝律法的詮釋、宗教生活的實踐，以及信仰群體的靈性生命等方面，他們都堅持自己的傳統是真理（因為是祖師爺摩西教落），因此，他們不能容忍耶穌的屬靈新觀念和新範式所帶來的挑戰。

對於傲慢和偏見，耶穌提出的解藥是「謙卑」。謙卑是一種源自於一個人的內在生命，對人和處事的應有態度。對神、對人、對事，我們都應該常保持謙卑，這是耶穌的教導和榜樣。筆者認為，謙卑也是現代職場中同事間相處的重要態度，特別是在老師傅與後輩關係中。如果團隊中的後輩能夠謙遜地向前輩求教，而前輩也能以謙卑之心聆聽後輩的問題甚至質疑，那麼大家就能對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持開放態度，並進行理性且建設性的討論，從而有效地找到解決方案，這對企業的發展實在是莫大的祝福。

從《香港四徑大步走》看基督信仰 (2025)

劉展宏醫生

本來只是一個熱愛跑山群體所認識的瘋狂比賽，意想不到是隨著一齣講述這個比賽的紀錄片電影，竟然可以帶出了整個香港社會的熱烈討論，甚至連政府也提出要把香港打造成一個跑步城市。導演在其他的訪問中透露如何把大量的拍攝片段，花上三年時間和心血才整理出他所構思的最終版本。

如此難以想像的比賽為何會吸引到人參與？電影講述幾位成功過的「生還者」（這稱號表示參加者能夠在 72 小時內完成賽事），即使憶述過去痛苦的比賽經歷，仍然選擇再接再厲去參與。驅使他們繼續參與可以有不同因由，正如電影帶出一個訊息是不同人都在過程中述說他們個人的故事。不過，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他的《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書中，曾經提過「痛是難免的，苦卻是甘願。」以我為例，作為一個長跑者，跟大部分長跑者都知道，這個運動必然帶來某程度的痛，能夠克服痛楚而繼續跑，只是我們都甘願去承受當中的苦。以下選取了電影中幾個較深刻的故事，即使他們甘心去經歷這些苦，但人總有其臨界點，面對這個關鍵時刻，有什麼因素能夠讓他們衝破關口而最終完成賽事。

Solomon 是一個相當理性的人，無論工作或是比賽，他都會盡量用科學方法去替自己制定計劃，有時都相當過火，他的比賽企劃可以細緻到以分秒去精準計算，稍有差誤就會影響他的情緒。然而，正式比賽當日溫度比想像高，導致他比預定的時間落後不少，牽動了他整個人的思緒，達標的結果似乎越來越渺茫，令他陷入崩潰狀態，甚至想放棄。太太為了鼓勵他繼續堅持，就讓他聽了很多朋友支持他的口訊，沒想到他的心突然被這些訊息所打動，太太形容沒有見過這個理性男會如此真情的哭出來，這個突破讓他確認走下去是有意義。憑著這股動力，他不單完成了賽事，更只比原先起初計劃的時間慢了些微。

另一個令我有深刻印象的是阿邦。賽事前的十天左右，一次街上練習的意外，造成一道很長且深的大腿傷口，即使經過縫合都只是半痊癒狀態，帶著傷患他只能盡力去跑。始終這個賽事本身就會造成極大的勞損，在最後一徑鳳凰徑開始前，他的身體已經差不多去到極限，在起點的休息處，他一拐一拐地爬下階梯，像半死的樣子。他本來可以放棄，但他卻說：「小強和 Tom（該比賽裡最菁英的跑者）都已經棄賽了，如果他放棄就等於所有種子跑手都全退。為了他們，一定要繼續跑下去。」就憑著這股動力，在顛簸的大嶼山路徑上，繼續承受困難，竟然奇蹟地完成賽事，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生還者。

其實在我人生裡都有兩次山賽的棄賽經驗，全都因為覺得自己再走下去，好像再沒有意義。尤其是身體與心理上已經承受了相當的痛苦，連目標都失去，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放棄。在被稱為保羅獄中書信的腓立比書裡，他這樣說：「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 3:13-14）即使保羅當時已經有為主殉道的準備，面對當前的痛苦，他選擇不回首，而是專心迎接前面的挑戰，盼望最終能領受從上帝而來的天上獎賞。雖然傷痛的經歷一方面可以磨練人的生命，但同樣都可以使一些人停滯不前，以致生命無法突破障礙而往前走。不只是保羅，假如彼得一直停留在三次不認主的困局裡，今天在地上可能已經再沒有教會。更甚是假如耶穌當天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裡，不是順服父神的計劃走上十架，今天也再沒有基督徒。人生難免是有痛，但只要有清晰且有意義的目標，人就能夠甘心樂意去承受這些苦，不管是保羅、彼得、耶穌、甚至我們都能適用。對於未認識耶穌的人，人的終極就只有灰飛煙滅。但作為基督徒，我們所指向的是上帝為人預備的一個永恆終極。因此在這個「人生超長跑」裡，我們總不應該選擇棄賽，反而經過苦中熬煉，生命得到蛻變，就能迎向上帝給人的獎賞。

在平凡中禱告 (2025)

謝麗婷
HKPES 同工

若果你在靈性操練上已有一段日子，一定不會認為禱告必須定時定點，又或者必須是某一種方式才算祈禱，但會不會仍然將祈禱和生活或者工作切割？為何會有這種界分？或許可以追索到教會發展歷史，由初期教會凡物公用，無分彼此，隨時隨在與主相偕，發展到制度化 (並非否定制度的重要性，制度是幫助建立秩序)，便慢慢走向二元分化，聖俗二分的情況，「聖職人員」與「平信徒」之間築起一道鴻溝。工作又分聖俗，從事教會、機構的職位總是尊貴一點，屬世的工作變成俗世，卻忽略工作也可以是我們回應召命之地，逐漸也將祈禱靈修的生活也從我們整體的生命劃了界線，祈禱靈修必須在某個場合某個時段，甚至有時認為牧師、傳道人、教會領袖 (當然，我們對聖職人員及祈禱服事必須予以尊重和肯定)的祈禱會靈驗一點。但若果我們相信上帝是那位無處不在，黑暗和光明對祂來說都是一樣，我們就算逃到海極居住，祂必引導和扶持的話 (詩 139)，換言之，我們便可在任何時間、地點、處境都可以與祂聯繫。

提倡信徒皆祭司的馬丁路德，他認為工作是一項神聖的召命。人按上帝的帶領在不同的工作崗位服事祂，不單在教會、修道院內，亦在任何的地方。他相信整個世界都充滿服事主的可能。

而傅士德在《禱告真諦》提過：一切好的工作都蒙父喜悅，即使那對我們來說似乎沒有意義以及愚鈍的職業，在上帝國的秩序中都有極高的價值。上帝重視那平凡的事物。

這些觀念不單幫助我們調整二元分化帶來的偏頗，也進一步將我們的靈性生活重返於日常。

當然，神是聖潔的，我們也要分別為聖，但祈禱可以在教會，可以在工作的場所，可以在你吃早餐、洗碗、開車、做運動、gardening、照顧家人時…所有活動都可以祈禱。耶穌不是明說嗎：敬拜父，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最為要緊是心靈和真理。(約 4:21-24)

傅士德有本書叫《移動的聖所》，我們就是移動的聖所，聖經說我們是聖靈的殿，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帶着聖靈內住的這副身軀在任何時間都是敬拜所在，我們的行動若果朝向上帝都是祈禱。

譚沛泉在其著作《平凡生活與靈修》中有段自白：我以為自己每天早上親近上帝，就是做了一天最重要的事，晨禱之後的生活就不會再有任何宗教或屬靈意義了。離開教堂，就好像跟上帝說「明天再見」一樣，要等待另一個早上，才有機會親近上帝。我們會否也有這種祈禱與生活割裂的信仰形態？

後來他引自 Eugene Peterson 發現：在之前所謂的祈禱時間，只是用來預備往後真正的祈禱。他更確認祈禱並不在乎我們做些什麼，乃在乎我們做怎樣的人。我們要「活」一個祈禱，而不是「做」一個祈禱。不過，也重申：劃定的祈禱時間有其本身的價值，因為紀律和禮儀是靈修的兩個重要元素。但是上帝期望我們過禮儀化的生活而不是死守禮儀規律。

這正正是他所說的道成肉身的靈修，意即靈修是整個人生命的參與，着重此時此刻的生活，在平凡生活中在做每一件事、遇上每一個人都保持一種上帝臨在的意識。傅士德亦有相同的論調：發現上帝連繫於每天發生以及平凡的事物，不在於壯觀的以及英雄式的事物。如果我們不能在家庭和商店的日常事務中找到上帝，那麼我們便決不能找到祂。
《禱告真諦》

傅士德提出幾個向導讓我們操練在平凡中禱告：

每一個善行都可以是行動的禱告：例如，對流浪者發出憐憫放下小錢；留意同事的情緒和對方面對工作的壓力，主動幫忙並為對方禱告；又或者在你每一天的開始就帶著禱告的心開展你的生活、工作或家務…

在普通的生活經驗中看見上帝也是禱告：例如從嬰孩的笑臉看見純真；從一朵花看見天國；從家人為你預備的一餐飯看見上帝的供應而感恩；由別人給你一杯涼水而看見上帝的愛…

將等候成為禱告：在等車、等人、等報告、等下一份工作、等上帝的回應…在等待中操練順服的禱告…

為你所看見的人遇見的事禱告：為你擦身而過滿面愁容的人禱告；為耳聞目睹的新聞禱告，而非只視之為一則新聞…

透過這些操練，在日常和平凡中更醒覺臨在的上帝，而禱告便成為生活，而生活即成為禱告。

這段日子，我的名字叫「縫補補」(2025)

蔣慧瑜
HKPES 董事

這段日子很多專業界的朋友移民，開展新的生活，而留在香港的朋友，就開始思想如何重建及轉化，在香港堅守自己的召命。香港人近年來的快樂指數並不高，情緒健康也不符合世衛標準，也許是因為面對末世，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然後到處都是指鹿為馬的謊言，也許是世界變得太快，我們實在不習慣，也難以適應。

早前一位移民外國的朋友問筆者：「面對荒謬的世界，你可以怎樣？難道就是定期去旅遊散心，然後再回來面對嗎？」

這個問題令筆者深思了很久，既然逃避不了這個殘酷的現實，也許我們應該想想如何重建與轉化自己的生命。

暴政下的收生婆

《出埃及記》記載了在暴政之下收生婆如何持守召命的故事，收生婆的責任明明是迎接新生命，可是掌權者卻命令她們摧毀新生命，完全是違反人權及種族滅絕。在現實世界中，收生婆只能夠眼巴巴看著這個違反人權的命令實施在希伯來人身上，而收生婆選擇了默默地在自己的崗位上救得一個得一個。故事的結局是收生婆因為敬畏神，得到神的獎賞。此外，原來收生婆亦救了摩西，讓摩西拯救了整個民族。

楊醫鼓勵我們從信仰的角度去尋回自己的名字，在課程之中會給同學功課：透過自我反省，可否用一個名字，具體地表達「這個階段」神要自己做什麼，又或者要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有什麼感動吸引著或啟發著自己？楊醫認為名字不是絕對的，但可以給自己一個比喻或重點取向，每個階段也可有不同的表達，讓我們能形象化地看自己。

不同的階段，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名字，收生婆原本的名字可能是「迎接新生命」，但在暴政的階段裏，她們的名字便變成「用智慧及勇氣去保留生命」。我們在末世的時代裏，如果想要重建及轉化，也許亦需要重新檢視這段日子自己的名字。

我們的新生活，我們的新名字

曾經，我們都為著自己的使命而努力，可惜在這幾年間充斥著很多無力感及無助感，漸漸地我們變得非常疲累及沮喪。就好像一個注重健康的人突然身患重病，他可能會不斷問為什麼，回想起自己一直恆常運動及注意飲食，為何仍會得到這個重病呢？當這位病人無法得到滿意的答案，他可能變成非常憤怒及無助，於是開始質疑以往持守健康生活

習慣是否有錯，又開始質疑信仰，甚至質疑再繼續正面思考是否有用。他開始步入生命的黑暗期，人生中彷彿只有漫漫的長夜，而總是等不到黎明。

這位病人不斷思索及質疑，無奈仍是找不到完美的答案，直到有一天，他承認自己其實不是需要答案，而是自己最希望離開這個病。故事的結局，是他開始承認及接納自己是一個病人，然後他加入病友組織，與同路人一同圍爐取暖，在病患中鍛煉自己，學習堅強與忍耐，與一班志同道合的病友一同堅守信仰及互相扶持。病患並沒有離開他，不過軟弱的他變得剛強，怯懦的他變得勇敢，悲觀的他變得喜樂，縱使沒有理想中的大團圓結局，但成就了一個成長的故事。

追求快樂及逃避痛苦是人的天性，我們都想避開逆境與挑戰，但既然逃避不了，不如重新開始，學習與這個逆境共存。2018 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習慣匆忙的香港人忽然間都只可以停下來，等待這場颶風過去，才可以收拾及整理被破壞的地方。原來人生除了匆匆忙忙去做一些事情之外，還要學習耐心等候，並要接受人生中所有不似預期的事情。

這個世界也許破破爛爛，但總有人願意縫縫補補

早前看到一個視頻，在繁忙的十字路口，一輛貨櫃車在紅燈前停下，怎料旁邊一輛電單車失去平衡跌倒在貨櫃車的車輪前，由於貨櫃車的車身高，司機未有留意這輛電單車，假如貨櫃車看到綠燈開車，電單車司機必定被壓死。附近的電單車司機見狀，急忙跑到貨櫃車司機前面招手去引起司機注意，甚至連十字路口對面停車等候的司機也冒險跑過來向貨櫃車司機揮手。結果貨櫃車司機及時察覺，最後終於化險為夷，而螢幕上打出一句：「這個世界也許破破爛爛，但總有人願意縫縫補補」。

近來有很多人走出馬路碰瓷，企圖欺騙司機，於是很多人都表示遇上人跌倒，不要做好心去扶起他們，以免他們反過來要向你索償。當社會上壞人越來越多，人們為求自保而變得越來越冷漠，但看到這一幕司機互相幫忙的情景，又令我們知道在邪惡的世界裏，我們仍可以堅持善良。

改變不了制度，我們仍然可以做「縫補補」

筆者經常到中小學主講作家講座，看到學生近年的情緒問題，筆者固然希望政策及制度上可以有更多方法去改善學生情緒，不過就算我們改變不了制度，我們仍可以在微小的崗位上面去「縫補補」，於是筆者近年更改作家講座內容，協助學生獲得更多情緒健康的資訊。

耶利哥城戰役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第一場戰役，戰事開始前上帝吩咐約書亞給以色列人行割禮，在這場重要戰役前行割禮，可能會減低他們的戰鬥力，但原來攻打耶利哥並不是靠戰士的戰鬥力，而是靠上帝的大能。這次割禮的意義，是重申神與他們所立的約，因此戰鬥力或戰術雖然重要，但不及以色列人的身份重要。當人生來到了這個破破爛爛的階段，在無力及無助的大環境下，縱使我們不知道要用什麼戰術去面對面前的困境，但我們仍要謹記自己的身份是「屬神的縫補補」。

Tesla Diner：餐飲人工智能化，未來還有工作嗎？(2025)

鄧諾文
HKPES 董事

7月加州好萊塢重點不在電影產業，而是新「飛碟」餐廳降臨。這間名為 Tesla Diner，是馬斯克首度進軍餐飲市場的里程碑，當你走進去，可能你會以為自己穿越到了未來或去了迪士尼：飛碟造型的外觀、特斯拉機械人 Optimus 為你端上飲品、點餐時的介面像是在操控太空艙。

在這家 24 小時營業的餐廳中，讓人驚訝的是，幾乎沒有太多「人類」員工存在。業績上，第一日開店僅半天，就創造了接近 5 萬美元營業額，比附近麥當勞全日收益高出接近 30 個百分比。

筆者過去做企業培訓，最多人擔心的是 AI 會搶走白領的飯碗：文書、財務、客服、律師……但 Tesla Diner 的出現，延伸了這種想像，現在，前線工作如侍應，接待員，又或是後勤廚房，也開始面對人工智能的「無聲取代」。你看有更多餐廳端飲品的不是服務生，而是機械人；負責結帳的是自助系統；清潔則可能由機械人完成，曾經，你以為安全的「基層勞工職位」藍領工作，正在被冷靜、準確、不喊累、不要加薪的 AI 慢慢侵蝕。

那麼，我們還有工作嗎？

這場「Diner 革命」，筆者認為只是 Elon Musk 另一場科技大棋局的起手式。他不志在開餐廳，只是用開餐廳包裝人工智能實驗場的企業家，一個讓 AI 真正落地、測試、適應、進化的 Incubation Lab (孵化實驗室)。

在這個真實空間中，機械人 Optimus 可以學會如何與人互動，如何拿捏托盤、避開人群、控制手部動作，AI 系統可以模擬排隊邏輯、處理客訴流程、優化營運效率，這些都不再是理論，而是活生生的實戰資料，這一切，都能為特斯拉日後的無人駕駛、機械人家庭應用提供寶貴的「人類行為數據」。

當 AI 持續進化、學習速度越來越快，我們不禁問自己：那我們人類還剩下什麼呢？筆者相信，在這樣一個看似高效卻愈發冰冷的未來職場，我們更需要的不只是轉職能力或技能培訓，而是從神而來的智慧，在無助中懂得依靠主，在不確定裡仍有方向。

當職場變得虛擬、模糊甚至不可預測時，我們更需要回到信仰的核心，尋求神的心意與安排。我們或許不能阻止 AI 的浪潮，也不能控制未來會發生什麼，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回應。

願你我都能在 AI 席捲全球的今天，成為一個有分辨力、有盼望、有使命感的職場人，因為我們不只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完成使命而走下去。

創造召命與救贖召命之間 (2025)

鍾梓昭
前 HKPES 同工

當我們談及神的呼召，傳統福音派將這呼召的觀念，往往只套用在救贖方面，例如神透過主耶穌呼召人去跟從祂、去作主門徒，呼召教會去傳福音、去履行大使命、去搶救靈魂，呼召使徒、先知、牧師和教師去建立基督的身體等等。不過楊醫提醒我們，呼召其實是一個創造的觀念。當神選擇「創造」，神就賦予「召命」，所以其實人人都有「召命」（「召命」就是神讓人在自己所身處的時代和處境中看見某些需要，並且召喚人去回應這些需要¹），因為凡被造的都在被造的時候，被賦予了從神而來的「召命」。

究竟神在創造時給人的召命（管理世界）與在救贖時給人的召命（拯救世界），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筆者嘗試透過這篇文章，初探有關創造召命與救贖召命之間的關係（這篇文章並不是一個很慎密的神學思考，只是想透過粗疏的論述來拋磚引玉，去誘發大家去思考和討論）。

「創造」和「救贖」兩者都同樣強調「神的主權」和「人的責任」，神因應人的墮落，神的「救贖」（redemption）基本上是為了恢復（restoration）祂的「創造」（creation），這包括了關係的恢復，主權的恢復，責任的恢復，召命的恢復以及形象樣式的恢復等等。我們可以把神的救贖理解為神的「再創造」（re-creation），亦可以理解為神對其創造的「更新」（renewal），把原本短暫都會過去的「天地」更新改變成為將來永恆的「新天新地」。

關係的恢復：人墮落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失去了應有的關係，首先是人失去了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不再以神為神），繼而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成為別人的幫助者），這是人性所面對其中一個最大的失落，因為我們在本質上是由這位「有關係」的神所創造而成「有關係」的人，所以神的救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恢復神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甚至將神與自己子民的關係，更新成為神與自己兒女的關係，以及將人與人的關係、更新成為弟兄姊妹互為肢體的關係。

主權的恢復：舊約中的創造特別強調神的主權，因為誰造、就誰有主權。當人不再以神為神，就自然不會再服在神的主權之下，亦不會再去回應神給人的召命，這包括了創造

¹ 聖經中的例子多不勝數，例如收生婆看見希伯來民族的需要，摩西看見神的子民為奴急需被解放的需要，耶利米看見以色列面臨亡國被虜回轉的需要等等。參耶利米書 1:4-8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召命和救贖召命，所以神的救贖不單要恢復神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更加要恢復神在人生命中的主權。我們都活在神的主權底下，領受了從祂而來所要賜予給我們的恩典和禮物，這主權提醒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受托的管家，而所求於管家的，是要去善用和發揮神所賦予的恩賜，去做一個忠心的管家。

責任的恢復：無論是神的創造和救贖，其實都是從神而來的恩典和禮物，人人都有責任 (ability to response = responsibility) 去感恩領受，並且都有責任去聆聽和回應從神而來的召命。問題是若人不認識神，又怎會以神為神，並服在神的主權底下去回應神給人的責任和召命呢？所以神的救贖不單要恢復神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更加要恢復神在人生命中的主權，以及神給予人的召命與責任，好叫人能夠重新恢復有從神而來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召命的恢復：既然神的「救贖」是為了恢復祂的「創造」，我們就不能只重視神的救贖而忽略了神的創造，因為當神選擇創造，神一早就已經對祂所要創造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設計藍圖，要每一個人都能夠在祂所安置的位置之中，被神不斷的雕琢塑造，成為祂心意計劃之中所要成為的那個人；發揮每個人應有的功能、角色和影響力，與神同工；管理這個天父所創造有「定時」的世界，這是「人」之所以為「人」最基本的責任和召命。不過我們也不能只強調神的創造而忽略了神的救贖，事實上人若沒有了神的救贖，試問又怎能與神重建關係？服於神的主權？回應神的召命？不單要回應神的救贖召命，也要去回應神的創造召命。

形象樣式的恢復：其實創造召命的重點並不在於「管理」世界 (not doing) ，而是在於如何按照著神的形象樣式 (but being) 來與神同工去成為別人的幫助和祝福²。人墮落就是失去了神的形象樣式而虧缺了神的榮耀。神的救贖正正就是要讓人能夠透過主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以及聖靈的內住、而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being a new creation)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³ (我們原是神的工作 doing，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being)⁴。這才是救贖召命的重點所在，就是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去活出主耶穌的形象和樣式，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去成為別人的祝福。

恢復整全的召命：其實當創造的時候，神作為一個全知的神，一早就已經預備好要去救贖，所以救贖並不是一個補救方案，而是一個完整創世救贖計劃的一部分⁵。若從這個

² 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創世記 1:26-27）

³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以弗所書 4:20-24）

⁴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以弗所書 2:10）

⁵ 願頌讚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給我們。因為他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滿有愛心。他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我們的。我們藉著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這是照他豐富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的。他以諸般的智慧聰明，照自己在基督裏所立定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萬事的上帝照著自己的旨意所預定的，為要使我們，這些首先把希望寄託在基督裏的人，頌讚他的榮耀。（以弗所書 1:3-12）

角度去思考，筆者相信創造召命其實一早就已經內置了救贖召命，而救贖召命其實亦一早已經內置了創造召命，既然創造與救贖都是神貫徹始終的工作，而一切召命都是源於這位既要創造也要救贖的主我們的神，那麼創造召命和救贖召命基本上就如同一個銀幣的兩面，並不是互相對立，反而是互相補充，去滿全神所要成就的工作。而神不斷地召喚我們去與祂同工，這個與神同工的場景就是你與我的「職場」，問題是你是否相信你是被神所揀選而創造？你在神讓你所身處的時代和處境之中是否看見某些需要？而你又是否願意去回應神對你的召喚？去善用神所賜給你的恩賜禮物去回應這些需要？

當召命遇上搵食艱難：亞伯蘭（2025）

鍾梓昭
前 HKPES 同工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要使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詛咒你的，我必詛咒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亞伯蘭就遵照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同去。亞伯蘭離開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亞伯蘭帶着他妻子撒萊和姪兒羅得，以及他們在哈蘭積蓄的財物、獲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們就來到了迦南地。亞伯蘭經過那地，直到示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裏；當時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邊是艾。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後來亞伯蘭漸漸遷往尼革夫去。那地遭遇饑荒。亞伯蘭因那地的饑荒嚴重，就下到埃及，要在那裏寄居。（創十二 1-10）

召命是神對人所發出的召喚，當亞伯蘭聽見神呼喚他前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雖然當時亞伯蘭並不知道最終神要他往那裡去，不過他仍然順服地憑信作出了回應，聖經指出：「亞伯蘭就遵照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原來召命是一個不知道目的地和路線圖的旅程，重點是要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目的是要使別人得福。人若要在不知道目的地和路線圖的情況下去回應神的召命，心靈就必須常常保持一份對神的開放和聆聽的態度，以致能夠不斷去接收、辨識和回應神在不同時間所作出的指示。

當亞伯蘭根據他父親的遺願（參創 11:31），從哈蘭舉家「移民」來到迦南地之後，透過神進一步的指示、他才知道原來神的心意就是要將這地賜給他的後裔，問題是當時亞伯蘭尚未有自己的後裔去承受那地為業，而且那地當時已經被迦南人所佔據和居住（being occupied），所以亞伯蘭要在當地落地生根、得地為業實在不容易。

或許是因為亞伯蘭在當地尚未找到一片可立足之地，以致他要從示劍的摩利橡樹那裡，首先遷往伯特利東邊的山，然後又再遷往尼革夫去。其實尼革夫是在迦南南部一片非常乾旱貧瘠的曠野地，乾旱到甚至連迦南人也大概不會選擇前往這地去耕種、畜牧和居住。

雖然亞伯蘭是在回應神的召命而來到迦南這片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不過原來回應召命也是會遇上搵食艱難、甚至是「無啖好食」的情況，因為聖經接著指出「那地遭遇饑荒。亞伯蘭因那地的饑荒嚴重，就下到埃及，要在那裏寄居。」結果亞伯蘭要暫時「移民」下到埃及在那裡寄居。

問題是亞伯蘭在這個不斷移民的過程之中，究竟是否有繼續去聆聽和接收神給他的指示？若是沒有，當亞伯蘭遇到搵食艱難而下到埃及，這是否表示他並沒有為此而求告耶和華神的名？並且表示他對神的帶領、供應和預備缺乏了信心呢？經文並沒有為我們提供這方面的答案。而神亦沒有指示亞伯蘭，如同指示先知以利亞一樣，去接受烏鵲或窮寡婦的供養，直至神再次降雨在地上叫饑荒成為過去。

不過我們知道對神有信心並不代表人可以不去做任何事情來坐以待斃，就正如使徒保羅雖然認為自己是可以靠著「福音養生」（他在《哥林多後書》中鼓勵弟兄姊妹在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份。亦在《哥林多前書》中提到，傳道人有權利從福音工作中獲得經濟上的支持，就像在舊約中，祭司和利未人靠著聖殿的祭物生活一樣。）儘管如此，保羅並不常常接受信徒的奉獻，而是靠自己織帳棚來維持生計，以便在傳福音時不會受到經濟上的壓力，可以更自由地傳揚福音。

除了有照顧父母和養妻活兒的這個基本「天職」之外，筆者一直都按照著神給自己的負擔和恩賜，在移民主前後在不同的信仰群體之中，專注地做牧養和靈命培育的工作，直至近年自願地在恩泉浸信會當義務傳道的工作，不過為了應付生活的開支，筆者亦同時當起校車司機的工作，以舒緩在經濟上沉重的負擔和壓力。

筆者相信神在不同處境對人都會有不同的召喚，呼喚人去完成祂的心意和去成為別人的祝福。例如筆者每天都會接送一群有特別需要的小朋友返學放學，我會特別留意和關注這些小朋友的不同需要，為他們預設並播放令他們感到平靜安穩和自在的電台音樂，又透過眼神的接觸或親切的慰問去表達自己對他們及他們父母的關心。

筆者雖然是因為搵食艱難而從事校車司機的工作，不過此「織帳棚」的工作不單止有幫我去養妻活兒來維持生計，更讓我多了一個去服侍這群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和家庭的機會，讓我可以這些處境之中去回應神對我不同的呼喚。或許這也是神讓我蒙福及使別人得福的另一個途徑，是神一早命定給我人生召命的其中一個部分。

當召命遇上搵食艱難，筆者偶爾也會期望神透過感動不同的弟兄姊妹，讓自己在最缺乏的時候收到匿名的奉獻來應付生活的開支和需要，就像我們聽過不少屬靈前輩所分享的特殊經歷那樣，不過或許是由於筆者的信心太過微小，這樣的事情暫時都未有發生過在我身上。話雖如此，筆者仍然相信天父在我們未求之先已經清楚知道我們的需要，而且祂的恩典實在夠用，主若願意，祂是會使用不同的方式（就如現在的處境—透過「織帳棚」的方式）來供應預備祂僕人使女的生活需要。

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2025)

吳偉文
前 HKPES 董事

《路加福音》第一章記載了天使加百列向馬利亞顯現，告訴她將要懷孕生子，並且這孩子是神的兒子耶穌。這是一個極具屬靈意義的事件，但馬利亞的回應也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寶貴的智慧。她的謙卑、信心與順服，提醒我們如何面對及擁抱神在我們生命中所安排的計劃。

馬利亞所面對的困境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馬利亞所處的艱難環境。她是一位年輕女子，可能只有十幾歲，已與約瑟訂婚。在當時猶太文化中，訂婚是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諾，解除訂婚等同於離婚。未婚懷孕在當時是極大的醜聞，甚至可能招致公眾羞辱，或依律法被石頭打死。

馬利亞被上帝揀選成為基督的母親，這是一個極大的榮耀。但一位未婚童貞女突然懷上身孕，天使的宣言，同時也帶來沉重的挑戰。親友與鄰居可能會認為她犯了淫亂，她的名譽可能毀於一旦。未婚夫約瑟會相信她的話嗎？《馬太福音》告訴我們，約瑟起初打算暗暗解除婚約。她的家人也可能難以理解或接受她的處境。她又該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撫養孩子？

儘管如此，馬利亞仍以信心與謙卑回應，這使她的榜樣對我們今天更具力量。

選擇信靠和順服

馬利亞原本期待的是一個平穩的未來——婚姻、家庭與安定。然而，一切突然改變。天使的宣告不僅出乎意料，更打亂了她的計劃，帶來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可能的家庭與社會壓力。

我們的生活也常面臨突如其來的改變。意外的帳單和經濟壓力、工作變動、健康問題、孩子教育或家庭需求。這些時刻可能令人不知所措，但馬利亞告訴我們，即使未來不明朗，即使生活方向需要轉變，仍可以選擇信靠順服。她沒有驚慌，而是相信神的計劃是美好的，並接受上帝為她預備的一切。當我們的計劃被打亂時，馬利亞的榜樣提醒我們：以信心而非恐懼回應，擁抱眼前的挑戰，順服神並相信祂的安排是最好的。

馬利亞的回應簡單卻深刻：「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 1:38）

當天使告訴她將承擔一個既榮耀又艱難的角色時，她選擇了用信心、謙卑與順服來回應。她願意放下自己，接受神的旨意，提醒我們要學習將生命交託給神。馬利亞的「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付出了有機會被人誤解、流言與風險的代價，但她仍然信靠神，全心順服。

當然，對一個今天的基督徒，都不是經常有天使在我們面前顯然，將神的差遣傳遞給我們。但是，當我們的生活突然要改變，或需要有新的方向時，我們又能否用信心去回應，看到神自有祂美好的安排，神在背後的看顧和保守，並願意放下自己，接受及擁抱神在當下放在我們面前的挑戰？我們又能否仿效瑪利亞的回應，說出「我是主的〔僕人〕，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發問而不失信心

馬利亞問道：「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路加福音 1:34）

她的問題不是出於懷疑，而是渴望明白。天使加百列向她保證，神的大能必成就看似不可能的事。這提醒我們，提出問題是可以的。無論是財務、家庭決策或工作挑戰，認真的提問能幫助我們尋求智慧，但問題應該引導我們更信靠，而非焦慮。只要有信，扎根於神的信實，問問題也是信心的一部分。在神眼裏沒有難成的事。

在環境中獻上感恩與讚美

探望伊利沙伯後，馬利亞以敬拜回應（路加福音 1:46-55）。她讚美神的偉大與信實，將焦點從挑戰轉向神的榮耀。

感恩能改變我們的視角。在家務繁忙、工作壓力、預算緊縮或健康危機中，我們容易專注於困難。但選擇為小小的祝福感謝神，這能帶來平安與喜樂。感恩是一種習慣，能堅固信心，幫助我們在平凡中看見神的手。

活出馬利亞的榜樣

馬利亞的榜樣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深刻啟示。當計劃改變、方向轉折時，我們可以選擇信靠而非恐懼，接受眼前的挑戰，知道神掌權。當問題出現，我們可以尋求明白而不失信心。在一切事上，我們可以操練感恩，將焦點從問題轉向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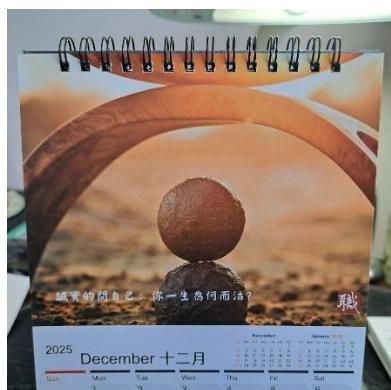
生之勇氣，你一生為何而活？(2026)

沛鴻

多年營商/文學創作

在不太冷的平安夜裡，我想起了今年接觸到三位年青弟兄的生命故事。

甲弟兄是今年參與 DSE 的考生。考試前家庭發生重大變化，父母在鬧離異，影響了心情，亦影響了部分成績。盡管如此，放榜時他拿到的成績還是不俗，能分派到很多人夢寐以求的金融系。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這位年輕的弟兄，竟然放棄了已分派到手的學位，毅然決意追求他的理想，選擇來年重考，為的是追尋他一直醉心的科研夢想。



唸工程的乙弟兄畢業了幾年，在相關的政府部門覓得一份收入不錯且穩定的工作崗位。這本來是很多人期望的「好工」，但令人「驚訝」的是，他投身工作二、三年後，卻不斷埋怨工作性質太循規蹈矩、太規律化，沒有太大的發揮機會。他想轉換工作崗位到商業市場，卻又怕外間「風高浪急」。結婚了幾年，正與太太思考生育的問題，反覆籌劃後，他無奈地選擇留在現職的空間。

在唸大學三年級的丙弟兄，返教會多年，個性活潑，樂於事奉，很得教友們的欣賞。在一個炎熱的下午，令大家震懾「驚訝」的，是丙弟兄被發現在大學宿舍對面斜坡的小樹林內，當場證實已沒有了生命氣息。警方初步確立並無他殺的可能性。在宿舍及身上亦沒有發現任何遺書。校方引證，丙弟兄在學業上不算是最優異，但亦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丙弟兄遭遇到什麼衝擊，我們已無法理解，他卻選擇無聲無色的消失於世界。

我們活在急遽悚動、瞬息萬變的世界。在同一信仰的屋簷下，有人選擇振翅尋夢、有人迷茫、有人莫名地結束生命。

即近年終，迎來 2026 新的一年。赫然看到放在枱頭 HKPES 十二月的月曆，題句是：「誠實的問自己：你一生為何而活？」我們之前談了很多從「召命」的角度看這個問題，最近再了解到，面向世界，原來我們還需要添增一份「勇氣」，才能坦然地回應月曆上的題句。

剛讀畢神學家田立克的著作《存在的勇氣》（之前有版本是譯作《生之勇氣》）。田立克定義的「勇氣」是本體性 (ontological) 的「存有」。指的是「人對自己存有 (being) 的本質、生命內在目標與生命原理的確認。」 (Courage is the affirmation of one's essential nature, one's inner aim or entelechy) 「勇氣」是一個人存在最深層次的自我體現。它是從「潛在性」到「實在性」的過程，無論面對什麼艱難困境，仍然體現出自己的真實性。「勇氣」，就是不被傳統世俗的價值觀框住自己，就是實踐生命的力量 (power of being)。

回應「召命」，並不是表面上的行為、理論，背後是講人如何跟這個世界、這個制度去拼搏；因為制度要磨滅你的獨特性，但你應該是獨特的。於聖經的創造觀來說，人的被造是獨一的，因此，人們便各具彼此間的「同一性」及「非同一性」，參與到世界「共相」 (universals) 的部分，亦有個體「殊相」 (particulars) 的部分。我們的成長，觸及家庭、學校、工作、環境、濟遇……還有什麼為之「我」。三位信主年輕弟兄的生命故事，令人「驚訝」，但都是具體而真實的。生命歷程難免會有「焦慮」，田立克指出若要把生命中重重焦慮納入自身的勇氣，「必須扎根於一種比一己和一己世界力量更大的存有力量。接受『被存有肯定』，進而超越個人意志、群體依賴、信仰規範，而進入終極的存有體驗。」（《存在的勇氣》267 頁）

我們無法想像聖靈如何在每一個人的心底動工，帶領承托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透過這一篇短文，筆者亦只能簡略地闡述這份「生之勇氣」。但我們深信能確切的，是無論生命歷程遇到多大困難，當他能有「勇氣」來到上主面前，必然都能找到療癒的空間，誠實回答自己「為何而活？」這個題問。

